鏡中之鏡

三十則息息相關的插曲式事件，
以迷宮式的結構，導引讀者進入無邊的想像國度。
德國文學大師米歇爾・恩德，
繼《永無止境的故事》（電影《大魔域》）之後，
擷自父親——超現實主義畫家艾德佳・恩德
大量繪畫及蝕刻畫的靈感啓發，
再度薈萃一部意涵內刻、無限創意的經典巨作。

◆

［德國］
米歇爾・恩德◎著
陳素幸◎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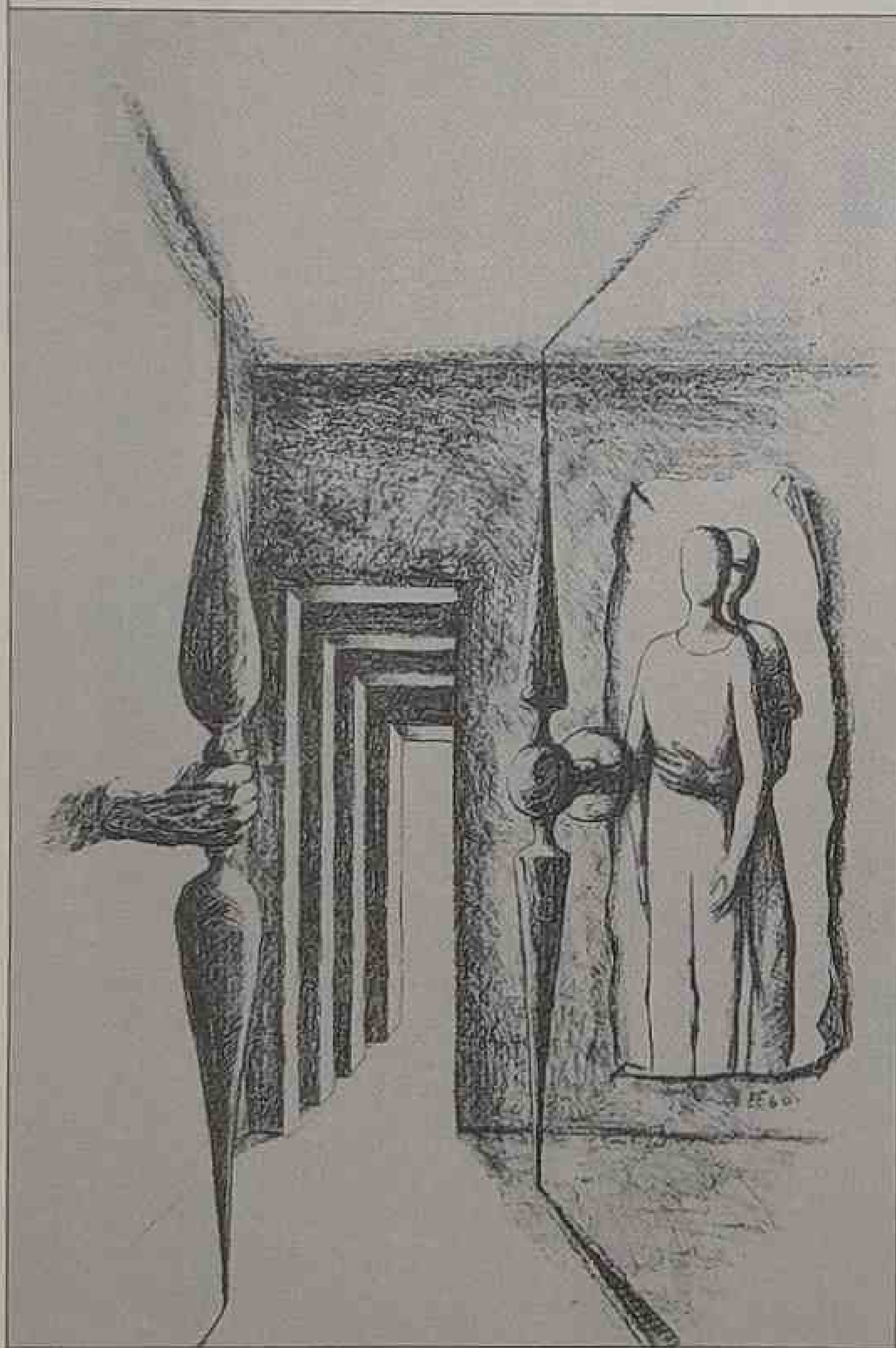
MASTERPIECE
大師名作坊

大　師　名　作　坊

MASTERPIECE 48

鏡中之鏡——迷宮

米歇爾・恩德◎著
艾德佳・恩德◎圖／陳素幸◎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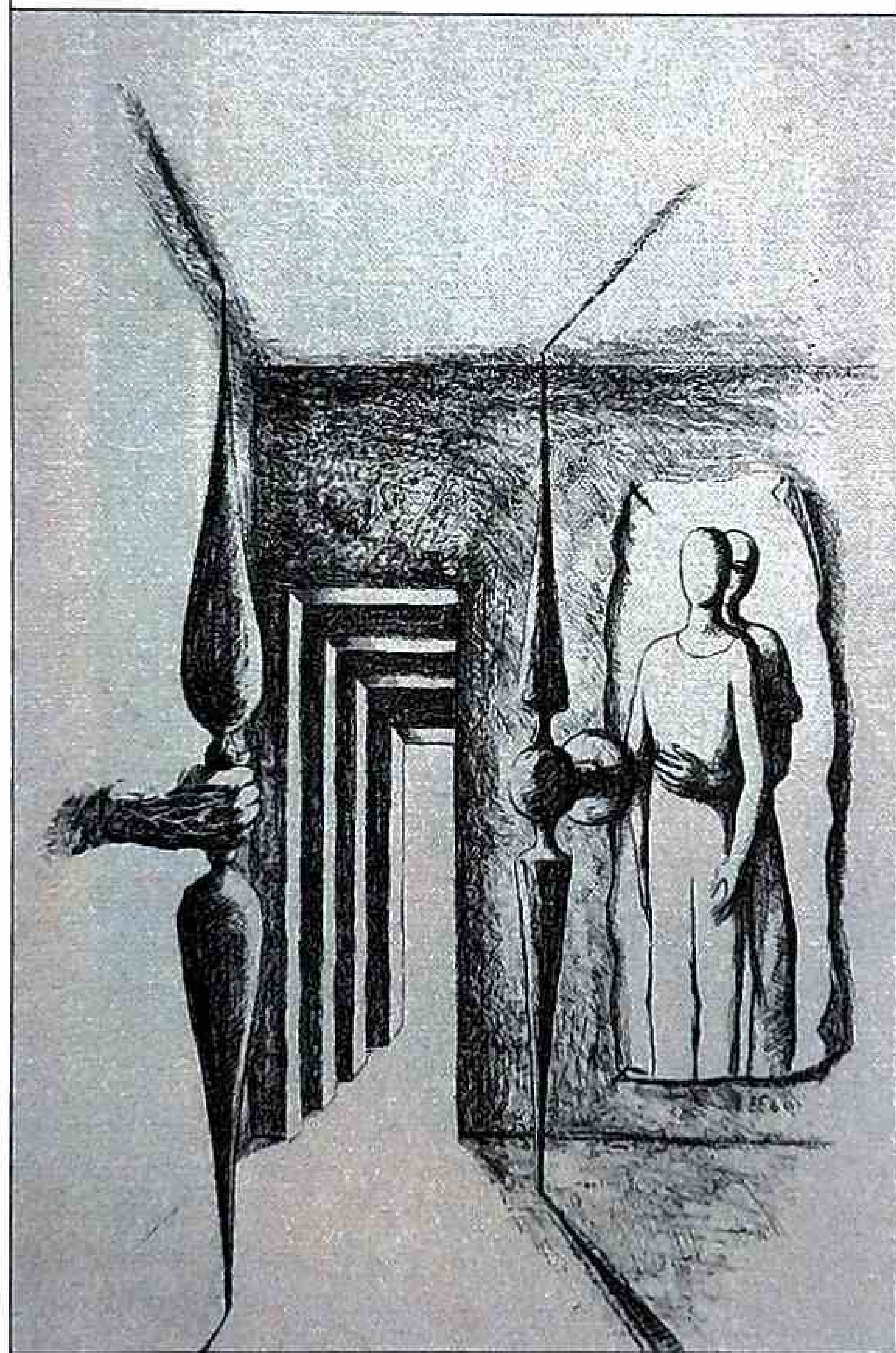


大　師　名　作　坊

MASTERPIECE 48

鏡中之鏡——迷宮

米歇爾・恩德◎著
艾德佳・恩德◎圖／陳素幸◎譯



目次

作者簡介及導讀　陳素幸　00i
一、原諒我，我無法說得更大聲　001
二、兒子在父親與師傅的經驗傳授下　007
三、閣樓的房間是天藍色的　013
四、火車站大教堂聳立在
一大片土塊上　026
五、沈重的黑色布幔筆　045
六、這位夫人將她的馬車窗戶上的黑色窗簾
向旁邊推開　049
七、證人陳述說，
他曾在某個夜裡身處一片草地上　054

八、臉色蒼白如大理石般的天使和聽眾一起坐在法庭裡 057
九、如沼澤般漆黑的是母親的臉 067
十、那張大圓桌像個轉動的星球般緩緩地轉動 069
十一、一張臉的內部，眼睛是閉著的，其他什麼也沒有 077
十二、那一座我們已經蓋了數百年的橋 087
十三、那是一間房間，同時也是一塊荒漠 090
十四、婚禮的客人是飛舞的火焰 103
十五、天空中寬廣的灰色平面上，一個溜冰者滑了過去 106
十六、這位先生僅僅由字母所構成 108
十七、事實上，那是和羊群有關 110
十八、先生和太太想要去看展覽 116

十九、年輕的醫生被允許 128
二十、下班之後 135
廿一、山上的妓女夜總會今晚放射出光芒 145
廿二、環遊世界的旅行者結束他的漫遊 160
廿三、這一天傍晚，
老航海人無法再忍受那持續不斷的風 169
廿四、在黑色的天空下，
有一塊無法居住的土地 176
廿五、有兩個人手牽著手沿著街道走下去 182
廿六、教室內不停地下著雨 200
廿七、在演員室的走廊上，
我們遇見數百位正在等候的人 213
廿八、戰火又重新開啓 218
廿九、馬戲團失火了 232
三十、一個冬天的傍晚 253

插畫目錄

艾德佳・恩德
（Edgar Ende，1901～1965）

公牛與鴿子（石版畫，1953）……………………001
天使與有翼之人（水墨畫，1953）…………007
深淵中的交談（石版畫，1953）……………049
亞努士頭像（石版畫，1953）………………054
植栽之人（水墨與粉筆畫，1947）…………069
解放（石版畫，1960）…………………………077
武裝的愛（石版畫，1960）…………………090

慈母的沐浴（石版畫，1953）………103
籠子車（石版畫，1960）……………107
根深蒂固的倒立（石版畫，1953）…110
水果攤前的裸者（石版畫，1953）…134
森林魔鬼（石版畫，1960）…………141
奧菲斯的叢生（石版畫，1960）……169
葉臉（石版畫，1953）………………175
女罪人（石版畫，1953）……………182
生病的時代（石版畫，1960）………199
拉澤魯斯的等待（石版畫，1960）…200
乞丐國王（蝕刻畫，1936）…………218

作者簡介及導讀

陳素幸

米歇爾・恩德(Michael Ende)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德國南部阿爾卑斯山的山城迦米希—帕帖奇哥出生，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逝世於德國斯圖加特市。恩德出生於藝術家庭，其父艾德佳・恩德(Edgar Ende)是慕尼黑知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因此米歇爾・恩德自始便選擇藝術之路。他曾擔任演員，後中斷其演員生涯，為的是成為一名劇作家，曾耽溺於布雷希特的戲劇概念，最終卻完全背離。然而恩德仍忠於戲劇，他的著作多半除了敘事版本外，大多著墨於劇作版本。著作有*Jim Knopf, Momo, 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 Der Wunschpunsch, Der Spiegel im Spiegel*（《鏡中之鏡》）等等。八〇年代的暢銷著作*Die Unendliche Geschichte*（《永無止境的故事》）曾拍成電影《大魔域》最為人熟知。這類小說被稱為「童話式小說」，並不完全針對兒童所寫，而是每個人內在的童心。恩德認為童話一如神話，在啟蒙世界這項作用上，對人類意識的形成具有基本的意義。恩德書中真實與幻想的世界，童話式的人物，以及充滿

意象的描述足以構成所謂的「現代的」神話。

《鏡中之鏡》是作者米歇爾・恩德於一九八四年所發表的文選集。承續恩德過去的作品風格，在本書中處處可讀到夢與幻想交織而成的圖畫世界。作者真正想要描繪的卻是一幅畫外之畫。

全書共有三十篇短篇故事，以及十八幅由作者父親艾德佳・恩德所繪的插畫。雖說單篇皆可獨立自成一格，但是篇篇又包含一些過程，或現或隱，有時是重複出現的人物、場景，甚至是一句數學公式又重新開展新的過程，如此不斷繼續下去，直到這樣的運行又再度循環。正如本書的副標題「迷宮」所指，三十篇文章似乎串聯成一個迷宮，讀者在尋找路徑的同時，恍惚回到曾經出現過這些人物、場景的故事，從而再出發找尋新的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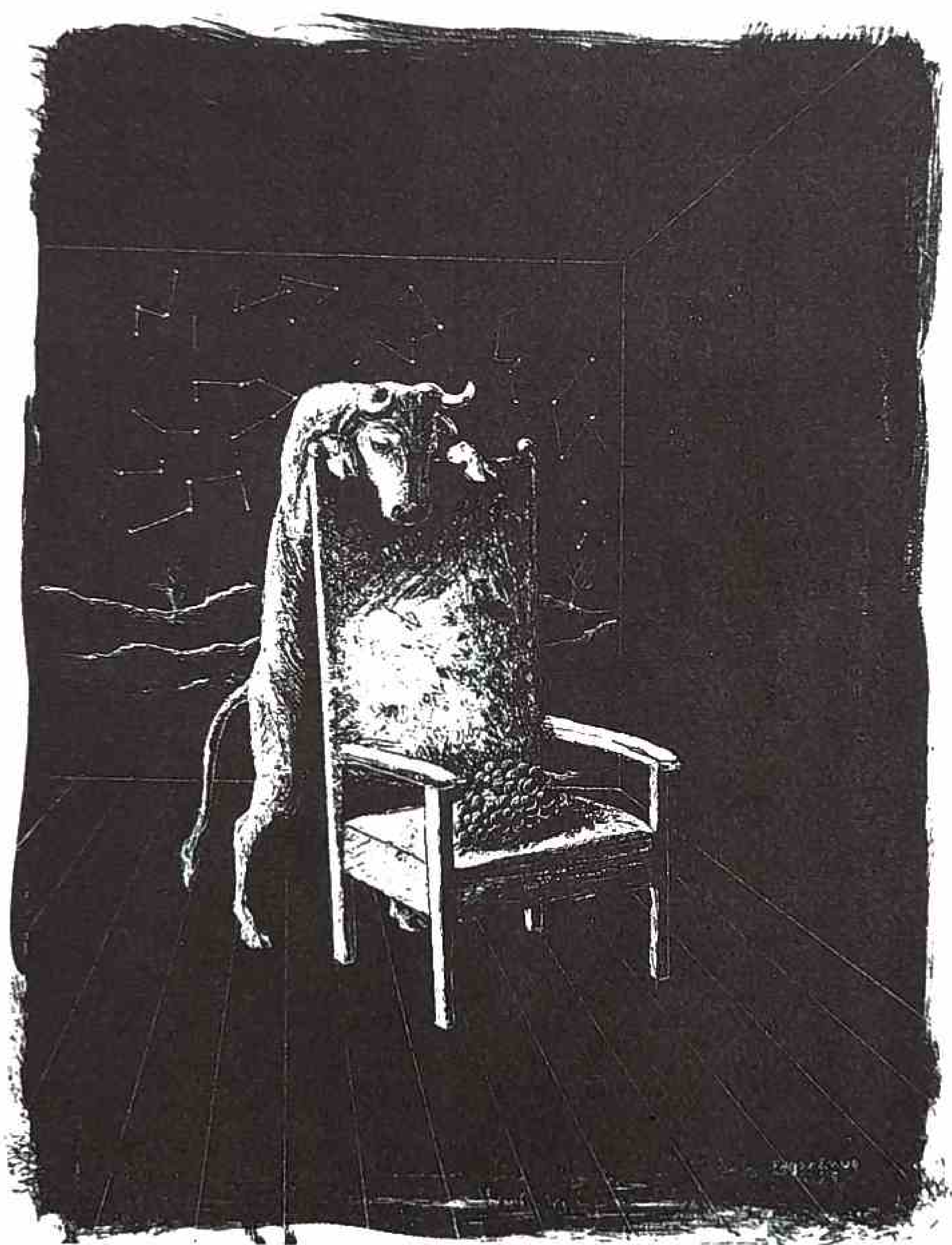
恩德對本書的讀者曾給予下列的建議：「理想的讀者，具有足夠勇氣或是狂妄自大、願意參予此書太空（內）航行的讀者，應該像個聆聽音樂的聽眾，單純地知悉曾經產生過的和諧與不和諧的感受如何浮現內心，然後又再度消失，什麼樣的印象、回憶、顏色、形狀和動作，而且他應該注意到，自己本身在這所有發生的一切中添加了什麼進去。然後他或許會獲得以下這問題的答案。這問題便是：『映照在一面鏡子之中的鏡子顯示出什麼？』」

讓我們來想想，映照在一面鏡子之中的鏡子顯示出什麼？兩位讀者讀了同一本書，不過他們讀的卻又非同一本。因為每個人在閱讀的同時，會將自己的想法或聯想，經驗或觀念帶入所讀的

文章中。我們可以說，書像一面鏡子，而讀者映照其中。反之不也如是？出自同樣的道理，若同一位讀者閱讀兩本不同的書，那麼這兩本書到最後並不會有太大差異。讀者也可以是一面鏡子，一面每一本書都可以映照其中的鏡子。這種「互映」的情形發生在哪一方呢？應該不只是書裡，因為書上只有白紙黑字，它需要讀者。也不純然發生在讀者身上，因為沒有書的話這種互映的過程不會出現。如果閱讀這些黑鴉鴉的文字在我們內心引起過愉快或悲傷，同感或反感，興趣或厭倦，笑聲或感動的話，那究竟這之間發生了什麼？

而讀者不能抓住那些故事，認為你已經「瞭解」它們。「瞭解」不代表辨識出你所熟悉，習慣的種種。想想看，這一幅幅超現實主義的夢的意象，它，產生了什麼效果。

獻給我的父親
艾德佳・恩德



原諒我，我無法說得更大聲。

我不知道，你何時願意聽我說話，你，我正對著說話的你。

而你究竟聽不聽得見我的話？

我的名字叫賀爾（譯註：賀爾Hor，德文意為聆聽）。

請你將耳朵緊緊地貼在我的嘴上，不管你離我多遠，不管是現在或永遠。我無法用其他方法讓你明瞭我。而且就算你照我的請求，將你自己靠過來，依然會有沉默的情形出現，所以你必須也盡一份力。我需要你的聲音，因為我發不出聲音。

這個缺點或許可以從賀爾住的方式而得到解釋。照賀爾所能回想的可以得知，他住在一棟完全空曠的巨宅內，在這棟巨宅裡，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會引起幾乎無法停止的回音。

我所能回想的。這句話意味著什麼？

賀爾每天漫步穿過大廳與迴廊的同時，總是能聽到自己在不久前無心的喊叫所引發因迷失方向而亂竄的回音。這件事帶給他極大的痛苦，他是以這種方式與自己的過去重逢，當時說出口的字如今具有形體和內涵，甚至變得難以辨識。賀爾再也無法忍受這般愚蠢的口齒不清。

他已經習慣只將他的聲音——如果他有聲音的話——在只會製造一個回音、那種搖擺不定的界線之下發出。這道界線只比完全的靜謐稍微高出一點點，因為整座房子隔音非常差。

我知道，我要求得太過分，可是如果想聽到賀爾說的話，你甚至必須停止呼吸才能聽得到。他的發音器官因為過多的沉默而退化——它們已經變形。

賀爾無法用比你入睡前所聽到的聲音更清楚的音量對你說話。而且你必須在睡與醒之間那條細窄的邊緣線上保持平衡——或是像那些上與下都代表相同意義的事物一般漂浮著。

我的名字叫賀爾。

比較好的說法是：我稱自己為賀爾。因為除了我自己，還有誰會叫喚我的名字？

我可已經提過，這房子是棟空屋？我是說，是完全空的。賀爾睡覺時蜷曲著身子縮在角落裡，或躺下來，躺在他正好走到的位置，如果大廳的牆壁離得太遠的話，他也會躺在大廳的中央。

賀爾不愁吃喝。牆壁和樑柱是用可食性的材料作成的——至少對他而言是如此。它們是一種淺黃色，略微透明的物質，吃下它們很快就能消飢止渴。再說，賀爾對吃的要求很低。

時間的流逝對他而言毫無意義。除了心跳聲之外，賀爾沒有測量時間的依據。不過他的心跳聲並不規律。賀爾不知道白天和黑夜，在他周圍永遠圍繞著相同的朦朧。

如果他不睡覺的話，便四處移動，但漫無目的。這純粹是一種衝動，一種需求，滿足這份衝動與需求可以帶給他快樂。他鮮少遇到的情況是來到一間他似曾相識的房間，好像很久很久以前曾經來過的房間。另一方面他又經常從他經過的地方，從某個毫無疑問的記號推斷出自己已經來

過這裡——例如一塊剝落的牆角或者一堆乾枯的糞便。不過房間本身對賀爾來說和其他每個房間一樣陌生。也許這些房間在賀爾不在的時候有所改變，擴大、延長或是縮小。也許是賀爾的經過而造成這種改變，當然他一點也不喜歡這種想法。

我認為，除了賀爾之外，不可能還有別人住在這棟房子裡。當然，像這棟大得無法想像的房子是無法證實這一點。這似乎不可能，又頗有可能。

很多房間都有窗戶，可是這些窗戶都又通往其他，多半是更大的房間。雖然到目前為止這種情況一再重複發生，從無例外；賀爾有時仍會想像，終於會來到最後、最外面的一扇牆，打開牆上的窗子，看到一些截然不同的窗景。賀爾說不上來，那會是什麼，但是有時他會沉浸在這樣的想法中良久。如果說賀爾渴望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窗景，這個說法應該是錯誤的——這只是一種遊戲，無心發明各式各樣的可能性。相反的，賀爾在夢裡欣賞過這樣的窗景，醒來之後卻無法用言語形容。他只知道，它曾經出現過，而且他總是淚流滿面地甦醒。然而賀爾並不認為這樣的夢很重要，只是因為這個夢的奇特才提及……

我說錯了。賀爾是從不作夢的，而且也沒有自己的回憶。但是他的存在完全充滿驚恐與喜悅的經驗，這些經驗以一種突然回憶起來的方式襲擊他的靈魂。

當然不是一直如此。他的靈魂有時靜如止水，有時這些經驗又從四面八方衝向他，逼迫他，

像閃電般擊中他，讓他在空蕩蕩的走道上追逐，踉蹌而行，直到筋疲力竭地倒下，躺著不動，最後投降。因為賀爾無力抵抗這些經驗。

以一種突然回憶起來的方式。我是這樣說的嗎？

我的名字叫賀爾。

但那是誰：我——賀爾？究竟我只是一個人？或者我是兩個人，而且擁有第二個人的經驗？我是許多人嗎？而這許多人，他們住在外面，最外面、最後的那道牆之外嗎？而他們對自己的經驗一無所知，對自己的回憶一無所知，是因為在外面他們都居無定所嗎？啊！但是他們與賀爾同住，他們與他共同生活，他們毫不留情地攻擊他。他們與他連生在一起，他像拖著一串裙襬般將他們拖在後面，毫無止盡地拖著穿過大廳和房間，而且還不斷地生長，不停地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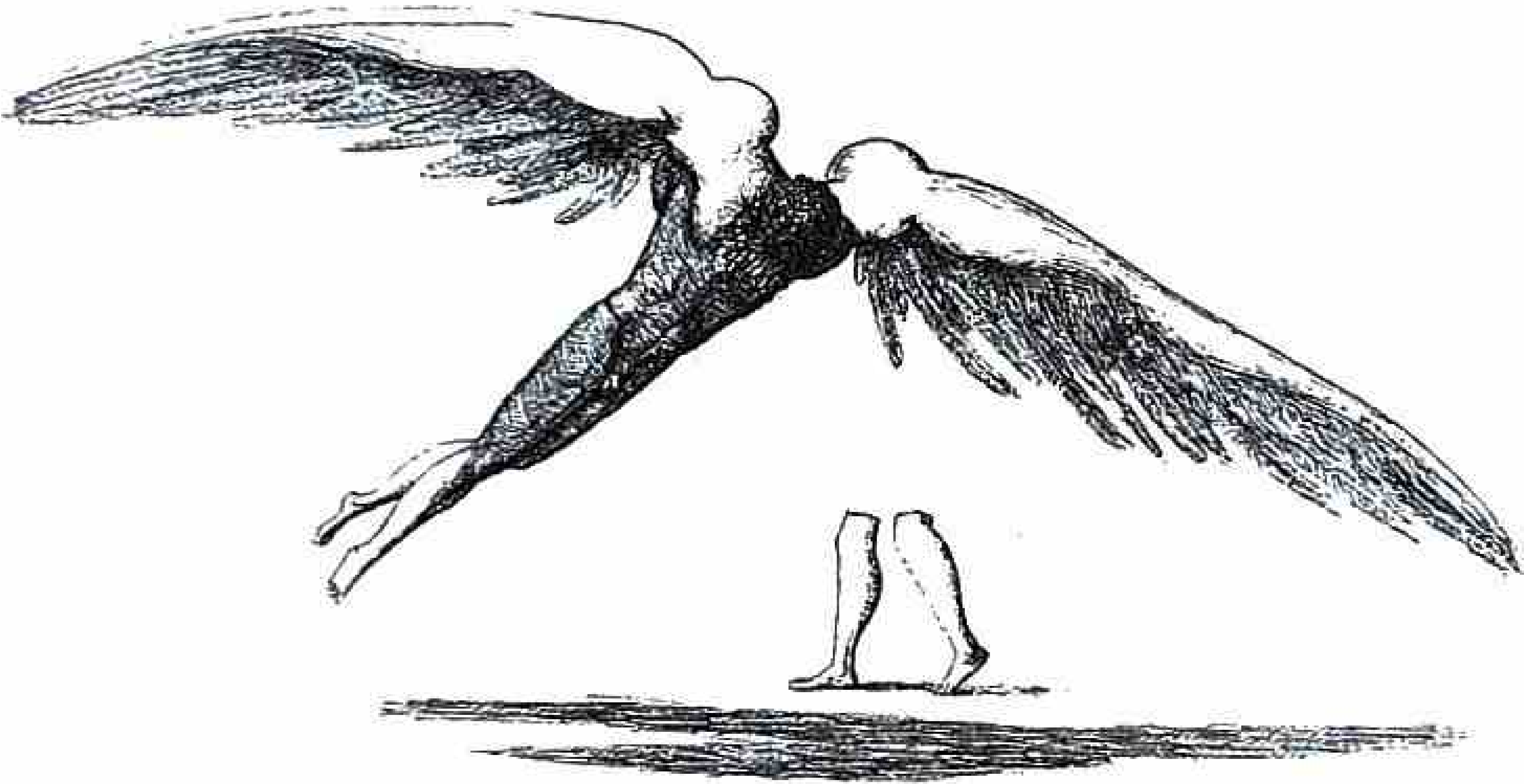
或者從我這兒也有某些東西到你們外面那兒去，到某一個人或其他許多人那兒去，他們曾經和我在一起，就像蜜蜂和蜂王在一起一樣？你們，我分散的肢體，感受得到我嗎？你們可聽得見我所說的聽不見的話，現在或是不知何時？最後你，另一個我，可在尋找我？尋找賀爾，就是你自己的賀爾嗎？尋找你的回憶，留在我這裡的回憶嗎？我們可像星星一般穿過無盡的空間，一步一步地，一幅畫一幅畫地互相靠近？

我們是否會彼此相遇，將來總會有一天或不知何時？

然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或者我們將不再存在？我們是否會如是與非一般互相抵銷？

但是有件事你將會看到：我忠實地保留了一切。

我的名字是賀爾。



兒子在父親與師傅的經驗傳授下，經由夢想而得到一雙翅膀。過了許多年後，在漫長的夢想工程中，他終於在翅膀上造出一根根羽毛，一條條肌肉與一塊塊小骨頭，直到它們漸漸成形。他讓它們長在正確的部位，從肩胛骨向前長(要真正在夢中感受到自己的背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他慢慢地學習，適當地擺動雙翼。他繼續不斷地練習，直到在無數次失敗的嘗試之後，第一次能將自己在空中舉起一剎那之久，這對他的耐性而言是項嚴酷的考驗。但是接下來他便對他的翅膀有了信任，這要感謝他的父親以堅定的親切與嚴格的態度來教導他。他逐漸完全適應他的翅膀，甚至覺得它們是身體的一部份，能感受到翅膀內的痛苦或快意。最後他還將尚未擁有翅膀的那段歲月從他的記憶中消除。正如生來就有眼睛或手，他也是生來就擁有翅膀。他已經做好準備。

絕對沒有人被禁止離開這座迷宮城。相反的，誰能離開的話，會被視為英雄，視為被赦免的人，而且還會一直傳頌他的神話。不過只有幸福的人才有這種機會。每個住在迷宮裡的居民所受限的法律是矛盾的，但是無法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法律是：只有離開迷宮的人才會幸福，而只有幸福的人才能逃離。

但是在數千年中罕有幸福的人。

敢於嘗試的人，必須先通過一項測驗。如果他沒有通過測驗的話，他不會受到處罰，而是他的師傅，處罰既嚴酷又殘忍的。

他對他父親說：「這樣的翅膀只有輕盈的人才有。會令人輕飄飄的只有幸福。」父親聽了之後，臉上的表情非常嚴肅。他用檢視的眼光凝視兒子良久，最後問道：「你幸福嗎？」

「是的，父親，我很幸福。」這是他的回答。

噢，如果這真的關係到幸福的話，那麼就不會有危險！他是如此的幸福，幸福得以為即使沒有翅膀也能飄浮，因為他墜入了愛河。他以滿腔年輕的熱情來愛，愛得毫無保留，愛得毫不懷疑。而且他知道，他的愛人也會以同樣無條件的愛回應他。他知道愛人正等著他，通過測驗後的那天，他會到她居住的天藍色房間找她。然後她將如一縷月光輕柔地依偎在他的懷裡，在他們無止盡地擁抱的同時，他們會從這個城市中升起，將城牆當作長大以後不想玩的玩具一般棄於身後，他們會飛越其他城市，飛越森林、沙漠、高山與海洋，一直不停地飛，直到世界的邊緣。

除了一張魚網，他赤裸的身上沒有穿任何衣物，他像拖著長長的裙襬般拖著魚網穿過大街小巷，穿過走廊房間。這是最後一次具決定性的測驗所要求的儀式。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測驗中提出的任務，雖然並不知道會是什麼任務。只知道，那些任務總是針對不同應考者的特性而設計的。所以每個人的考試都不相同。應考者如能完成任務，必得出自真正的自我認知，猜出任務的所在。唯一應該遵守的嚴格要求是必須在測驗時間之內，亦即日落之前不准踏入愛人天藍色的房間。否則將立刻被排除於所有的測驗之外。

當敬愛與慈祥的父親以近乎憤怒的嚴厲態度告知他這項規定時，他反而對父親這種態度在心裡發出微笑。他絲毫感覺不到促使他違規的誘惑。對他而言這項要求不具危險，他對此並不擔心。基本上他從來無法真正瞭解，為什麼有人偏偏會受到這項要求的驅使而無法抗拒地違反規定。當他穿梭在迷宮城裡雜亂無章的街道和房舍之間時，好幾次經過那棟如塔樓般的房子，在最上層接近閣樓之處住著他的愛人，他甚至兩度經過她的門前，門上的號碼是四〇一。而他只是經過，沒有停下腳步。但是這不會是真正的測驗才對。太簡單，太過於簡單了。

不管他走到那裡，他都遇到不幸福的人，他們用欣賞的、嚮往的或者也會用充滿嫉妒的眼光看著他，目送他。其中許多人他從前都見過，不過要故意安排這類的相遇是不可能的。迷宮城裡房舍與街道的位置與排列會不斷改變，所以不可能互相約定。每一個相遇都是偶發或注定發生的，全看你怎麼想。

有一次兒子注意到拖在身後的魚網卡住，於是他往回走。看見一個單腿的乞丐坐在拱門之下，正用一根枴杖織他的網。

「你在做什麼？」他問乞丐。

「可憐可憐我吧！」乞丐帶著沙啞的聲音回答。「這件事不會增加你的負擔，但是卻能減輕我許多負擔。你是個幸福的人，將要逃離這座迷宮。但是我會永遠留在這裡，因為我永遠不會幸

福。所以我請求你，至少為我帶走這一點點不幸。這樣一來，我也有一丁點兒參與你的離去。這將令我安慰。」

幸福的人很少是狠心腸的人，他們多半會同情別人，而且也會和別人分享他們多餘的東西。

「好，」兒子說：「我很高興，如果我做這麼一點點事就能幫助你的話。」

才走到下一個街角，他就遇到一個面容憔悴，衣著襤褸的母親，帶著三個面黃飢瘦的孩子。

「就你所完成的事情來看，」她充滿怨恨地說道：「你該不會拒絕我們才對。」

接著她把一個鐵製的小墳墓十字架綁在魚網上。

從這一刻起魚網變得越來越沉重。迷宮城裡有無數個不幸福的人，每一個遇到這位兒子的人都綁一些東西在網子上，一只鞋子或是一件珍貴的珠寶，一只白鐵桶或是滿滿的一袋錢幣，一件衣服或是一個鐵爐，一串玫瑰花圈或是一隻死去的動物，一樣工具或者最後甚至是一扇門。

黃昏已經來到，於是測驗也將結束。這位兒子彎著腰奮力步步向前，好像在對抗一場猛烈無聲的暴風雨。他滿臉汗水，但是依然滿懷希望，因為在這一刻他認為，他已經瞭解他的任務何在，而且儘管如此他仍然覺得自己夠強壯，足以完成這項任務。

接著暮色傾瀉而降，可是一直沒有人來告訴他已經可以了。不知道為什麼，他拖著身後那串無盡的負擔來到那棟如塔樓般的房子的閣樓陽台上，在這房子裡有他愛人那間天藍色的房間。他

從未注意過，從這裡看下去可以看到一片海灘，也許這海灘到目前為止也從未曾出現在這個位置。這個兒子內心感到深刻的不安，太陽已經在陰沉的地平線後沉下。

沙灘上站著四位和他一樣長了翅膀的人，雖然他看不見說話的人，但是他聽得非常清楚，他們被釋放了。他向下嘶吼，是否有人將他忘記，但是沒有人注意。他顫抖著雙手想把網子解開，可是脫不下來。他一再喊叫，現在是喊著他的父親，他應該來幫助自己，同時他盡己所能地越過欄杆彎下腰來。

在最後一道即將熄滅的日光中，他看到下面站著他的愛人，身著一襲黑紗，被帶出門外，然後出現一輛由兩匹黑馬拉的黑色馬車，車篷頂是一幅他父親滿臉悲傷與絕望的巨幅肖像。愛人跨上了馬車，車夫駕走馬車，直到馬車消失在黑暗中。

在這一刻，這位兒子領悟到他的任務就是不服從，他也明白到，自己沒有通過測驗。他感覺到身上那雙經由夢想生成的翅膀已經萎縮，並且掉落，就好像它們是秋天的葉子一般，他也知道，他再也不會飛翔，再也不會幸福，而且終其一生地留在迷宮城裡。因為現在他是屬於它的。

閣樓的房間是天藍色的，牆壁、天花板、地板、幾件家具。這位大學生坐在桌邊，雙手撐著頭。他的頭髮雜亂無章，耳朵發燙，雙手又冷又濕。整個小房間也是又冷又濕。現在連電燈都熄了。

他把書拿近一點，再一次從頭開始閱讀。他必須，他必須把這些功課看完。下個星期就要考試。

「……特殊相對論是以光速的恆定為基礎……p 為真空中的一點……p' 是離直線 d $sigma$ 無限遠的一個……附近無限遠的一個……在時間點 t 有一道光束穿過 p，在時間點 $t+dt$ 的時候到達 p'……」

大學生感到雙目乾澀如用牛角作的鈕釦。他用手指揉了揉眼睛，直到流出眼淚。他往後靠著椅背，環顧一下這間閣樓房間，這是他在兩年前自己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位於大倉庫的一個角落。當時他喜歡天藍色，現在卻不喜歡。可他沒有時間再做任何改變。他已經耽誤太多事。

他們到底會不會讓他繼續住在這裡？他付房租，這是當然的，只不過很少。所以他才會留在這裡。沒錢的人是不能提出任何要求的。如今這棟房子的舊主人已經去世，他們也許會提高他的房租。那麼他該去哪裡呢？而且偏偏是現在，在考試之前。如果他連明天將身在何處都不知道的話，他怎能集中精神準備考試！如果房子的繼承人們終能意見一致的話，至少他還知道接下來會

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他把書往上一推，站起身來。他臉色蒼白，身材高大，太高了。必須低著頭才不會碰到天花板。他要現在就得到確切的答案，現在馬上，這樣才不至於憂慮得忐忑不安，才能繼續讀書。

他穿過這座大倉庫，倉庫裡堆滿所有想得到的東西，家具、大型花瓶、動物標本、如真人一般大小的洋娃娃、看不懂的機器和齒輪裝置。走下寬敞的樓梯，然後穿過長廊，長廊裡掛滿數千個黯淡模糊的鏡子，有大的、小的、光滑的和彎曲的，這些鏡子將他的影像反射成千百個，但模糊不清的他。

他終於來到其中一座大廳。這裡看起來像座被搶劫過後的民族博物館。一部份玻璃櫥窗被打破，放在裡面展覽的珠寶首飾與珍貴物品被奪走。裝木乃伊的箱子被撬開，一些器皿全碎了，丟成一堆，盔甲歪歪斜斜地立在支架上，還有用蜂鳥的羽毛縫製而成的印第安式長袍散成碎片，被蛀蟲啃食。

大學生停下腳步，驚訝地環顧四周。自從上一次來過之後，這裡的一切怎會變得如此荒蕪？可是上一次是什麼時候來的呢？那時舊主人還活著嗎？大概吧。其實他從來沒見過他。只見過他的老僕人，是個表情嚴肅態度莊重的人。

當大學生還在思考的時候，那位僕人正好走進大廳。腋下夾著一支大撢帚，他的制服骯髒破

損，一頭白髮雜亂無章地豎在頭上，而且——是真的！——他走起路來有點搖搖晃晃，雙手急躁地舞動，還喃喃自語。

「您好！」大學生禮貌地說：「可以麻煩您告訴我……」

可是這位老僕人比手劃腳地從他身旁經過，好像沒看見他似的。大學生尾隨在後。

「毫無意義！」老僕人以肯定的手勢喃喃地說，「從頭開始根本是毫無意義的。您好，親愛的年輕人。」

大學生有些兒糊塗。「您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隨便什麼意思！」老僕人對著他大吼。「一個開始永遠是令人氣憤的毫無意義。為什麼？因為沒有開始！大自然知道什麼是開始嗎？不知道！所以開始是違反自然的！而我的情況呢？同樣是毫無意義。證據：例如現在。」

他從上衣口袋掏出一瓶酒，倒了一口進他的喉嚨，抖抖身子，打了個嗝，又小心翼翼地把酒瓶塞回去。大學生正想提出他的問題時，老僕人卻已經繼續說下去：

「人要能思考，」他敲敲自己的額頭好幾下，「要會客觀地思考！懂嗎，年輕人？所以如果我客觀地思考的話，我會對自己說，根本不必指望我這唯一的、虛弱的人會使情況有所改變。我算什麼，怎麼敢改變什麼？一個一輩子都在盡力思考而弄得筋疲力竭的老頭子，那就是我。不要

頂嘴！」

他又拿出酒瓶，喝了一口，用袖子揩了揩嘴巴。

「人應該活出精神來，懂嗎，年輕人？人應該活得有理解的能力！但是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假設我現在投入一場毫無希望的戰鬥，去反抗所有這些潛藏的灰塵——我會達到什麼效果？沒有，什麼都達不到，我的邏輯思考這樣告訴我。或許除了一些原本就已經絕望的關係會變得更加惡化罷了。舉個例子：我現在要拉開這扇窗簾，而這扇窗簾會接著馬上被撕裂下來。」

他拉開窗戶旁邊一扇厚重的窗簾，窗簾馬上被扯破，迅速掉落地面，引起一團煙塵。

「再舉一個例子，」老僕人不為所動地繼續說道：「我將試著打開這扇窗子，它會立刻從我手中落下。」

他試著開窗戶，窗子立刻從他手裡掉下去。玻璃碎成一地，發出叮噹的聲響。

老僕人得意洋洋地看著大學生。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就可以證明一切。每次硬要嘗試做什麼，混亂就會加劇。所以最好靜止不動，什麼都不做。」

他又喝了一口酒。

「原來如此，」大學生一邊說，一邊精神渙散地環顧四周，「您要整理這個地方？」

「撣去灰塵！」老僕人訂正他，「撣去灰塵，我一輩子都在做的事。可是您自己看看，我們所有一切的努力與辛勞有何代價：灰塵。或許看起來更像只剩下灰。剛開始是灰塵，最後成了灰。結果是相同的。不管怎麼樣，就好像從來沒有人來過似的。沒有留下絲毫痕跡，這是最糟糕的。」

「儘管如此，還是，」大學生客氣地說，只是想說些鼓勵的話，「還是吹進一點新鮮的空氣。可以聽到沼澤那邊傳來田鷸的鳴叫聲。這也不錯。」

老人吃吃地笑起來，一邊還咳嗽。「是啊，是啊，可愛的大自然！自有它運轉的規律。我們的困難它毫不在乎。大自然也不必像我一樣做出任何決定。可是人類不是鳥，因為沒有翅膀。人類必須靠客觀的知識生活，所以才有頭腦，年輕人！這就是其中的寓意。也就是說：事情不是這麼簡單。記住啊，年輕人！我必須把這個問題從頭再好好的想一遍。」

「我已經看到了，」大學生說道：「您不會這麼容易就氣餒的。但是，可否請您先很快地回答我所詢問的事？」

僕人沒有傾聽他所說的話。繼續走向下一個大廳，自顧自地說話。「問題是這樣的：如果開始真的毫無意義的話，那麼不去開始就充滿意義。結論是：我最好讓它保持原狀。」

「對啊！」大學生說，他跟在僕人後面走，「您就讓它保持原狀。」

「這是個具說服力的結論！」老僕人發出奸詐的笑聲。「但是，年輕人請您現在注意：人類的生活是什麼？」

大學生不知如何是好地微笑看著他。「嗯，老實說，我並不想對這件事表態……」

老人用手指敲敲他的胸膛，吹了一口氣在他臉上。「為失去的地位奮鬥，這就是人生！」他說，而且強調每一個字地說。「而道德的偉大意義何在？道義的號召，道義上的要求意義又何在？我告訴您，年輕人：就算一切都毫無意義，人總是得開始！為什麼？因為人必須做他能做的事！」

「太棒了！」大學生邊說邊試著避開老人的呼吸。

「我坦白承認，」僕人繼續說道：「我剛才完全將自己陷入窘境，無可避免地陷入窘境！而這代表某些意義。」

「您真是位堅決的思想家，」大學生迅速地插嘴說。

老人深吸了一口氣，同時展開雙臂。「我在此以身為管家以及身為一個人的身份，」他對著成排的大廳喊著說：「對抗這整片毫無希望的混亂，我作了一個無法更改的決定。」

他突然倒下，抓住大學生，緊緊地抱住他不放。

「如果現在沒有人在最後一秒鐘將我從深淵拉回，」他震驚而小聲地說：「那麼我必然會開始擦拭灰塵。年輕人，後果是不可預見的！」

但是大學生幾乎沒有聽見他說的話，把老人從身上推開。他看到一些完全抓住他注意力的東西。穿過開啟的門扉可以看到在下下一個大廳的中央，有人坐在一張長形會議桌的周圍。無法分辨他們是誰，因為大廳裡半明半暗，但是大學生毫不懷疑，他肯定眼前那些人就是繼承人。

「請教您，」他悄聲地對老人耳語，同時指著那張桌子，「已經知道任何比較詳細的結論了嗎？」

「謝謝，」僕人也悄聲回答：「謝謝您轉移我的注意力，年輕人。可惜我必須告訴您，沒有，仍然沒有任何結論。」

「啊！真是的！」大學生表示，同時意志堅定地往那張桌子走去。「我一定要問問他們……」可是老人抓住他的袖子，試著把他拉回來。「天啊！請別打攪那些先生女士們。千萬不要現在去！絕對不可以！」

大學生站住腳，並沒有讓繼承人離開他的視線，一邊小聲地解釋說：「我一定要現在知道，我是否可以留在這兒，或是得再找一個新的住處，您懂嗎！這種事情是需要時間的，而我目前根本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下個星期我就要考試，如果他們明天或後天把我扔出去的話，我就完了。」

「我懂，」老人說道，同時輕輕地撫摸他的臉頰，「再忍耐一下就好。你們年輕人總是如此沒有耐性。如果您堅持的話，我會找個適當的時機幫您問問看。」

「兩個星期以前您就已經答應我了！」

「沒錯，但是可惜這些先生女士們尚未達成共識，他們之中到底誰是新的所有人。」

「這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您不覺得嗎？」

「全看怎麼處理而定。這種事就是需要時間。不過這些先生女士們很快就要達成共識，您要相信我！他們正在盡最大的努力。只不過在這種不尋常的情況下要找出一個解決之道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滿安靜的。他們根本沒有互相交談嘛！」

「是啊，可惜又再次遇到一個盲點。現在所有的人都在思考，好找出一個新的協商基礎。您千萬別現在去打擾，不然的話，會需要更久！」

但是大學生用力掙脫僕人，意志堅定地走向那些人圍坐的桌子。當他越來越靠近時，他發覺，他們像木乃伊一般僵硬和靜止。厚重的灰塵沾滿他們頭上、鬍子上、衣服上、眼鏡上。他們之間懸吊著隨風輕飄的蜘蛛網。大學生一言不發地指著這些蜘蛛網，注視著老僕人。

「是啊，」老僕人難堪地嘟噥說道：「像張吊床，不是嗎？」

大學生也往桌子和椅子下看。那裡到處都是小蟲爬過灰塵所留下的痕跡。應該是海蛆或甲蟲之類的。

「您要不要喝一口？」老僕人問道，將酒瓶遞給大學生。

「看到這幅景象會口渴的，您不覺得嗎？」

大學生嗅了嗅瓶子，突然向後退。「天啊！那裡面到底是什麼？」

「醋，」老人突然又完全回復先前嚴肅莊重的態度解釋道：「醋和膽。是一種很有名的調法。會讓人清醒。在這種意識混淆不清的情況下，為了再度恢復理智，這是唯一的方法。如您所見，我是個背道而馳的酗酒者。人會習慣一切的。您也會習慣的。」

「我可不這麼認為，」大學生回答道。「而且我也不會習慣這種該死的不確定的感覺，弄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和我的房間接下來會怎麼樣。」

「噢，」老人邊說邊傷心地微笑，「那只是個開始。不過老實說，我也沒料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個地步。我真的曾經以為，把去世的主人的遺囑打開，就可以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

「這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老人喝了一口酒。「這之間其實什麼事也沒發生。」他塞好酒瓶的瓶塞，再將酒瓶放進口袋。大學生繞著長桌子慢慢走，看著繼承人們滿佈灰塵的臉，一個接著一個。他對著一個人吹了一口氣，揚起一陣塵煙。

他嘆口氣，在一張鋪著錦緞的沙發上坐下，可是沙發立刻垮掉。他吃力地迅速爬起來，一邊

把自己撢乾淨。

「可是他們不可以繼續這樣下去太久，如果他們還想要有東西剩下來的話。」他說。

「我也這麼認為，」僕人一邊回答一邊用撢帚撢了撢他身上的灰塵。

「您認為，還要多久？」

「這很難說。也許很快，也許不會。」

「不過目前我應該還可以保留我在閣樓的房間一段時間吧，不是嗎？」

「對於這件事，我寧可不要太過期望，年輕人。」

「啊，真討厭！」大學生和緩地說：「這樣空等實在很傻。」

老人又發出摻雜了咳嗽聲的笑聲。「我們都在空等，您，繼承人們，他們的家屬，甚至連我都是。」他做了一個繞著他脖子的手勢，好像吊在一條繩子上似的。「這樣會讓人很想放棄。」

他又咳嗽。

「繼承人們？」大學生問道：「為什麼他們也會？」

「嗯，這些先生女士們也不知道他們彼此之間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必須與誰和好相處，又與誰不必和好相處。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變得對另一個人很重要，沒有人能完全失去另一個人的好感。於是他們默默地相互憎恨，用像左輪手槍槍口般的眼睛打量彼此。但是最糟糕的是，

每個人都帶了一群家屬同來，這些人佔用房子裡所有的房間。我們無法安排這麼多客人。所以他們在下面的大廳內搭起小屋與平房，將貴重的舊家具拆毀，把天花板和牆上鑲的木板扯下。最近他們甚至在鑲木地板上架起火爐，好烹煮食物。房子裡的電路根本不堪負荷所有暖爐、爐具、收音機、電視機等等，天曉得還有哪些其他電器的使用。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生最可怕的火災。我到處去拜託這些人，可是每個人都對我說：為什麼偏偏是我？如果別人沒有先約束自己的話，自然不會有人願意跟進。剛開始一切只是權宜之計，可是漸漸地這些先生女士們早已將這兒當作久居之所。真教人想放聲大哭。」

老人掏出一條滿是灰塵的手帕，揩了揩鼻涕。

「這一切，」大學生不知所措地說道：「我幾乎毫無察覺——除了常常停電之外。」

「而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僕人繼續抱怨道：「這一點您幾乎無法想像，年輕人！所有的先生女士們都視我為他們個人的僕人：您去辦這個！您去給我買那個！可是要越快越好！而且我又不能反抗，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新主人。我根本無法勝任這種要求！您想想看，他們甚至利用我當密探，互相偵察彼此。而我呢，卻不能得罪任何人！而這種事發生在一個習慣以思考、以理智來生活的男人身上！真是地獄！」

老人用手帕擦拭眼睛。「但是一旦情況恢復正常以後，會變成什麼樣？我又會變成什麼樣？

請您告訴我！我是否能留住我的職位？我會因為這份非凡的工作而至少得到報酬嗎？或者儘管我這麼努力費心地工作，最後仍把我這年老體衰的人扔到街上？他們將會明白，是這柄懸在我頭上主宰我生死的劍，癱瘓了我的工作熱誠。正因如此我自己動手砍斷綁著這柄劍的繩子！人是殘忍的！年輕人，在您面前的是個絕望的人！」

老人抽抽噎噎地靠在大學生的胸前。大學生狼狽地撫摩他，同時嘟噥地說：「雖然我應該要唸書——不過我連著好幾天日夜不停地用功讀書，活動一下對我來說應該滿好的。如果我能幫上您的忙的話，那麼……」

老僕人立刻得到安慰。

「當然可以，」他說道：「身體的勞動是很健康的，幾乎像睡覺一樣健康。來，請您馬上拿著這支撢帚，開始吧！可是，小心一點，請吧！別把東西弄壞！」

他走到門邊，再次轉過身來，嚴厲地說：「我待會兒再來，看看你是否也做得一樣好。加把勁吧，年輕人，不然你會看到我的另一面！去吧，你還在等什麼？」

他走出去，大學生驚訝地目送他離去。然後他帶著蒼白的微笑聳了聳肩膀，開始拿起撢帚撢灰塵。在一片塵煙中他屏住咳嗽，浸淫在沉思中。

「等一下，」他喃喃自語道：「剛剛那個是怎麼寫？我得把它寫下來……」

他走到坐滿靜止不動的繼承人們的桌子邊，開始用手指在灰塵裡寫字。

「*d sigma* ＝ c^2 dt^2 ……開出虛數時間座標的方根減去 *c* 等於 $4 \times X$，那麼光速的恆定法則就是 $ds^2 = dx^2 + 2dx^2 + 3dx^2 + 4dx^2 = 0$……」

他在長桌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坐在兩個繼承人之間，撐著頭，繼續計算。

「由於這條公式表達的是一個真實的情況，所以 *ds* 這條公式也具有真實的意義，即使四度空間時空的連續性中，鄰近的點所坐落的位置導致 *ds* 消失，*ds* 亦具實質意義……不，等一下，不是消失……不是消失……不是……」

他的頭慢慢傾向桌面，臉頰壓著寫在灰塵裡的公式，沉沉地睡著，像個孩子般帶著沉穩的呼吸。

火車站大教堂聳立在一大片青灰色岩石的土塊上，這片土塊飄浮在空曠與薄暮的空間裡。還有其他像這樣的島，或大或小，以不同的長距離延伸開來，有的很遠，遠得看不清島上會發生什麼事，有的則正好近得可以互相打訊號。有的速度相同，彼此之間永遠保持著相同的距離，有的速度或慢或快，所以有的超前或者落後，直到再也看不見它們。大部份的島好像都沒有人居住，無論如何總是暗暗的，只有少數幾個像這個聳立著火車站大教堂的島一般用彩燈裝飾，這座大教堂是座巴比倫式的建築，規模龐大得令人迷失，從許多鷹架可以看出還沒有蓋好。從金絲銀絲般細緻的牆縫中射出閃閃燈光。管風琴的樂聲從裡面傳出。

擴音器裡傳來一陣轟隆的聲音：「注意，注意！轉車的旅客請注意！從 $sigma$ d^2 來的候補列車將按照預定時間駛進第 ct 號月台，然後開往時間點 $t+dt$……」

月台候車大廳有黑壓壓的人群來回浮動，人流互相推擠通過，拖著沉重的貨物，他們尖聲叫喊，比手劃腳，像楔子般互相扣得緊緊的。四處都有人成群地蹲在地上，或者蹲在堆成小山丘般臨時捆在一起的行李、紙箱、木箱和鋪蓋。這些人全都衣著骯髒襤褸，他們全是流氓、乞丐，長滿蝨子，眼睛潰爛，身有傷痂，而且敗壞墮落。但是他們身邊攜帶的籃子、皮箱和袋子卻裝滿鈔票。被他們吃力推來推去的行李手推車中堆滿成捆成堆的鈔票。

在其中一個月台的最外側，這裡是候車大廳向外敞開，約有一打的鐵軌向空曠之處延伸而去

的地方，站著一位消防隊員，帶著慌張失措的眼神看著熙攘的人群。他身穿深藍色的制服，制服上釘著擦得閃閃發亮的黃銅製鈕釦，頭上戴著一頂有皮製帽尾的頭盔，腰間皮帶上繫著一柄閃亮耀眼、鍍鎳的斧頭。一叢厚實的黑鬍鬚裝飾著他的上唇。

就在他身旁有位瘦弱的年輕婦人竭力拖著一只她幾乎拖不動的大旅行袋。這位婦人穿著一件類似懺悔者所穿的衣服，是件以沉重的黑色衣料所縫製成的僧侶袍，整件衣服破爛不堪。僧帽所框圍的是張既蒼白又如苦行僧般瘦削的臉，以及一雙焦灼的眼睛。

消防隊員走近這位年輕的婦人。

「您願意，」他問道：「讓我幫助您嗎？」

她驚訝地讓他幫忙提起手中的袋子，揹在肩上。「揹去哪裡？」

「您聽見管風琴的琴聲嗎？」她說。「等一會兒就輪到我。我必須到售票處去。」

他先行向前走，跨過幾個躺在地上，頭枕著一捆捆鈔票，正在睡覺的可憐人。

「這裡到底是哪裡？」他回頭喊道：「我是說，這一站叫什麼名字？」

「中間站，」她答道。

「啊？」他叫道，同時側眼看了她一眼，因為在陣陣嘈雜聲中，他並不確定是否聽對。「您也是嗎？我只是路過這裡，謝天謝地！我只是在這裡轉車。」

「所有的人都這麼認為，」她答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這中間站即是終點站——只要魔法不停止，就會一直持續下去。而魔法是不會停止。不會停止的。」

擴音器隆隆作響：「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一萬三千七百一十……」

一群骨瘦如柴的人在他們之間推擠而過，將他們分開。當年輕婦人奮力回到他身邊時，她急忙說道：「我們永遠到不了的。這裡沒有一個人到得了。您和我一樣知道這一點，不是嗎？」

「我應該知道什麼？」他問道，一邊把沉重的旅行袋舉起來，換到另一邊的肩膀上，「我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火車會開來，也沒有火車會開走。一切全是謊言！」

「胡說！」他回嘴道：「我不久前才到這裡，也不想留在這裡。這裡沒我的事。」

她發出一聲些微不悅的笑聲。「真的嗎？等著瞧吧。您到底要去哪裡？」

「去一個慶祝會……，」他不太肯定地說：「是個遊行什麼的……我應該得到一面獎章……我想。」他略微生氣地接著說：「對不起，不過這其實不干您的事。」

兩人被一群乞丐推來擠去，年輕婦人緊緊抓住他的手臂。

「沒有人會到的！」她對著他的耳朵吼叫：「沒有人會到的！沒有人！」

他們必須避開一部輪子會發出唧唧聲的鐵製手推車，有個禿頭又長滿膿瘡的高大流氓正推著

這部手推車朝他們過來。手推車裡放著一具天藍色的孩童棺木。棺材蓋子半開著，棺內滿溢鈔票。消防隊員盯著這具棺材，用空著的那隻手拭去額上突然冒出來的汗。他急忙地繼續走，粗魯地撞開身邊一群乞丐。

他和年輕婦人這時幾乎已經快到達作為售票處入口的大型拱門。在這裡管風琴的琴聲強大到很難聽見對方說的話。當她中斷了一會兒不說話時，他說道：「您知道嗎？我聽見您旅行袋內鬧鐘的滴答聲。」

她的臉變得更加蒼白。

「那不是鬧鐘，」她用沙啞的聲音回答。

「一萬二千九百零三……，」擴音器發出轟隆聲，「一萬二千九百零二……一萬二千九百零一……」

當他們鑽過人潮進入寬大的售票處時，他將旅行袋放下。他們背靠著拱門的一根墩柱緊緊地併肩站立。

售票處非常大，向上延伸直沒入黑暗之中。左邊有座類似教堂半圓形的後殿，右邊在一半的高度上，有一層夾建的樓層，在這夾建的樓層之上聳立著那座巨大如山的管風琴。在半圓形後殿的高處不是薔薇形窗戶，而是一個大時鐘，有燈光從鐘盤的背面照過來，但是沒有指針。鐘的下

方，在一個加高的平台上擺著祭壇，祭壇中央突起一座保存聖徒遺物的神龕。這個神龕的形狀像個巨大的保險箱，門上掛著五個號碼鎖，這五個鎖排列成一個反面的驅魔護身用的五角星形。不光是祭壇和神龕，每個突出的壁架，每個欄杆，只要可以黏上點燃蠟燭的位置，到處都有淌下的蠟油凝結而成的如階梯般的瀑布、水滴狀鬍子和毬果。環繞牆壁四周靠立著上百架不同高度的梯子。在這個售票處擁擠的人群遠比外面月台上的還要可怕。人群集結成結實的漩渦和急流，彼此互相撞擊。空氣炙熱如在烤箱之中，煙霧與灰塵廢氣飄來飄去，聞起來全是汗水和垃圾的味道。

祭壇前總是有幾個身穿長及腳踝、髒灰色罩袍的可憐窮光蛋蹦蹦跳跳地跳著一種類似宗教舞蹈儀式般的舞，這些人身形怪誕，有著葡萄般的鼻子，甲狀腺腫大形成的大脖子，駝背，下垂的小腹，長滿膿瘡的頸背，沒有牙齒的嘴巴，以及殘廢的四肢。他們忙著用各式各樣的器具，或是用手指在人群的頭上做出手勢信號，就像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一樣。每過一段時間保險箱就會打開，然後掉出一批捆好的鈔票。其中一個可憐蟲拿起一捆錢，用雙手莊嚴地將錢舉高，展示給眾人看。眾人下跪，管風琴發出強大的怒吼聲，千萬人合聲喊道：「奇蹟與神秘啊！」鈔票被分給站在前排的可憐人，接著保險箱便鎖上。這個儀式馬上又重新開始。拿到鈔票的人奮勇地穿過人群，為的是將所得的錢帶到安全的地方放好，後繼之人便接替他們的位置。梯子上不斷有身手矯

健的幫手爬上爬下，將一捆捆的鈔票存放在牆上的高處。

直到這時消防隊員才注意到，所有的圍牆、所有的柱子、墩柱，就連他擠身而立，眼前這個拱門的墩柱也是用成捆成束的鈔票堆積起來。這座大教堂是用紙幣所製成的磚瓦蓋成的。而且要不斷繼續蓋下去，因為神龕每開一次就會吐出新的鈔票。成千上萬的燭火跳躍、搖曳著，蠟油不斷地淌流、滴下。

「天啊！」他喃喃自語道：「這違反了每一條安全規定！是完全的瘋狂！」

他脫下頭盔，用手帕擦乾內側的皮革。他解開夾克的鈕釦。管風琴沉靜無聲。

「您可否幫我一個忙？」站在一旁沉默地觀察他的年輕婦人問道：「我必須趕緊到教堂的樓廂去。不會很久的。這段時間您可以幫我看管我的袋子嗎？」

他心不在焉地點點頭，無法將視線從無數排的蠟燭火焰上移開，然後說道：「這樣下去不行。」

一個看起來像騙子的男子，胸前橫懸著一塊板子，突然站在他面前。他戴著一頂硬挺的圓帽子，雙頰凹陷，深得看起來幾乎像兩個洞。板子上擺著數堆封起來的信封。

「幸運會尾隨您而至，消防隊長！」這名男子帶著瞧不起人的微笑說道：「您別拒絕！別讓這唯一的一次機會溜走，它是不會再來的！把握您的機會！」

「幸運？」消防隊員問道：「您指的是什麼？」

這名男子用一雙魚眼注視他，雙手緊張地撫摸那些信封。「不必花您半毛錢。全部是免費的。儘管拿吧！」

「免費？」消防隊員搖搖頭。「您聽著，我怕，我不是夠有錢到可以買得起免費的東西。」

這個騙子吃吃地笑起來。「沒錢，真實利益的奧秘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但是，請相信我，先生，去拿吧！我保證，不久之後您就會有很多很多錢，多得讓您可以買得起，您會接受我所說的！」

「您手裡到底是什麼？」

騙子重新回復笑臉。「先生，在此我送給您火車站大教堂的最後股票。如果您接受的話——正如適才所言，免費的；那麼您在這**神奇奧妙的錢生錢**上也有一份。」

「不用了，謝謝，」消防隊員答道：「我不要分得任何一份。我只是遊經此地。我要盡快繼續我的旅程。」

「本來所有的人也都這樣想，」那名男子說道：「可是後來他們又重新考慮。您也看見了，有多少人懂得把握他們的優勢，而且會越來越多人的。這麼多聰明人總不會搞錯吧——還是您以為自己更聰明？」

「除了這一點之外，」消防隊員不為所動地繼續說道：「反正這裡不會持續太久。不久就會

有個可怕的結束。」

「您搞錯了！」其他人喊著說：「**神奇奧妙的錢生錢**會永遠持續下去。永遠不會停止。只要它不停下來，就沒有人會離開。只要沒有人想要離開，就不會有火車。一切都會保持原狀！您真的不要拿幾張股票？至少拿個兩張或三張？」

「不要！」消防隊員對著他大叫。

「好吧，好吧！」騙子舉起手做出要他平靜的手勢。「可是等一下您可別來找我抱怨喔！我已經跟您說過了。」

他微微掀了掀帽子，然後急忙地消失在擁擠的人群中。

「一萬零七百零九……」擴音器咆哮著，「一萬零七百零八……一萬零七百零七……」

管風琴的琴聲再度響起，這次較為減弱。旋律聽起來是首老聖歌，不過只聽到唯一的一個女聲在唱。這歌聲既溫暖又強烈地迴盪在廣大的空間裡。沒有半個人注意這歌聲，只有消防隊員吃驚地望向歌聲的來處，教堂內的樓廂。他認出是那個身穿黑色僧侶袍的年輕婦人，正站在樓廂上唱歌。

「是位女藝術家！」他輕聲說道：「一位真正的女藝術家！我永遠都想像不到。」

他深深地被這美妙的聲音所吸引，所以剛開始時他並沒有注意到歌曲的歌詞。她的內心某種

特有的顫動幾乎以有形的方式觸動他內在的最深處。特別是當她由高音突然轉到低音時，有一剎那小小的歇斯底里的轉折真正完全擊中他的心坎。他陶醉地傾聽，接著歌詞也滲進他的意識：

在熙攘的人世中的漫遊者，
在時光中漫無目的漫遊的正是我們。
只有透過無我純潔的愛
身在此時此地的你才能到達。
靈魂啊，請做好準備：
此時此地即是永恆！

唱完這段之後她退後一步，便從他的視線消失。管風琴再度轟轟響起，並且變換主題。在另外一邊，祭壇上，神龕再度被開啟，成捆成束的鈔票掉出來。

「一萬零五百一十八……」擴音器嗡嗡作響，「一萬零五百一十七……」

一個女乞丐背著一簍滿滿的鈔票，擠身經過時她的一支楞杖底端壓到消防隊員的腳，將他從歌聲的魔力中喚醒。他四下察看這位女歌者交給他保管的旅行袋，驚愕地發現袋子不見了。他擠

身穿過那群流氓，四下尋找察看，可是到處都找不到那個袋子。很明顯的，在他傾聽歌唱時，袋子被偷了，或許更早的時候，當他被那個胸前揹著一塊木板的男人糾纏著說話的時候就被偷了。他咒罵自己的疏失。無論如何，他必須立刻告訴那個年輕婦人。

他縱身撲進這群嘶喊的流氓中，人被捲進一股旋轉的人潮，被一起拖著走，最後他划開人群，連衝帶撞地才停在通向樓廂的樓梯前。當他正想拾級而上時，被幾個看起來有點陰險的小伙子制服住，他們在他還沒弄清楚發生什麼事時，就把他的手臂扭到背上。

「你是股東嗎？」其中一個問道。

消防隊員搖搖頭。

「你要做什麼？」

「我有話要和那位女歌者說。很要緊的事。請您放開我！」

小伙子們互看一眼，然後將他推上前面的樓梯。這裡也和四處一樣，點滿蠟燭，甚至連欄杆和樓梯上也有。

樓廂上面管風琴旁坐著一個體型巨大的男人，上身赤裸，汗流浹背地坐在琴鍵之前。他那頭灰色的長髮和鬍子是堆雜亂油膩的樹叢，甚至連肩膀和背部也都長滿又短又硬的毛。那位年輕婦人跨坐在他膝上，雙臂圍繞著他的頸子。她的黑袍子向上挽起到大腿，袍子下面光溜溜的，什麼

也沒穿。她的臉上被汗水和淚水淹蓋。她閉著眼睛，咧開的嘴像發出一聲聽不見的嘶喊，而他則是以很大的幅度擺盪著雙手和雙腳，彈奏那個樂器。樂聲震動整個樓廂。

小伙子們繼續將消防隊員朝這兩人推近，近到他的臉幾乎快要碰到她的。這時他才聽見，這兩個人互相用吶喊的聲音在交談。

「已經天黑了嗎？」

「還沒有，親愛的。」

「等天一黑。我們就開溜。」

「好，親愛的。」

「別擔心，親愛的。我們會離開這裡的，我答應過你。到目前為止我離開過每個地方。至少絕大部份的我都離開了。我在暗處比較佔優勢。」

「永遠都不會變暗的！」她吼道：「永遠都不會停下來！我們永遠也到不了！」

「對不起！」消防隊員喊道：「我……我不想打擾，很抱歉。只是為了您的袋子。袋子被偷了。」

「那又怎麼樣？」年輕婦人回答道，連眼睛也沒有張開，「如果我能甩掉這個袋子，我才高興呢。所以我才將它交給您保管。可是這對我毫無幫助。這個袋子總會一再回到我身邊。我已經

嘗試過所有的方法。」

那個男人暫停彈奏管風琴。緩緩地轉過頭來，問道：「你在和誰說話，親愛的？誰在那裡？」

「我不知道，」她回答，依然閉著雙眼，「隨便任何一個人。」

消防隊員看見管風琴師的臉，嚇了一跳。兩個眼窩是空的，鼻梁被打斷。一道可怕的傷口所結成的疤將臉橫截成兩半。

「告訴他，叫他滾，」那個男人說道：「而且是馬上。」

「是，當然，」消防隊員不知所措而結結巴巴地說，「我只是想……因為那個袋子……也許應該登個廣告……所有的東西當然都放在裡面……我是說，值錢的東西。」

婦人繼續閉著眼睛說話。「您不是聽見滴答聲嗎？」

「是啊，是啊，」他答道：「鬧鐘的聲音。」

她緩緩地搖搖頭。「是個炸彈。您幫我四處揹著走的是個定時炸彈。袋子裡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東西。」

消防隊員先嚥了幾下口水，才能再度說出話來。

「可是……可是這種東西是不會帶在身邊好幾個鐘頭到處走的！」

「好幾個鐘頭？」她重複說道，而那個瞎子則無聲地笑。「您真的是個道道地地的消防隊員！

我不是已經告訴您：這個袋子總會一再地回到我身邊。數年來一直如此！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有時候我已經筋疲力竭到我……」

「可是，唉呀！千萬不可以！」消防隊員的聲音突然變了。「炸彈隨時都會爆炸的！」

「沒錯，」她說。

「而這裡有這麼多人！必須立刻拆除這個東西！」

「您可以試試看，」她說。「要拆除炸彈必須打開袋子。一打開袋子，炸彈就會爆炸。」

「那麼就必須將它拿走！」

「您去找吧！」婦人回答。「您會瞭解，為這件事而絞盡腦汁是毫無幫助的。只能等待，等時候到了為止。」

這時她第一次睜開哭腫的雙眼。

「還有，」她小聲地加上一句，「這個炸彈不是要炸這裡，不是炸這個中間站。」

當她還說著這句話時，那個男人讓自己和她一起從椅子上跌下來，兩個人在地板上滾來滾去。她用雙腿夾住他的大腿，帶著瘋狂的眼神吼叫：「我要到達！您難道不懂嘛，我一定要到達！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到達！」

在她發狂時，她碰倒幾支蠟燭，蠟燭滾過濺上蠟油的紙鈔地板，地板好幾處立刻開始燃燒起

來。消防隊員扯下身上的夾克，用夾克拍打火焰，可是這樣一來夾克也沾上蠟油，也開始燃燒。他費盡力氣才將火熄滅。等他鬆了一口氣環顧四周時，發現樓廂上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心情惡劣地察看夾克，夾克不僅已經毀損，好幾處還燒壞了。「其實，」他抱怨道：「我本來只是要在這裡轉車而已。」

「八千九百二十七……」擴音器嗡嗡作響，「八千九百二十六……八千九百二十五……」

在另外一邊，在祭壇上，**神奇奧妙的錢生錢**在這段時間裡絲毫不受影響地繼續進行。乞丐群中沒有半個人注意到樓廂上發生的事情。這時在祭壇左邊的講壇上，站著一位精力已經衰竭的老人。他的臉上有個很可怕的鷹勾鼻，使他看起來像隻兀鷹。他的頭上戴著一頂用紙做的類似主教戴的帽子，他用力擺盪著手臂祈禱。

「所有神秘中的神秘啊——而參加者必有福！金錢就是真理，而且是唯一的真理。所有的人都要相信這一點！而你們的信仰不能違背也是盲目的！是你們的信仰造就它成為它現在的樣子！因為真理也是一種貨物，而且受到供需這條永恆的法則所制約。因此我們的上帝是位善妒的上帝，不容許有除祂自己之外其他的神明。然而祂將自己交到我們的手中，將自己變成貨物，我們可以擁有並且接受祂賜福的貨物……」

祈禱者的聲音高亢刺耳，在一片吵鬧聲中幾乎聽不到。消防隊員奮力向前穿越人群。只要是

他伸手可及的距離之內正在燃燒的蠟燭，他就將它們捻熄。驚愕的人們向他投射失措與憤怒的眼光。他無視他們的眼光。繼續做他的事，雖然知道這是無意義的，因為他才剛走開，蠟燭就再度被點燃。一股模糊的怒意漸漸攫住他。

「金錢是萬能的！」說道者喊叫著說，「人與人之間是靠給予和拿取來聯繫的，它可以將一切轉換成一切，將精神轉換成物質，物質轉換成精神，它可以讓石頭變成麵包，可以從空無一物創造出有價值的東西，它將自己化成永恆，它是萬能的，它是上帝停留在人間的化身，它就是上帝！在所有的人靠所有人出錢而致富的地方，最後所有的人都會變得富有，沒有人需要付出代價！奇蹟中的奇蹟啊！如果你們問道，親愛的信徒們，所有這些財富來自何處？那麼我會告訴你們：它來自它自己本身未來的利潤！我們現在就已經享用的正是它本身未來的利潤！現在這裡有越多利潤，未來的利潤就更大，而未來的利潤越大的話，現在的利潤就會更多。如此一來我們永遠都是自己的信徒與自己的債主，我們原諒我們自己的罪，阿門！」

「停！」消防隊員嘶吼道，同時攀登上講壇的階梯。「到此為止！結束！馬上停下來！這裡所發生的一切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我禁止活動繼續進行下去！所有在場的人必須盡快撤離這棟建築物。此地有極高的生命危險……」

寬大的售票處內突然一片死寂。

「有個非信徒！」祭壇邊其中一個流氓喊道。「怎麼會跑進一個非信徒到這裡面來？」

「您有股票嗎？」講道的人對著他嘶吼。

「這件事現在完全無關緊要！」消防隊員咆哮回去，「請您理智一點——為了您自己好！」

「一個非信徒！」人群開始嚎叫，「一個褻瀆神明的人！打死他！」

一陣可怕的騷動爆發開來。這群一瘸一拐的可憐蟲們走上講壇的階梯，雙手抓向消防隊員，扼住他的咽喉，狠狠地揍他，將他推出講壇的欄杆，他跌下來，重重摔在下面的地板上，枴杖和棍棒像冰雹般擊落在他身上，有人用腳踢他，用力來回踹他，直到他一動也不動為止。

「六千三百一十四……，」擴音器嗡嗡作響，「六千三百一十三……六千三百一十二……」

過了一會兒，消防隊員才又恢復神智，才能坐起身來。他的頭發疼，左眼浮腫，嘴巴和鼻子淌著血。他發覺他丟失了頭盔，夾克和褲子被撕成碎片。他自己現在看起來就像這些又在他周圍推來擠去，但不再理會他的可憐蟲之中的一員。他試著站起來，可是立刻又四腳朝天地跌下去。他覺得周圍的一切天懸地轉，而且覺得自己非常不舒服。他吐了。

過了一會兒，他爬行穿過人群的腳，終於在一道牆邊發現一間懺悔室，這間懺悔室被不斷淌流下來的蠟油滴成一座類似鐘乳石的洞穴。他費盡力氣爬進去，鎖上門，靠坐在角落裡，然後再度失去意識。

他不知道自己這樣坐了多久，直到耳邊有個微弱的聲音將他喚醒。外面大廳裡的喧鬧與喊叫聲和先前一樣激烈，可是這個聲音是來自隔牆的方格柵欄，這道隔牆將懺悔室隔成兩個小房間，這聲音聽起來像是個絕望的孩子輕聲抽泣的聲音。消防隊員對此感到很驚訝，因為到目前為止，在整座火車站大教堂裡他都沒有注意到有小孩。他試著從方格柵欄的洞窺望，卻什麼也看不到。他反而從抽泣聲中聽見一些像耳語般的話：

「親愛的上帝，你在哪裡……？這世界又留在哪兒……？我找不到它……它不見了……我已經死了……我根本還沒有到這個世界……」

「喂，你是誰？」消防隊員問道，「我不是故意要聽的，但是我一直都在這裡。很對不起！我只想告訴你：這裡只是個中間站，就是還有……喂，隔壁的！你聽見了嗎？你不要跟我說話嗎？」

但是另外一邊依然一片沉寂。他打開懺悔室的門，好查看另外一邊，可是那裡一個人也沒有。位子上只放著那只大的黑色旅行袋。

消防隊員唯一還剩下的裝備是掛在身邊的那柄閃閃發亮的斧頭。他將斧頭從佩帶中拿出來。「就是現在，就是這裡！」他大聲說道。「就是現在，就是這裡！」

他用斧頭尖銳的背面打碎旅行袋的鎖，然後緩慢而且小心翼翼地打開袋子。袋子是空的。

他站起身。冷汗從太陽穴流下，流過臉頰。

「七百六十八……」擴音器發出嗡嗡的聲音，「七百六十七……七百六十六……」

在廣播數字冷漠的聲音背後可以聽到很小聲，但是清晰而且不會弄錯的滴答聲。這聲音變得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危險。

消防隊員奮力衝出教堂大廳，好幾次他被擠回去，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還是成功地來到月台。擴音器的聲音這時不斷地繼續往下數，滴答聲不停地捶打著。

「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一百四十九……」

當他最後又回到鐵軌朝著空曠之外延伸而去的地方時，他在那裡找到年輕婦人穿的懺悔者所穿的衣服。他撿起那件衣服，在月台的最外緣坐了下來。

他看見遠方的晚霞牽引著其他的島穿過黃昏，有的島黑暗，有的則像這個聳立著火車站大教堂的島一般，閃著燈光。

「或許真的有班火車開走了，」消防隊員對著空蕩蕩的外面說道，「我不知道，她要去哪裡，不過，這時候也許她已經到了……」

當他的雙手撫摸這件殘破衣服沉重的黑色衣料時，他傾聽擴音器裡的滴答聲變得讓人難以忍受的洪亮，以及擴音器冷漠的聲音往下數出最後的數字：

「七……六……五……四……三……二……一……零……」

沉重的黑色布幔筆直地垂掛而下，兩邊與上方的布幔皆消失在黑暗中，布幔受到細微的氣流吹動，微微地來回擺動。

有人告訴他說，這是舞臺的幕，只要幕一升起。他就應該毫不遲疑地開始跳舞。他還被再三叮嚀，不可被任何事情擾亂心思，因為有時候從這上面看出去，觀眾席像是一道空曠黑暗的深淵，有時候卻像看到一個人潮川流不息的市場，或是一條熱鬧的街道，一間教室，或者也像座墓園，當然一切都是幻覺，總之，他應該毫不理會自己有哪些印象，是否有人在看，在幕升起的同時，他應該開始他的獨舞表演。

於是他就這樣站在那裡，一腿直立，另一隻準備起舞的腿與之交叉而立，右手垂下，左手輕鬆地插在腰上，等待開始。每過一段時間，如果累了的話，他就變換姿勢，也就是說，變換成和他現在的姿勢方向相反的倒影。

幕依然不升起。

來自高處某個地方微弱的燈光集中在他身上，然而燈光卻不夠強，他連自己的腳都看不到。環繞在四周的光圈讓他剛好還能看到眼前那塊沉重的黑色布幔。那是他辨識方向的唯一根據，他必須保持這個方向，因為舞臺上一片漆黑，大得像塊平原。

他在想，究竟有沒有布景，布景又可能畫些什麼。對他的舞蹈而言，布景並不十分重要，不

過他還是很想知道，人們會在哪一種環境下看到他。是宴會廳？是鄉村景致？隨著布幕升起，燈光必定也會變換。到時候這個問題便可以獲得解答。他站著等待，一腿直立，另一隻準備起舞的腿與之交叉而立，左手垂下，右手懶洋洋地插在腰上。每過一段時間，如果他累了的話，他就變換位置，再一次更換成與他的倒影方向相反的倒影姿勢。

他不該讓自己胡思亂想，因為幕隨時都會升起。然後他必須全心全意地表演。他的舞蹈一開始是一聲強而有力的鼓聲，以及一連串節奏狂野飛舞的跳躍。如果錯過這個開頭的話，一切都完了，他可能永遠都追不上錯過的節拍。他在腦子裡將所有的步伐再複習一遍，單足腳尖旋轉，擊腳跳，凌空越步，迎風展翅。

他很滿意，一切都記得很清楚。他很肯定，自己會跳得很好。他似乎已經聽見掌聲像金黃色澎湃的海浪般熱烈地響起。連謝幕也複習了一遍，因為謝幕很重要。做得好的人有時候可以將鼓掌的時間延得很長。當他思考著這一切的同時，他站著，等待著，一腿直立，另一隻準備起舞的腿與之交叉而立，右手垂下，左手輕輕地插在腰上。每過一段時間，如果越來越累的話，他就變換姿勢，重新變換成和他倒影的倒影方向相反的倒影姿勢。

幕依然不升起，他問自己，這到底是什麼原因。會不會是別人已經忘記，他從一開始就已經站在舞臺上了？會不會有人在更衣室，在劇院餐廳或者甚至到他家去找他，絕望無助地找呢？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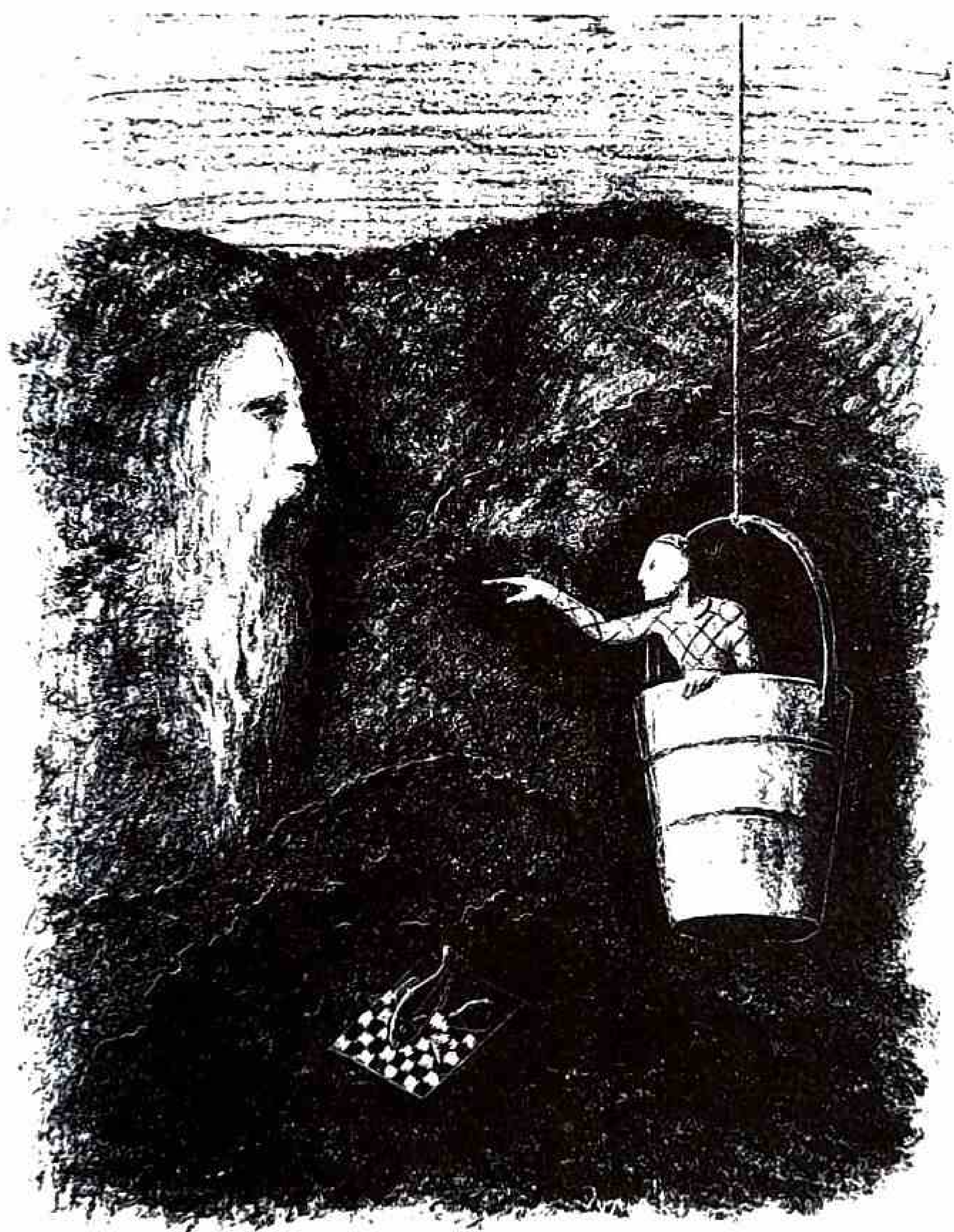
是否應該朝舞臺黑暗的地方喊一下，或者揮揮手，好讓別人察覺他的存在？還是別人根本沒有在找他，而是這場表演因為任何一個原因延期，而別人根本沒有通知他呢？或許所有的人早已離開，忘記他還站在這裡，等著出場。他站在這裡到底有多久了？究竟是誰安排他站在這個位置？是誰告訴他這是幕，而他，只要幕一升起就該表演他的舞蹈？他開始核算，他已經變換成倒影還有倒影的倒影的姿勢有幾次了，但是他又立刻停止，為的是不被突然升起的幕嚇著，手忙腳亂地掌握不住他的角色，以致無助地瞪著觀眾。不可以，他必須保持冷靜，並且集中精神！

但是幕一動也不動。

起始時的那股愉悅的興奮漸漸退卻成一股強烈的憤慨。他有種感覺，他受到虐待。他真想跑離這個舞臺，隨便找個地方大聲地抱怨，找個人對著他的臉大聲喊出他的失望，他的憤怒，去製造一些吵鬧聲。但是他不確定該往哪個方向去。在他眼前的這塊稍微還看得見的黑色布幔就是他唯一的方向指標。如果他離開這個位置的話，他可能會在黑暗中到處摸索亂走，一定會迷失所有的方向。而非常可能的是，偏偏在這時候幕升起來，開始響起如雷般的掌聲。而他可能站在完全錯誤的位置，雙手像瞎子一般向前伸，多半還背對觀眾。絕對不行！一想到這樣的情景他便羞愧得全身發燙。不行，不行，他務必留在原地，不管高興或生氣，他必須等待，是否以及何時可能有人會給他一個信號。於是他站著，一腿直立，另一隻準備起舞的腿與之交叉而立，左手軟弱無

力地垂下，右手沉重地插在腰上。每過一段時間，如果他累了的話，他就變換姿勢，換成天曉得是第幾次的和原來方向相反的倒影姿勢。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不再相信幕還會開啟，但是也知道，他不能離開他的位置，因為幕仍有可能出乎意料之外地開啟。他早已放棄懷有任何希望，或者為此而動怒。他只能站在原地，不管會或是不會發生什麼事。他的演出對他已不再重要，不管這次演出是成功或是失敗，或者根本就不舉行。由於他的舞蹈對自己而言已毫無意義，他漸漸忘掉所有的舞步和跳躍動作。最後甚至忘記等待這件事，為什麼等待。但是他還是站著，一腿直立，另一隻準備起舞的腿與之交叉而立，眼前是那塊沉重的黑色布幔，上方與兩邊的布幔都消失在黑暗中。



這位夫人將她的馬車窗戶上的黑色窗簾向旁邊推開，並且問道：

「為什麼你不走快一點？你知道，準時赴宴對我有多重要！」

獨腳的馬車夫從他座位上向她彎下身來，回答道：

「我們陷入了一群商旅隊伍中，夫人。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大概打了一會兒瞌睡。可是這些人突然出現，堵塞了我們的路。」

夫人從窗戶探出身來。鄉間道路上真的滿是一長串行進中的人群。有小孩、老人，有男人、女人，全都穿著奇妙絢麗繽紛的雜耍演員的服裝，頭上戴著美妙非凡的帽子，背上揹著大包裹。有一些人騎在騾子上，其他一些人騎在大狗或鴕鳥上。在這些人之間還有堆滿了箱子和皮箱的兩輪板車隆隆駛過，或者是坐著一家一家人的篷車。

「你們是什麼人？」夫人問一個身穿小丑服裝，走在她馬車旁邊的男孩。他的肩膀上挑著一根棍子，棍子的另一端由一個身穿中國式服裝，有雙杏仁眼的女孩挑著。棍子上掛著各式各樣的家庭用具，棍子上還坐著一隻受凍的小猴子。「你們是馬戲團嗎？」

「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那個男孩說道。「我們不是馬戲團。」

「你們到底從哪裡來？」夫人想知道。

「從天山來的，」男孩回答道，「可是這已經是很久以前了。」

「那麼，你們在那裡做了些什麼？」

「那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我是在旅途中出生的。」

這時有一個老人加入了談話，他的背上揹了一把大琉特琴。

「我們在那裡上演了一齣**不間斷**的表演，美麗的夫人。這個孩子不會知道這件事的。那是一齣為了太陽、月亮、星星而作的表演。我們每一個人站在一座山巔上，然後我們互相呼喊出對話。表演毫不間斷，因為這個演出將世界團結在一起。可是，現在我們大部份的人也已經遺忘這個表演。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們為什麼停止表演？」

「因為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美麗的夫人。有一天，我們發覺，我們缺少一個字。沒有人偷走我們這個字，我們也沒有忘記這個字。這個字就是不見了。可是少了這個字，我們就不能繼續演下去，因為一切都產生不出意義。那是一個讓所有的一切和一切聯繫在一起的字。您瞭解嗎，美麗的夫人？從那時候開始，我們就在旅途上，為的就是重新找到這個字。」

「讓所有的一切和一切聯繫在一起的字？」夫人驚訝地問道。

「是的，」老人說道，同時嚴肅地點頭，「您一定也已經發覺到，美麗的夫人，這個世界只是由一些碎片組成，它們之間沒有關連。這是自從我們失去那個字以後就這樣。而最糟糕的是，

這些碎片一直繼續地碎裂下去，而且互相有關連的所剩無幾。如果我們不找到那個讓所有的一切和一切聯繫在一起的字的話，這個世界有一天會完全灰飛湮滅。因此我們才會踏上旅途，找尋這個字。」

「你們真的相信，有一天會找到這個字嗎？」

老人沒有回答，反而加快他的腳步，超越了馬車。那個有著一雙杏仁眼的女孩這時走在夫人的窗戶旁邊，害羞地解釋說：

「我們用我們所走過的漫漫長路來寫這個字，寫在地球的表面上。所以我們哪裡也不停留。」

「啊，」夫人說，「那麼你們一直知道，你們應該往哪裡走？」

「不，有人帶領我們。」

「那麼是誰或是什麼帶領你們呢？」

「那個字，」小女孩回答，一邊微笑，像在請求原諒似的。

夫人從側面注視著這個孩子良久，然後小聲地問道：「我可否和你們一起同行？」

小女孩靜默不答，只是微笑，同時慢慢地超過馬車，跟隨著前面的男孩。

「停！」夫人對著她的車夫喊。車夫拉緊馬韁，轉過身來問道：「您真的要跟這些人走嗎，夫人？」

這位夫人一言不發而筆直地坐在軟墊上，兩眼直視前方。慢慢地整個隊伍從停止不動的馬車旁邊越過。當最後一個脫隊的人過去時，夫人走下車來，注視著隊伍，直到隊伍消失在遠方。開始下起毛毛雨。

「我們回頭！」她對車夫喊道，同時她又跨上車，「我們回去。我做了別的決定。」

「謝天謝地！」獨腳的車夫說道，「我以為，您真的要跟這些人走。」

「不，」夫人出神地回答道，「我對他們沒有幫助。但是你和我，我們可以見證他們的存在，因為我們見過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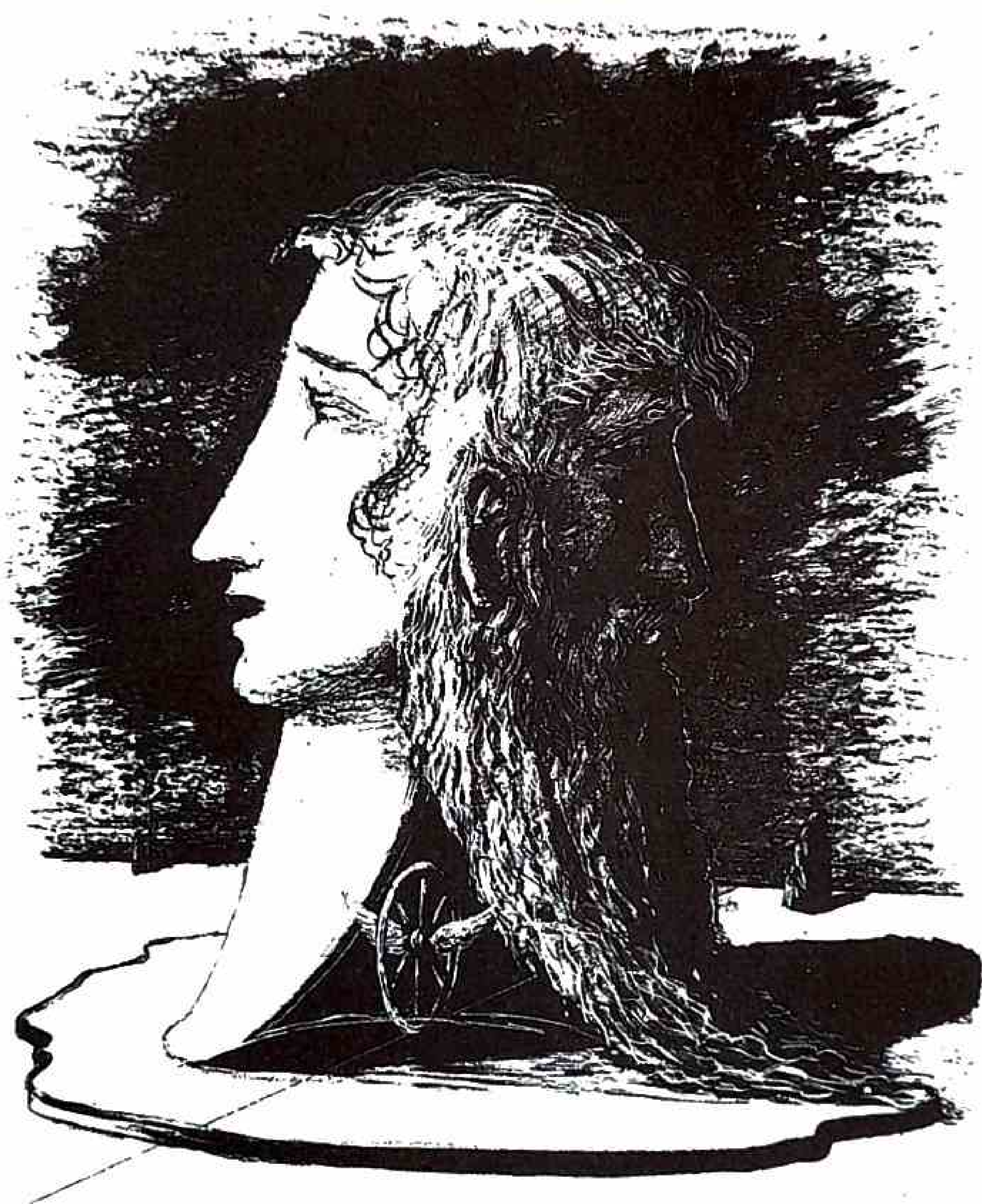
馬車夫讓馬回頭。

「我可否問您一些問題，夫人？」

「你要問什麼？」

「夫人您相信，這些人有一天會找到這個字嗎？」

「如果他們找到這個字的話，」夫人回答道，「那麼這個世界從這一刻到下一刻起將有所改變。你不相信嗎？誰知道呢，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變成那些人的見證者。出發吧！」



證人陳述說，他曾在某個夜裡身處一片草地上，大概是一塊林中的空地，因為四周聳立著高大的樹木，可是他無法完全確定，因為天色太暗了。

在這塊草地周圍站著一大圈身穿長襯衫、白色衣服的人。這些人當中有幾個人手持火把，其他人握著長柄鐮刀、鋤頭和斧頭。

在一段冗長與充滿期待的沉靜之後，終於有一個宏亮的聲音發號施令：「殺掉拿著火把的人！」於是手持武器的人一言不發地攻擊手持火把的人，而這些手持火把的人既不準備逃走，亦不抵抗，一言不發地站在原地。

一場殘酷的屠殺於焉展開，除了從四面八方一再傳來斧頭和鋤頭砍進那些毫不抵抗的人的身體所引起的可怕低沉的聲響之外，其他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火把一根接一根地熄滅在持火把的人的血泊中，黑暗擴散開來。

不久之後颳起一陣強風，這陣風將濛濛亮的蒼白天空之前的黑雲撕碎。這片大草地被屍體覆蓋著。這時那個發出屠殺持火把者命令、同一個洪亮的聲音要求那些兇手，將他們的衣服浸泡在死者的血泊裡。

就連他，證人，也被要求這麼做，不過他託詞說他記不起來，自己是否跟隨他們這麼做。

不管怎樣，他總算回想起來，最後他獨自一人（或許是最後一個？）站在所有被打死的人下

方。當時他想要體會，他的衣服是如何從下面開始變濕變紅，而且被血染得越來越重。

然後在風的呼嘯聲中，這風聲好像是一陣陣的陣風，他聽到另外一個充滿痛苦的聲音，這聲音呻吟地呼喊著「痛啊！痛啊！」，可是他幾乎很肯定，當時不是這個字，反而比較像是「看啊！看啊！」

接著他望向天空，在黑暗中看見一條繩子，這條繩子被拉緊橫過整片草地，繩子上吊著一個有著十字架姿勢的人形。

證人還補充，然而他無法確切地說，這個人形是被綁在這條直通到底的繩子上，或者那是兩條分開的繩子，各綁在這個人左邊和右邊的手腕上，這樣一來，這個人本身就當作連接物而伸展開來。證人保證說，要確定這一點很困難，因為當時天色太暗了。

臉色蒼白如大理石般的天使和聽眾一起坐在法庭裡，天使是以這次審判的證人身份出庭的。他坐在第一排右邊的大窗戶下面。巨大的翅膀向後突起高出座椅的靠背，而且還需要佔用背後的兩個位子。由於比其他聽眾都足足高出兩個頭，所以他擋住許多人的視線，不過並沒有人抱怨。似乎沒有半個人注意到他。相反的，有個臉色土黃，十分肥胖的婦人一直倚著他打呼，好像他是一根柱子。雖然他那受到束縛的姿勢毫無疑問地一定會引起痛苦，但是在他那張完美如雕像般的、嚴肅的臉上卻看不到絲毫情緒。他筆直且靜止地坐著，每一個部位看起來都像是用白色的石頭做的。整體而言，他讓人產生一種超大的墳墓雕像的印象。只有那雙如太空般深邃的眼睛以沉靜的注意力密切注視著所發生的一切。

進行審判的大廳非常大。排成半圓形的座位向後升高延伸，漸漸消失在上方不明確的暮色中。許多人同時發出的輕微的嘟噥、咳嗽、耳語聲充斥在空氣中。座位上坐滿了人，群眾的臉，無數個白色斑點持續地來回搖晃，像一片風中的蘆葦海。

在大廳的正前方不是放置法官的桌子，而是放了一具約四米高粗製的橫樑鷹架。一道用木板釘在一起的梯子向上通到一塊沒有欄杆的平台，平台上只有一張小桌子，桌子後面擺著一張椅子。

這個鷹架的左右兩邊，不過位置稍微向前挪，突起兩個狹窄的、同樣也是隨隨便便用木板和橫樑搭起來的塔樓，分別聳立到頂點成為講台。在這兩個講台之間好像有一根長長低矮的木條伸

展開來，作為連接物。

一切都準備好了，不過審判尚未開始。觀眾似乎也並沒有因此而焦躁不安，是啊，簡直好像沒有人對面前應該發生的事感到興趣。每個人都太過沉浸於和鄰座輕聲細語的談話中。只有天使以他天使們堅定不懈的注意力，睜大一雙眼睛，盯著空曠的審判現場，好像他現在就已經看見將要發生的事。

終於在橫樑鷹架左邊前方的牆壁上開啟了一道小門，十到十二位身穿蘋果綠工作服，頭戴同色小帽子的男人和女人一個接著一個陸續走進來。有幾個人口鼻前戴著白布條，所有的人都戴著橡皮手套。他們排成一排，站在兩個木材塔樓之間的木條前方，當他們全數站好之後，他們同時坐下。當中的幾個人和鄰座的人輕聲耳語地說了一些話，這些人再把這消息傳下去，最後所有人都把眼光投向那個天使。天使一動也不動地從遠方凝視他們，然後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垂下臉來。

突然響起一陣尖銳而且震耳欲聾的電鈴聲，可是觀眾卻幾乎毫無所悉。全體的嘟噥聲、耳語聲和咳嗽聲絲毫不減地繼續。然後門再度打開，兩個身穿飄揚的黑色法衣的人衝進來。一位是個有著一頭剪得短短的花白頭髮，還有一道淡淡、浮淺的八字鬍痕跡的女人，另外一位是個矮胖，臉色紅潤，禿頭閃閃發亮的男人。他們火速地，好像突然之間變得分秒必爭似的，爬上左邊和右邊的兩座塔樓，同時進入講台的位置，開始胡亂地翻閱各式各樣的文件。這段時間裡，他們不斷

對彼此投射出準備戰鬥的眼光。有一次那個女人在觀眾群裡張望，直到找到天使。她對著他滿懷希望地點點頭，舉起雙手，握成拳頭，將拇指嵌入拳頭之內，用力擠壓拇指。（譯注：這個手勢在德國有加油打氣的意思，是祝某人事情成功的意思。）天使沒有表現出任何辨識出來或瞭解的訊號。那個禿頭注意到他的女同事的手勢，他也在觀眾群中尋找她所針對的人。當他看見天使時，不高興地蹙緊眉頭，搖搖頭，又繼續在文件堆裡搜掘。

尖銳而令人震驚的電鈴聲再度響起。那道小門開啟，一個像怪物般的形體緩緩地帶著猛然一推一拉的小步伐移步而入。他的裝束使他只能橫著，而且依然要大費周章才能通過打開的門。他穿著一件類似朱紅色的和服，到處都配有上過漿的皺褶。無法看見他的腳，因為衣服不只及地，甚至還拖在後面有一公尺長。這不尋常的高大體形，還有走起路來那種不安全的樣子讓人推斷，他是穿著厚底靴。頭和臉用一塊柳條編織成蜂窩般、漆成紅色的東西蒙住。只看得到雙手，是一雙既小又白的手，張開的手指從衣服裡伸出來，手指上留著又長又尖的指甲。

這具形體帶著一種威脅性的威嚴搖搖晃晃地向前走，在自己四周轉來轉去摸索。很明顯的，他什麼都看不見。幾個身穿蘋果綠罩衣的人跳起身來，急忙趕過去，敬畏地牽引這具形體到中間的鷹架。其他的人也站了起來，甚至連有八字鬍的女人和那個禿頭也在他們的講台上，尊敬地觀察這具形體無限緩慢地攀登上臨時搭建的樓梯，來到平台上。到達之後，他十分威嚴地坐在小桌

子後面的那張椅子上，將柳條編織成的那塊東西從肩膀上取下來，放在一旁地上。出現的那一張臉有如石灰般蒼白，頭上覆蓋著灰色異常、又長又密的頭髮。正因為外表巨大的裝扮使得那張臉顯得奇特地小，而且像洋娃娃一般。他毫無表情地向前凝視。

身穿蘋果綠罩衣的人再度坐下。穿著黑色法衣的女人對著平台上的那具形體欠了欠身，然後開始說話。她的聲音很低沉，而且有點沙啞，所以在聽眾一片嘟噥聲中很難聽得見。

「這是有關於第 73-809 VY 91 號的申請。這位至今尚無名的人請求批准他成為一個實體。根據所附上的證明文件，沒有理由拒絕他的請求。我請求庭上給予一個肯定的決定。」

「我指責您，」站在另一個講台上的禿頭以令人吃驚的高分貝、尖銳的聲音喊叫說，同時還拿著一份文件揮來揮去，「根據這份官方的專家鑑定書，這位無名者沒有任何批准就已經開始進行他成為實體的過程。光是這點就已經違反批准規定的第七一二條第三段的規定。這種已完成的事實是製造用來影響法庭以及向其他參加者的勒索。請庭上不要受到其影響，並且駁回這件不合法的申請。」

「儘管那是對的，」女人回答，「此外我方也從不否認，成為實體的第一步已然開始。但是如我方在我們的理由中所詳述的，申請者乃是以下列的先決條件為出發點，亦即庭上應該願意認識到，成為實體的過程必須遵守一個特定時間此一絕對的必要性。很明顯的，某些條件只有在某

個時間才會出現。搶先或延遲成為實體的過程可能會造成完全不同的條件，因此而破壞成為實體的整個意義，或者至少會危害到它。但是這對申請者而言可能意味著完全不公平的傷害，使得要求平等的訴求變得不合法。最後庭上亦不能將該由別人受到懲罰的罪行歸罪於自己。因此我們仍然保留我們的申請，並且希望得到肯定的決定。」

「胡說！」禿子打斷她的話。「每個時間都一樣好！否則對所有申請者的優待或傷害就可能是所謂天生的。這位親愛的女同仁剛剛所提到的條件，雖然說毫無疑問是存在的，但是對要成為實體的人而言，其正面或負面的價值是永遠無法事先識別出來的。換句話說：對一個人來說，其成為實體的那一剎那是有利或不利，可能事後才顯示出來——甚至常常是在成為實體結束之後。在此我們當然不是崇拜神秘主義！如果我們將成為實體的過程以所謂宇宙的形式來編制程序的話，那麼我們會往哪兒去呢！這簡直太可笑了！」

「可笑的是，」女人喊著說，她慢慢地也激動起來，「您機械式的與唯物主義式的思考方式，同仁先生！可笑而且——更糟糕是——嘲諷的！因為您的巧合原則違背了人性的尊嚴！人類不是兔子！人類的存在是在於他的命運！那是唯一的一次，取決於唯一的條件！所以阻撓一個成為實體的過程和破壞一個已經存在的實體是同樣罪惡的。這是謀殺，同仁先生！我的當事人從數個世紀以來就在準備他成為實體的過程。他帶領他的曾祖父母結識，他的祖父母，還有他最直接的製

造者。這必須在所有的細節中有份難以置信的的精確度！如果他的曾祖父沒有在特定的那一天去拔牙的話，那麼他就不會遇到這位只是旅途中順道去那個村子的醫護站，為的是替她走傷的腳後跟設法買到一張藥膏的這位適當的女士。如果他們沒有相遇的話，他們就不會結婚，不會生孩子，就不會生下一個女孩，成為現在這位申請人的祖母──或者說應該成為。成千個、百萬個這樣的細節可以在此列舉出來。而您要將這件傑作毀於因果關係？您要在最後一刻對這位申請人砰地關上大門？您要迫使他重新從頭開始這整個艱辛的工作嗎？您有何權利？就算他重新開始這項工作，它的結果不能也永遠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我的當事人也許只能現在，而且只能在如今這樣的條件下可以給予這個世界某些東西。請您想想我們歷史裡的那些偉大的聖人、天才、英雄！即便我們只是拒絕了他們之中唯一的一位成為實體的權利，這個世界會變成怎麼樣？您要如何回答？」

「誰告訴您，親愛的女同仁，」禿子漲紅著臉吼回去，「您的當事人不正巧是有史以來的頭號大罪犯，將成為人類的災難？所以拒絕他成為實體的權利不是比較好嗎？您所提出的全部是毫無根據的假設！一個人何時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成為實體就和一局遊戲裡撲克牌的位置一樣是偶然的。您提到責任！您提到人類尊嚴！好像這些和您比和我們有關係似的！偏偏就是您所提出來的這些論點，敬愛的女同仁，歸根究底會導致我們完全的不負責任，因為它們使得我們不可能做出

任何理智的決定。當一切事物以神秘的方式變得有意義時，甚至連曾祖父拔掉的牙齒也如此，那麼沒有任何事物是有意義的，因為一切都很不幸地變得價值相同，毫無差別！您知道，還有我們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的世界早就已經有太多太多人。如果毫無選擇的批准每一件成為實體的申請的話，才是真正的沒有責任感。這樣一來，我們可能適得其反，得到的是您，同仁女士，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要求的：保護人性尊嚴的相反！我們有這份責任，因為我們必須採取對策。我們無法藉幾個偽善卻廉價的理由逃避這份責任！而您的當事人，敬愛的女同仁，根據我們成為實體的規定便是多餘的！我個人感到很抱歉，我們必須嚴格迫使這些單一的個案接受這樣的安排，但是我確信他們是理智的。這份申請必須駁回。」

這時兩位演講人的講話被再次發出的電鈴尖銳聲打斷。他們靜下來不發一語，面帶憤怒的表情翻閱他們的文件，同時朝身穿蘋果綠罩衫的人投下憂慮的眼光。這些人相互商議，但聽不見商議的聲音，他們點點頭、比手劃腳又搖搖頭。最後他們選出其中的一位，是位年輕人，他緩緩站起身，低著頭，垂下手臂，像個宣判者般地站在那裡。他拿下嘴巴和鼻子上的布條，看得出他已經變蒼白。拖著疲憊的步伐走向那扇小門，然後消失。

坐在天使身邊的那位胖婦人醒過來一會兒，看見了這段過程。她興奮地嘆口氣說：

「啊——上帝的判決！」

接著她帶著感興趣的表情又睡著了。

一直靜止不動的天使抬起頭往上看他座位上方的窗龕，因為他感覺到有東西滴到身上。事實上那裡放了一個大玻璃器皿，是他先前沒有注意到的。裡面滿滿的全是墨水。也許是那過於大聲的尖銳電鈴聲讓玻璃破裂，不管怎樣，現在墨水正從一道裂縫中滲漏出來，滴在天使的翅膀和衣服上。但是天使現在仍然靜止不動，反而任由深藍色的液體弄髒他，並且從他身上流下來，流成長長的條紋。他深沉的目光再度凝視那道小門。

不久之後這道門開了，走進一名年輕婦人。她穿著一件長的白襯衫，雙手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個瓷器做的洗滌用盆，這個盆子用一條白布蓋住。

她走達中間的鷹架處，轉身背對觀眾，緊繃著肩膀，往上看向那個紅衣者，接著篤定地一舉掀開盆子的布。盆子裡溢滿熱騰騰，還冒著煙的血，盆裡隱隱約約只看得出有某些器官漂浮在其中。

紅衣者在同一瞬間突然從他的椅子上站起來，他娃娃般的臉龐扭曲變形為一張嚇人的滿是貪婪或者憤怒的怪相，他將小桌子推向一邊，好讓他能乒乒乓乓、轟轟隆隆地跌撞下樓梯，接著他以難以想像的快速度走下來，直接站在年輕婦人的面前，婦人驚嚇得癱在那裡盯著他看。紅衣者在空中做了幾個像舞蹈般抓取的動作，在這同時他的臉完全變形，絲毫不再有類似人類的樣子。

然後他突然動手在盆子裡翻攪，好像在找某些特定的東西，他撈出一個器官，可能是個很小的心臟，貪婪地將它塞進嘴裡，嚥了下去。又重新在盆子裡翻攪，這時血濺到端著盆子的婦人。這件事才剛發生，他便丟下手裡拿的東西，一邊喘息，一邊從喉嚨發出像漱口的聲音，目不轉睛地用他滴著血的手指指著年輕婦人襯衫上的紅色血跡。將右手握成拳頭，揮過去，以一種令人害怕的強大力量擊中她的太陽穴，使得她一聲不吭地跌倒在地上死去。瓷盆砸碎了。

天使看見這幅令人震驚的演出時突然升到高處，以他完整的高度立在那裡。紅衣者轉身，齜牙咧嘴地看向他。當他看見有如大理石般潔白的天使身上深藍色的污點時，他靠近天使，用他髒污的手指指著這些污點，重新握起拳頭，向後略退，準備要揍人。這時天使把嘴張得大大的，發出一聲聽起來有如大銅鐘爆裂般的咆哮聲。這個世界在這個吼叫聲的同時似乎有一瞬間靜止下來。

紅衣者從他的驚愕中甦醒過來，踉蹌地走了幾步，而在他的臉再度恢復娃娃般的表情時，簡直是顯得悲傷，他彎下腰來，開始來回擦拭那些深色的污點，同時嘴唇一邊顫動，一邊幾乎語焉不詳結結巴巴地說著：「請原諒我……我只是有一點糊塗了……對不起……」

天使依舊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閉上眼睛。好似一陣驚愕穿過他的軀體，一陣無聲的、抽搐的啜泣。

當他再度張開眼睛時，他看見紅衣者蹲在地上那位年輕婦人的屍體旁邊，溫柔地撫摸她的臉。這時在這兩人的周圍站著五個小孩，圍成一個大圓圈，將他們的木劍像敬禮般垂直地舉在他們面前。

「多美啊！」臉色土黃的胖婦人在天使後面喃喃地說，「孩子們在犧牲者與罪人邊守靈……」

她帶著滿足的嘆息再度入睡。

其他的觀眾對這些過程似乎毫不知覺。觀眾一如先前仍是一片灰濛濛的、被風輕輕吹動的蘆葦海。

如沼澤般漆黑的是母親的臉。她兩腿叉開地蹲在桌上，一邊咀嚼著。靠牆立著一座立鐘，是個龐然大物，從不停歇地敲鐘，敲出悔恨的時刻，祈禱的時刻，憂鬱的時刻，早晨的時刻，白天的時刻。

還有夜晚。

母親不看它，不看這個龐然大物。她掠過它看向窗外，然後鄙視地吐了一口痰。外面有種子發芽、開花和凋謝。

在黑暗的走廊上有個瘦瘦的影子在移動，她的丈夫。

「要不要我泡咖啡？」他嘟噥地問。

母親什麼也沒聽見。她在打呼。在她打呼的同時，她生下三個小孩。男孩子死了，兩個女孩子活著。

男人抱起女孩們，將她們抱進房間，房間裡已經有許多孩子。他將男孩放置在外面的種子之間。母親醒了過來，又繼續咀嚼。男人走進廄棚，喝得爛醉。母牛們像母親那樣不停地咀嚼。

男人殺了一隻母牛。母親吃這隻母牛，他和孩子們也吃。種子發芽。大家都吃麵包，用湯匙喝母親和母牛的奶。

男人躺在爐子上睡覺。母親又生下兩個孩子。母牛不停地嚼。父親殺了母親。他和孩子們一

起吃了她。男人察覺到他的錯誤，走進廄棚，喝得爛醉。

當他睡覺的時候，大女兒爬上桌子。走廊上有個影子在移動，一個陌生的男人。立鐘敲打出憂鬱以及其他的時刻。

還有夜晚。

女兒生下兩個孩子。當父親回來時看見一切，他流下一點眼淚。稍後他躺在太陽底下，一直躺著不動。

陌生人將他埋在發芽的種子底下。女兒不斷地咀嚼。陌生人走進廄棚，喝得爛醉。



那張桌板厚實的大圓桌像個轉動的星球般緩緩地轉動。桌面上建造了一幅有山丘和森林，城市和村莊，河流和湖泊的風景。在這中央有個用瓷器作成，像個迷你且易碎的小人般的你坐在那裡，一起轉動。

你知道這穩定持續的移動，但是你的意識並沒有察覺到它。這張桌子位於一座圓頂大廳內，它也同樣連帶它的石板地、拱頂、牆垣，像個星球般在轉動。

在遠處的薄暮中你看見沿著牆垣有櫥櫃和衣箱，一座又大又老的，會顯示太陽和月亮的落地座鐘，在這之間的牆壁上畫著星星，有些地方畫個慧星，而在你上方的高處拱頂上是銀河。沒有窗戶，沒有門。你在這裡很安全，你熟悉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有固定的安排，你可以相信一切。這是你的世界。它在轉動，而你位在中央的中央持續不斷地和它一起轉動。

但是發生了一件事，有次地震撼動了一切。石牆裂成兩半，一道裂縫不斷繼續地裂開。畫的星星裂開了，你向外望出去，看到一些對你的眼睛而言非常陌生的東西，陌生到眼睛拒絕去看這些東西，你的眼光陷落在遠處一片發光的黑暗，一陣靜止的暴風，一道持續不斷的閃電。唯一能夠讓你堅持看下去的是一具人的形體，斜倚在這聽不見的暴風旁，從頭到腳被一條布蓋住，布似乎在飄動，可是又好像是在一幅畫上靜止不動。被蒙住的形體靜靜地站在那裡，但是沒有站在任何東西之上，因為它的腳下是深淵。風將布壓在臉上，你可以猜到它的樣子。

接著你看見布後面的嘴巴在動，你聽見一個深沉溫柔的聲音說道：

「出來吧，小兄弟！」

「不！」你驚訝地呼喊，「走開！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你無法認出我，」被蒙住的那個人回答，「如果你不出來的話。所以出來吧！」

「我不要！」你喊著說。「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時間到了，」他說。

「不，」你回答，「不，這裡是我的世界！我一直在這裡，我要留在這裡。走開！」

「放掉一切！」他說，「寧可在非不得已之前放開一切，先自願出來吧。不然的話就太遲了。」

「我害怕！」你對著他吼。

「也放掉害怕！」他回答。

「我做不到，」你回答。

「也把你自己放掉吧！」他說。

現在你肯定，對你說話的是一個凶惡的聲音，你下定決心要拒絕他。

「為什麼你躲起來，不顯示你的臉？我知道原因：因為你要毀滅我。你想要引誘我出去，好讓我跌進空虛之中。」

他沉默了一會兒，終於說道：

「學學跌倒吧！」

你鬆了一口氣地看著被蒙住的形體從你的視線範圍中消失。但不是他移動自己。圓頂大廳緩慢地轉動，和它一起轉動的還有那張大圓桌，圓桌中央坐著你，又小又脆弱。而牆壁上的裂縫從外面那具形體旁轉開。

可是某些東西變得不一樣。裂縫並沒有再度閉和。而在你後方畫的星星後面，在你建立得十分穩固，從不懷疑的世界之外有某些東西是存在的，使得你對所有的一切產生懷疑。你無法反抗。但是你也不願意承認。你一直堅持在一種感覺裡面，認為你被擊出一道創傷，這道創傷將永遠不再痊癒。一切將不會回復到從前。

然後又再次發生，這個斜倚在靜止的暴風裡的形體來到你的視線之中。他沒有離開。他在等你。

「來！」這溫柔深沉的聲音說，「學學跌倒吧！」

你回答道：「如果一個人遭遇到跌進虛空，這已經夠糟糕。但是自己願意或甚至是去學習跌倒，就是可恥。你是個誘惑者，我不會聽你的話。所以走開！」

「你將會跌下去！」被蒙住的人說，「如果你不學會跌倒的話，你就做不到。所以放掉一切！

因為不用多久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抓住你。」

「你闖進我的世界，」你對著他大叫，「我並沒有叫喚你來。你粗暴地破壞曾是我的保護和我的財產。你只能毀掉支撐我的東西，卻無法強迫我順從你。」

「我不強迫你，」被蒙住的人說，「我請求你，小兄弟！是時候了。」

那具形體沉默不語，而在他又再度從你的視線中消失的同時，他抬起手，把手伸過去給你，而你在不斷持續的閃電光亮中似乎看見在手掌心處有個釘子留下的血斑。然而這時你已經扭開你的視線，繼續在圓頂大廳下的桌子上轉動。

你對自己說，這一切都是假象。牆上的裂縫遲早會再閉合，就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似的。而且將來會證明，事實上裂縫從來就不存在，因為根本不可能存在，這些牆壁是既古老又不朽的。一直都存在的東西會永遠都在。其他的全是假象，誰知道它們是怎麼產生的。不可以被說服做這樣的事。還有這個可怕的要求！它甚至還包含威脅，不是嗎？而且如果你伸手抓向那隻手，誰告訴你，這隻手會抓住你？它究竟是不是伸出來要抓住你的呢？也許只是要將你從安全的小小世界中拉出來，將你扔進深淵？不，還是別讓外面那個傢伙找到比較好。把自己弄得更小一點！藏起來，別讓他發現！如果他找不到你，也許就會放過你，而一切會再回復到從前。

圓頂大廳緩緩地轉動，大圓桌和城市、鄉村，以及湖泊，還有中間的你也隨著它轉動。那個

位在靜止的暴風中，一再地被持續不斷的閃電照亮的被蒙住的形體第三次又出現在你的視線中。

「小兄弟，」那個聲音說，這一次聲音聽起來很吃力，好像是在痛苦中說的，「聽我的話，相信我！你無法再待在現在所處的地方。出來吧！」

「如果我跌下去的話，你會接住我，抓住我嗎？」你問道。

被蒙住的人緩緩地搖搖頭。

「如果你學會跌倒，你就不會摔下來。沒有所謂的上與下，所以你會跌向哪裡呢？星座在它們的軌道上彼此互相維持平衡，不會撞在一起，是因為它們的性質是相似的。我們之間應該也是如此。我的某些東西在你的裡面。我們會彼此互相支撐，沒有其他的東西會支撐我們。我們是旋轉的星辰，所以放掉一切吧！讓自己自由！」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真的？」你失望地喊著說。

「發自你的內心，」他回答，「因為我在你的內心，而你在我的內心。就連事實也是彼此互相支撐，沒有站在任何東西之上。」

「不！」你吼著說，「這讓人無法忍受！難道說沒有別人救援你嗎？我對你到底有什麼重要？為什麼你不讓我平靜地留在我所在的地方？我不要你的自由！」

「你將會自由，」他說，「或者你將不再存在。」

接著你聽到一種聽起來類似嘆息的聲音。牆垣因此而震動，接著動了起來，裂縫漸漸閉合，正如你所願。你可以滿意了，但是這並沒有持續很久。

在你的四周正發生一些你慢慢才瞭解的事情。之前你所熟悉的那個世界已不再熟悉。這個世界轉身背向你。陰影從圓頂大廳降下，灰色飢餓的灰濛形體，或大或小的臉，忽兒在這裡，忽兒又消失，一大群激動地掠過的四肢和身軀，它們化開，又不斷重新成形。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是誰？從哪裡來？他們從衣箱和櫥櫃中爬出來，從座鐘，從牆垣，從所有你提到讓你有安全感的地方。這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存在，它正在自我毀滅。

而當圓頂大廳緩緩地圍繞著你這個微小易碎的中央點四周轉動時，你必須任由一切正在發生的事情繼續發生。是你自己引起這一切的。但是他們還會懼怕你，你是他們的製造者，至少似乎是這樣。他們全都擠在最遠的角落和牆壁上。把自己壓在石牆上，他們似乎用他們整個灰濛濛的軀體向上和向下舔食牆壁，畫出來的星辰變得黯淡無光。他們所經之地變得模糊不清，就和他們自己一樣灰濛濛的。他們奪走你的世界所擁有的那份真實，他們吸光它的本質，將它變成一個幽靈的世界。他們將它抹去，因為它從未存在過。

可是他們似乎貪得無厭，因為他們越來越靠近你。只有那張桌板厚實的大圓桌以及桌上的風景在轉動，並且持續不停地轉動，位在中央的你與它一起轉動。你瞭解到，他們將連你也一起抹

去，因為你從未存在過。

然後你感覺到錘擊，卻聽不到半點聲音。他們在做什麼？他們正把一根管子從圓桌板的這一端穿透過另一端，這是個費力的工作，不過他們並不感到疲倦。然後，當管子穿透兩端突出時，有某些東西開始滴下來，而且繼續不斷地滴下來，他們像狗一般貪婪地舔食它。而你感受到，那滴出來的就好像是你自己的血，你感受到，你身下的圓桌每過一秒就變得越來越不真實。這時一陣無助的驚愕揪住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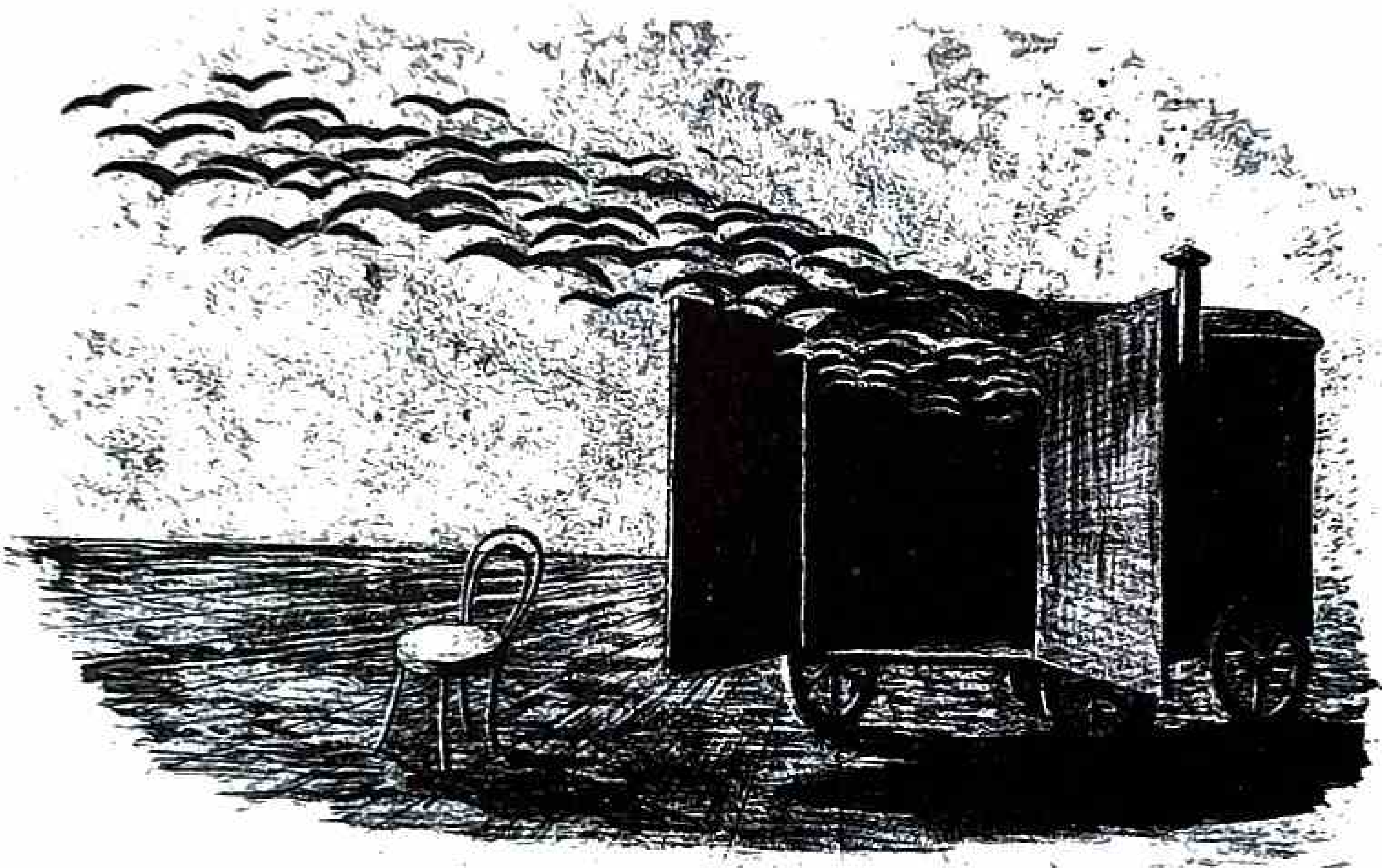
「兄弟！」你用微弱到連自己都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喊著說，「救救我！教我跌倒！」

但是牆垣沒有打開，因為它已經不在那兒。而不久之後，除了深淵之外什麼都不存在。你將會跌倒，跌倒，即便是你沒有學習過跌倒，而且你將會在內心尋找你和你的兄弟相似之處，如同那些星星，它們彼此互相支撐在它們的軌道上一樣，因為沒有任何東西會支撐你，而且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將能支撐住你。然而你會嗎？因為你沒有學過這些，你會嗎？

接著一切消失無蹤。

時候到了。

現在！



一張臉的內部，眼睛是閉著的，其他什麼也沒有。

黑暗。空無。

回家。

回哪裡的家？

我忘記了。

誰——我？

我害思鄉病。

快記起來！

回到我曾經從那兒來的地方。家。

你有家鄉嗎？你是它的孩子嗎？

誰在問？

誰在回答？

此刻，眼睛張開了，但是這裡只有黑暗與空無。

就是為了這個，某人想，我做了這趟永無止境的旅行，這趟旅行花掉我所有的一切，我在過去那麼多年中所獲得的，所奮鬥而來的和痛苦得來的一切。花掉我所有的一切，除了我穿在身上

的破爛衣服之外。為此我拖著疲憊的腳步穿過荒漠和群山，穿過寒冷和熱浪，忍受饑渴和沼澤熱。為此我受到鐵絲網的刺傷，在屋頂上像個越獄的犯人一樣逃跑。我究竟在期待什麼？回家。而現在只有這片黑暗與空無。我應該知道，人永遠無法回頭，我已經不再是從前的我，因此一切也不再一如過往。現在我知道這一點。

有人現在知道了這一點，但是他知道得太遲，因為他現在已無法繼續前行。他無法從此移動半步。他將在這片黑暗中如一顆石頭般留在原地。

他的手摸向一只他早已遺失的手錶。現在他至少可以感覺到他的手。

這一夜，他想，總不會一直這樣持續下去。黎明應該很快就會到來。如果還會再有一次清晨來臨的話。

寒冷加劇。冷侵入他的體內，越來越深，越來越深。他感覺到冷在他的骨頭裡。他不反抗它。他接受它。他將自己交給它。但是，他不會躺下來，他筆直地站著。他等。

到底還是，過了很久之後他想，天到底還是亮起來了。當他在想天亮的同時，他領悟到，他自己是那個必須創造他周遭世界的人，好讓那個世界存在於此。

森林邊緣的上方，河的對岸，天空中出現一道明亮的條紋，淺綠色的，在那之上橫亙著一片雲，又黑又重，像漏完的黑汁一般。沒有鳥叫，從更遙遠的遠方也沒有傳來任何聲響。一片死寂。

周遭的景物凝固不動。甚至河裡的水也像冷卻的鉛一樣呈灰色，一動也不動地靜止著。

所以，那裡將會存在什麼，或會發生什麼事，是依他而定，然而，這並非他已心領神會，而是他的察覺。

他看到一個女人，坐在樹林的邊緣前面，像岩石一般龐大，呈灰色。她不停地編織著，也不抬頭看一眼。

他不知所措的眼光漫遊至橫跨在依然靜止不動的河流之上的拱形石橋。這時他嚇了一跳，害怕起來。那邊站著兩個蒙面的人，一高一矮，他們穿著棕灰色的長大衣，頭和臉都用手帕包住，肩上掛著武器背帶，好像一直就站在那裡。他不知道，那兩個人是誰，但是，他知道，他們只是等待他的期限到來。然後，他們會走過橋到這邊來，燒掉他的房子。

我的房子，他想，我終於得看看我的房子。

他看到它。

房子矗立在他面前的空曠野地上，只有幾步之遙。但是，他認不出它來。他確信，從來就不曾看過它。他和這棟建築物之間沒有任何關連，連一瞬間的記憶也沒有，沒有那種回家的近鄉情怯的感覺。他既不覺得它漂亮，也不覺得它醜，只覺得陌生。它就像一座巨大的鴿舍。對他而言，是不能住人的。它和他毫無關連。

為了將另外的東西置於那棟房子的位置上，他嘗試將它抹去，但是它還是在那裡。他想對它做某些改變，也沒有成功。反倒是他感覺到，為了這房子的緣故，他正被賦予責任。他擔負起罪責，很明顯的，是嚴重的罪責。對此，他毫無所疑，因為他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它的重量。他做了什麼？

他曾放棄這棟房子，他的家，置它於不顧。他曾背叛它，因為他在別處成為一個大人物，一個屠殺天上使者的人人畏懼的殺手，是個有名的天使獵殺者。因為沒有人比他更擅長這一種獵物。他曾解決過多少天使，取出他們的內臟，拔掉他們翅膀上閃亮的翎羽，剝掉他們的皮，將這些賣給從魔域中解脫出來的強人們和比他們更厲害的太太們，他們以此來裝飾他們的節慶服裝！他撒下網，做陷阱，他的槍法準確到連珍貴的羽毛都不會受到損害。他因此而致富。

不過，後來，鄉愁油然而生，為了回家，他放下所有的一切。現在他站在這裡，比在任何異鄉都陌生，在他長久離家的這段期間裡，老鼠們佔據了他的家，牠們在屋內棲身，像致死的瘟疫一樣蔓延。這就是他擔負的罪責。

在破曉之前，他必須清理完這棟房子，讓房子從鼠疫中解脫，否則房子會被燒掉，而他自己也將會被毀滅。

我不欺騙自己，他想，沒有希望的。我根本不該回來。

即使他有可能進入房子，但他如何才能殺死數以百計，也許數以千計的老鼠——更何況赤手空拳，因為他無法攜帶他的武器前來。但是對他來說，光是進入屋內就完全不可能。雖然門是夠多的，實際上這間屋子從地面一直到屋頂都是由開啟的門所組成——不過，對他來說，門都太小。最多可讓一隻貂溜進去，或者剛好一隻老鼠，人無論如何是進不去的。

我在異鄉長大成人，他想，此刻我已經不知道如何再度變小。

他觀察這棟房子。每一個小門在門檻之前都有一支橫樑，一片薄板或一根木棍。但是一切靜止不動。它一片死寂地立在那裡。

他沒看見或聽見任何老鼠，但是，他知道，牠們在裡面，牠們在他面前躲著不出來，並且保持安靜。牠們也在等待。牠們在等他離去。牠們大概不知道，牠們無論如何是完蛋了。他也完蛋了，沒有任何希望。

他難道沒有奧援嗎？沒有幫助他的生物？他不會在他自身之內找到可以用來解救他的東西嗎？來自他那顆荒野之心的荒野生物？

有一匹狼，灰黑色，強壯和暴躁。還有一隻纖巧、貪玩的狐狸。不，他想，我從未馴服過牠們。牠們出於自願跟隨我。一段不尋常的友誼，真正的友誼，一段牠們不知在何時，在荒野中和我建立起來的友誼。很久以後牠們兩個才互相認可，不過最後牠們之間維持了和平。牠們陪伴我

四處行走，也在許多城市，在船上，也陪我走這一段所有旅行當中最沒有意義的最後一次旅行。牠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甚至今晚，牠們忠實地堅守在我的左右，像動物徽章一樣靜止不動。

但是他已經後悔呼喚牠們出來。如果對我的判決被執行時，他想，牠們將會變得如何？牠們是否會被關在柵欄裡面？是否會被鎖上鍊條？或者也會被消滅？但是，牠們並沒有參與我那些壞事。牠們是野蠻的，但卻無罪。趁著還有些時間，我必須趕牠們走。現在馬上。

他將雙手放在牠們那溫暖的毛皮上，彎下身來，在牠們的耳邊低語：注意聽，我的兩位勇者，美麗的朋友！我們必須分離。這樣比較好。你們現在必須讓我獨自留下來。我不再需要你們。趕快走！快離開！

但是，狐狸和狼在原地一動也不動，完全像雕像一般。他必須做一些自己從未做過的事。他用腳踢牠們，用雙拳打牠們。牠們嘗試避開他的拳打腳踢，但就是不走開。

滾！他喘息著，努力壓抑住嗚咽，走！你們快走！

牠們對身受的每一次拳打或腳踢發出輕聲的抱怨，但是依舊留在原地。他咬緊牙關，一次又一次地嘗試。他想，寧可在你們的餘生中不再有信任，但卻自由又有生氣。

最後，牠們似乎懂了，嗚咽地跛行離開。但是並沒有逃走，反而向房子跑去，背部的毛整個豎立起來。他聽到狼憤怒地咆哮，狐狸低吼。牠們尋找一個入口通道，但是沒有一個門大得可以

讓牠們進去，連狐狸都不行。狼憤怒得發狂，用牠的雙爪抓緊最底下的一個開口處。用盡全力以頭撞穿過去，結果牠的頭陷進裡面，動彈不得，進退兩難。狼發出嚎叫，一聲長長的、原野的呼喊，牠抵住、扯破、推壓，牠的利爪掘開地面，開口處四周的牆壁塌陷，牆塊碎裂掉出，牠的頭可以自由轉動。狐狸這時已經無聲，如閃電般地溜進去。

在這突如而來的寂靜中，歸來的遊子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他還沒有理解到，自己那兩隻動物在做什麼，但是他的心中燃起一個連自己都無法對抗的愚蠢希望。

不，他想，這條件是無法實現的。即使狐狸成功地殺死幾隻老鼠，這又有什麼幫助？

那匹狼走了過來，臥在他的身旁，舔牠淌著血的前爪。從屋內傳來一陣慌張失措的哀鳴。有一瞬間，狐狸的鼻尖出現在靠近屋頂最高處的一扇門的後方，然後又消失不見。

在橋上的兩位蒙面人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遊子的眼光搜尋著他們的臉，然而，在臉巾之間只有一片黑暗。高大而石灰色的女人依舊一直編織。河裡的水還是凝固不動。

是什麼東西剛才嘶喊出有如殊死戰般的尖叫？是那隻狐狸嗎？從房子的內部傳出一陣地底下的呻吟，然後是一聲刺耳聲，越來越尖銳，像暴風一樣的呼嚕怒吼聲和呼嘯聲，最後是突然停止的好幾聲咆哮。狐狸從牆上的破洞像一道紅色的火焰一樣射出來，急速地向牠的主人跑去，翻個跟斗，繼續跑向空曠的原野，牠在那裡瘋狂地四處咆哮。

那兩個蒙面人慢慢地從肩上取下武器，裝上子彈，從容地對準目標。他們對準那隻狐狸。

不！遊子尖叫，不要對準牠！

他張開手臂，跑入射擊範圍內，站在槍口之前。蒙面人遲疑地垂下他們的武器。他轉過身來。狐狸在他背後，非常靠近他，舌頭伸得長長地急促喘氣，斜倚著頭看著他。牠那綠色眼睛的目光包含有些近似狂妄自大的意思。牠用鼻子碰了一下，將前爪之間的一個小動物軀體翻轉過來。

遊子拿起獵物，仔細地看著。一張黑色、散亂、潮濕的獸皮，空空的，已經冷卻，而且幾乎沒有重量，卻有一些令人震驚的事，不是因為牠現在已經死了，而是因為牠曾經活過，因為牠可能長得這樣：一張細小的三角臉，原始，即使是現在仍然充滿無法理解的惡毒，彎曲的人類小手，有著長長的利爪。如果這是一隻老鼠的話，那麼他從來不曾見過老鼠。

他將那個東西放在張開舉起的雙掌上，向蒙面人走去。狐狸和狼跟隨著他。他們三個停留在石橋之前。

過了很久，那兩個蒙面人把他們武器掛回肩膀上，又過了很長的寂靜之後，兩個蒙面人轉身，踏著沉重而不確定的步伐離開。

遊子目送他們離去，此刻，所有他不再相信將會擁有的希望在內心像熱淚一般突然湧出。他感覺到暖流從骨子裡升起，流入四肢、胸膛、流入咽喉、眼睛。現在，他知道，他的歸鄉才剛開

始。

坐在森林邊緣的石灰色高大女人已經停止編織。她的雙手安靜地放在懷中。那張到此刻為止如影子般陰暗的臉，現在正受到清晨陽光的反射而發亮，她轉過臉朝向晨曦之處。在寧靜的期待中，她朝漸漸發亮的天空望去。從那裡，還在很遠的地方，幾乎只能猜想，然而卻已閃耀在七彩的顏色之中，從陽光中融化出一對已在拍打的翅膀。

那一座我們已經蓋了數百年的橋，永遠沒有完工的一天。就像一隻伸直而沒有人可以握得到的手一樣，橋越出我們邊界的陡峭礁石，礁石之下延伸而出的是無底洞般的黑色深淵。橋拱起之處消失在外面很遠的厚霧中，霧經常從深淵底升起。

如果沒有從對面造一座同樣的橋，這樣的一個建築物是沒有辦法完成的。到目前為止，從未有任何跡象顯示，對面將進行這樣的一個計畫。可能那邊的人沒有察覺過我們的努力。

我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懷疑究竟有沒有對面。那些人在過去的兩百年中建立了一所偏離古老正統教義的教堂，教堂的成員被稱之為**片面者**。起初，那是一個正統教派人士替他們取的一個嘲諷的名字，後來他們自己卻接受了它，從那時候開始，他們帶有一絲驕傲地頂著那個名字。此外，他們的信仰並沒有阻止他們繼續集所有的力量參與築橋的工作，一如我們的道德所規範的。因此，他們今日也不會再像從前時有發生的情形一般受到迫害，而是和其他人處於平等的地位，或是幾乎平等。人們可以從左耳耳垂上一個小的垂直缺口辨認出他們，他們以這個缺口來自認他們的片面性。相反的，其他構成傳統教義派的大多數人自稱為**半吊子**。他們並不懷疑另外一邊的存在，但是知道，是無法抵達另外一邊的。

雖然在我們這一邊的橋從來沒有進展到超過一半，但是橋上的交通異常忙碌。日以繼夜都可以在橋上看到來來往往的交通工具，騎馬的人、行人、轎子和腳伕。若是和另外一邊沒有貿易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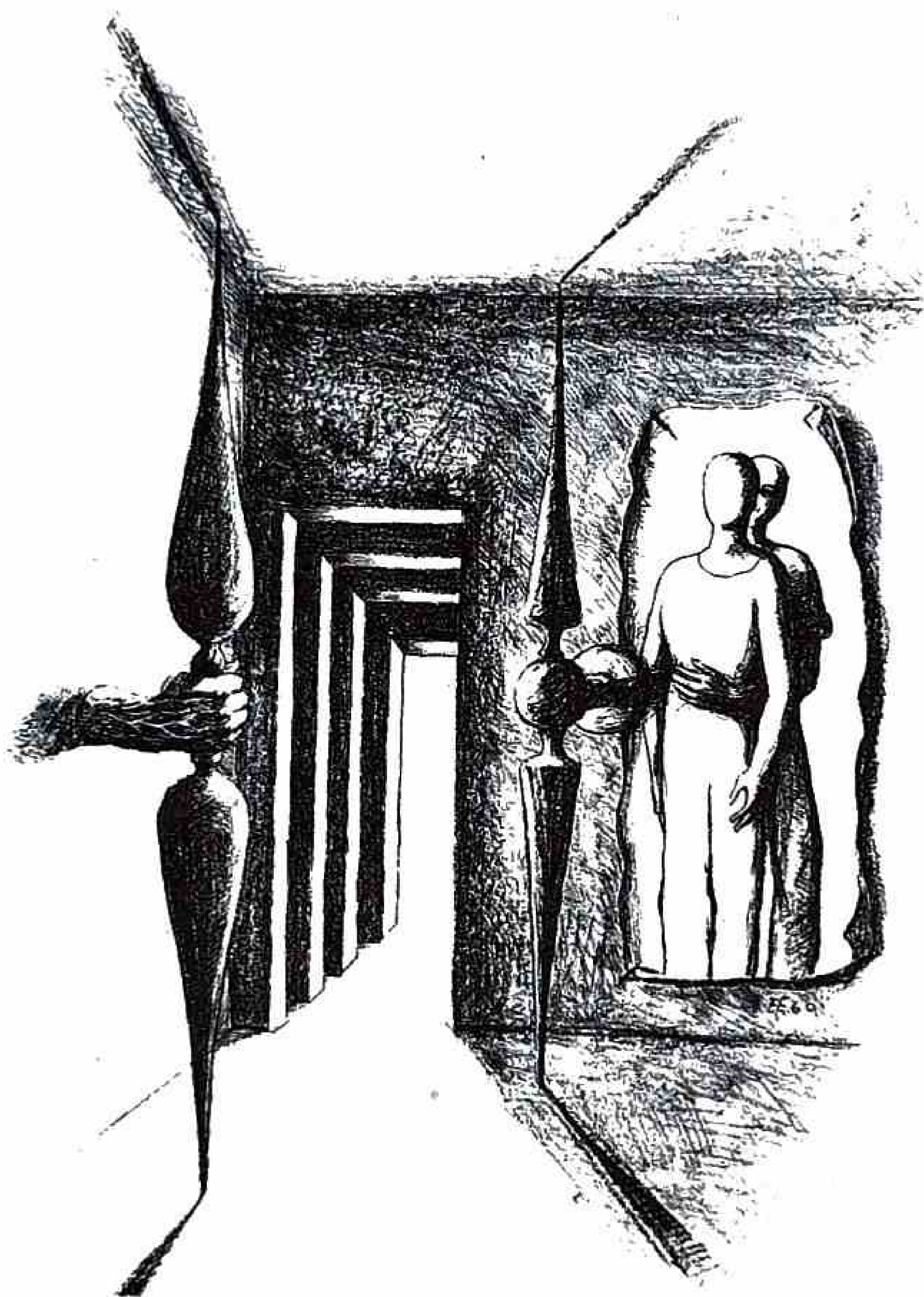
係的話，今日的我們不可能生存，因為所有的藥品和大部份的生活日用品都從那裡來。相對的，我們運送給他們在工廠製造的所有樣式的陶製容器、磚瓦、金屬器具和地板蠟。

陌生人經常很難理解，我們能毫無困難地接受這個對他們而言，似乎是個矛盾的事實，並且容忍它。我們的宗教禁止我們——在這方面，**半吊子**和**片面者**之間沒有區別——懷疑只有我們建造的這一邊的橋才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的歷史中曾經偶爾出現過的狂熱和異端份子會毫不考慮地被帶到我們這一邊橋的末端，被迫繼續走下去。當然他們都掉到深淵裡去。

不是在我們這個地方出生或長大的人或許很難理解，存在於我們和另外一邊的來往交通的先決條件，正是因為我們出自於最深層的信念，認為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嚴重地動搖自己教條的此一基礎，那麼——我們確信此一基礎，而我們所有的聖書也證明這一點——由我們建造的橋會立刻墜毀，我們也會毀滅。因此，旅行經過的人最好閉上嘴巴，不要太頑固地致力研究我們信仰的秘密。否則將會有危險，就像我們自己族群裡的那些異教徒所遭受到的命運一樣。他們將會親身經歷到，我們的橋還沒有完工，我們和另外一邊之間仍有一道深淵。

在結婚時——此一情形並不少見——我們這一邊的兒子或女兒與對面的女兒或兒子的婚禮上，將會隆重地讓來自對面的女兒或兒子知道，我們之間的差異並不存在。存在於我們兩個信仰之間的差異僅僅在於，**片面者**的慣用語是這樣說的：「沒有一處地方是我的來處，因為我來的那

個地方不存在。因此，我誰也不是，所以我接受你成為我的丈夫（太太），」相對的**半吊子**的慣用語為：「我所來之處，我不可能來自那裡，因此我不在這裡，所以我接受你成為我的丈夫（太太）。」藉著這項儀式，當事人便獲得我們國家完整的公民權，自此之後，以真實的人的身份，享有為人夫或為人妻所有的權利和義務。



那是一間房間，同時也是一塊荒漠。光禿禿的牆壁既遙遠又陰沉地在遠方的地平線上隆起。四周除了沙之外，別無一物，山丘接著山丘，無窮無盡地向四方延伸過去。一顆白熱的太陽高高地掛在天頂，或者它是一個燈罩塗上淡藍色琺瑯的燈泡？耀眼刺目的光線吞沒了所有的色彩，只留下白色的地面和黑色的陰影：光線的骨架，耀眼刺目、無法忍受，兇暴可怕，是宇宙間讓人流汗的器具之邪惡光芒。

這間房間有兩個門，巨大的門，引人進入天空的藍色炙熱中，一個在北方，一個在越過地平線的南方。

從北方的門有一條彎彎曲曲，如小小沙漏所構成的足跡通往荒漠的中央。在這裡，有一個人拖著有如蟻步般的步伐前進。他走的每一步都深陷沙中，及於膝蓋，他踉蹌前行，用手當槳划動著。

那是新郎。

他的臉被太陽曬傷，皮膚裂開，滿是水泡，嘴唇因乾燥的唾液而變白。單調而褪色的頭髮像枯草一樣凌亂僵硬地豎立在頭上。他以一種沉悶的耐心不斷地將因為鼻子汗濕而持續不斷下滑的眼鏡推回原來的位置。他的左手拿著一頂老舊凹陷的大禮帽揮動著。身上穿著的婚禮燕尾服，或許在過去相當合身，現在卻顯得太大，後尾垂掛至腳後跟。身上衣服布料的顏色已經變得陳舊，

而且好幾處有破洞。襯衫掉在褲子外面，因為襯衫也變得太寬，每走三步，他就必須將襯衫拉高。有一隻腳穿著一只漆皮鞋，鞋跟已經掉了，另一隻腳則包著一條髒手帕，為了至少能保護腳，免受炙熱的沙灼痛之苦。

另外有一個人走在這人之前二十幾公尺處，或許是個公務員：身穿非常適當的服裝，深色的西裝，深色的帽子，一手拿著卷宗，另一手拿著一把捲得相當緊的雨傘。他的臉有一點蒼白，毫無特殊之處，彷彿擦得相當乾淨。

這兩個漫步者之間的距離慢慢地拉大，而且不斷地拉大。新郎加快腳步，他喘不過氣來，倒下，又再站起來，繼續踉蹌前行，又再一次倒下去。

「請您聽我說！」他叫著，聲調聽起來像個老女人般的高亢和過度勞累，「等一下！我想問您一些問題。」

面無特徵的人應該是有聽到呼叫聲，但是他仍繼續地走了一段路，最後才停下腳步，嘆息地轉身，好像那是一個無理取鬧的小孩的哭鬧，想藉著任何一個理由，嘗試千百次要他停下來。他漫不經心地倚傘而立，專心的看著新郎費力地向上爬過沙丘。

「請您快一點！」他冷冷地說。「您究竟又想怎樣？」

「請您告訴我，」新郎喘息著，顯然是在考慮，他究竟要問些什麼，「請您告訴我，還很遠

嗎？」

他說話時腫脹的嘴唇呈黏稠狀。

「沒有幾步路，」另一個人像先前一樣適切地回答著，「只到那邊的那個門。」同時他用雨傘指著南邊的那扇門。他想要轉身繼續前行，但新郎緊緊地抓住他。

「對不起，」新郎有點費力地說，「去哪裡——剛剛我突然想起——我們究竟要去哪裡？」

「到您的新娘那裡，先生，」另一個人解釋著，可以聽得出來，這個答案他應該已經說過很多遍。他強調每一個音節，而且說得很大聲，像是說給一個重聽的人或蠢人聽的一樣。「我帶您到您新娘的房間。」

新郎張著嘴凝視著他有好一會兒，然後用手敲敲額頭，慌張地笑笑，臉上帶著歉意。他試著發出微笑，同時說：「當我們到達她那裡時，一切就會好轉，不是嗎？她不會因為我不再衣著光鮮而對我提出什麼異議吧？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她，這點她會承認吧？我所遭受的苦應該會讓她對我的愛有信心？她會相信我的，這點我很肯定。她會張開雙手迎接我。」

「等我們到達她那裡時，」另一個人客觀地確認這一點。

「會的，會的，」新郎低語，「很快就會到，很快。因此我選擇了直接的路，只從後面那邊的門通到前面那個門。直接的路是最短的路，不是嗎？每一個小孩都知道。」

「不，」另一個人毫無表情的說，「在中午的房間裡就不是。我一開始就告訴過您，但是您卻不願意相信。每一條繞道應該會比較短。您從來就不注意聽我的話。現在已經太遲了。我們已經走太遠了。」

新郎用乾熱的舌頭舔舔裂開的嘴唇。「我可以和她做我想做的事，」他悄聲說，「她必須毫無異議地接受所有的一切。她是我的新娘。但是，我不會這麼做。我不會對她做出不好的事，您瞭解我的意思嗎？她非常漂亮，非常年輕。完全純潔無瑕，您知道吧。無論如何我會對她溫柔，體貼和周到。我選擇這條直接的路，並不表示我會使她感到意外。我會讓她有從容的時間。」

陪伴者沉默不語，毫無表情地看著遠處的地平線。

新郎注視著從漆皮皮鞋掙脫而出的腳拇趾，然後突然猜疑地問：「我的新娘應該是年輕又漂亮吧？我想說的是——她還一直那麼年輕漂亮，不是嗎？請您完全坦白地說出您的意見！」

「對此我不表示意見，」臉無特徵的人回答。

新郎拭了拭自己的額頭。「是，是，我知道。只是——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幾乎不記得她的長相。坦白說，我甚至認不得這個人。她可以是任何一個陌生的少女。她叫什麼名字來著？老天，我們已經走了這麼久的路。」

「我們從那個門來，」那冷靜的聲音說，「走向這個門去。就是這樣而已。」

「我不明白，」新郎承認說，「我就是不明白，這段路竟然那麼遠。」

「您不會明白的，」另一個人重複說，同時轉身準備要走，「但是，您的新娘還在等著。來吧！」

新郎再一次地抓住他的衣袖。「您究竟是從哪裡知道的？或許她早就不再等待。或者她從來就沒有等過。可能會有什麼麻煩發生。那麼我所做的一切都白費了。我會讓自己變得可笑。」

「這些，」單調的聲音回答，「您將會知道得很清楚，只要您穿過前面那道門。」

「前面那道門，」新郎喃喃地說，「這道門遙不可及，它永遠在我們前面，永遠都是那麼遠……那是海市蜃樓，不是門！」

「胡扯！」另一個人說，臉上不帶任何笑容，「海市蜃樓會出現，又消失。然而，這道門從一開始就在那裡，停留在它所處的位置上，完全沒有改變過。」

新郎點點頭。「是，沒有改變——從那個時候開始，當我出發時——當我還年輕的時候。」

「所以，那不是海市蜃樓，」陪伴者以結論式的聲調說，同時繼續前行。

有好一陣子，那兩個男人並肩而行，但是，漸漸地在兩人之間又出現距離，並且逐漸拉大。新郎又再次呼喊，穿著合適衣服的人又是過了一會兒才停下來，以傘撐著地等他。新郎很明顯地變得越來越鬆散，此刻，他的衣服已經變成身上的碎片，而且似乎也變得更矮、更老。

「那時候，」他急促地吸氣之後說，同時急躁地用只剩下帽沿的大禮帽指向北方的門，「那時我很強壯，您還記得嗎？那時候我是那個跑在前面的人，不是您，您還知道嗎？」

「有時候還記得，」另一個人有所保留地說，「很少就是了。」

新郎固執地搖搖頭。「不，不。那時候您幾乎無法制服我。您要費一番工夫才能趕上我。那時我比您年輕，先生。年輕、強壯許多。我曾是一個魁偉的年輕男人。」

「我，」陪伴者回答，「一直和以前一樣年輕。」

新郎用手擦掉布滿皺紋的臉上的沙。「我記得，」他低語說，「當我們走出那道門時，地上蹲著一位非常蒼老的女人，相當渺小，好像被太陽給曬縮了似的，身上除了掛著一些蜘蛛網般的破布外，別無一物。或許那是她的新娘紗所剩下的東西。可憐的老妖婆！她那下垂的乳房讓我感到噁心，像皮膚的皺紋一樣單薄空蕩。但是那眼神，她看我的那個眼神！我經常不得不想到那個眼神。她有一雙下陷、半盲的眼睛。她向我伸出手，手中握著幾朵乾枯的玫瑰花莖。那眼神讓我想到某些事——或是想到某人。此刻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我只記得，我替她感到羞恥，因為她是那麼老又那麼醜。我從我的鈕釦孔中取出丁香，朝她丟去。她接住它，笑了，一個沒有牙齒的笑。我相信，她對我的禮物感到高興。是的，那時的我真是一個魁偉的年輕人，強壯得像一頭公牛。那時，我想，只要幾步路，我就可以到我的新娘身邊。我很心急。因此，我想走直線的路到她那

裡。」

「快來，快來！」陪伴者說，這時幾乎有點不耐煩。

但是新郎仍有話要說，儘管他須費盡力氣才能表達清楚。「您不認為，」他嘶啞地說，「我們等到傍晚來臨是比較明智的？天氣涼爽時，可能比較容易繼續前進。」

「請你，」臉部沒有特徵的人說，「請好好振作起精神！你把一切都搞亂了。我們目前正處於中午的房間裡。傍晚只有在別的地方才有。您自己看看，在這裡，我們幾乎連自己的陰影都沒有。光源在天頂上，不會改變，也無法改變。」

新郎傷心地點點頭，垂下雙臂，說道：「我走不動了。」

陪伴者無所謂地用他的傘刺進沙裡。「這句話您已經說過上百次。一定要我再一次呼籲您的責任感嗎？有人在等您。您的新娘數著每一分每一秒。她渴望著您，正如一個年輕的女人所能渴望的那般。這對您來說不具任何意義嗎？」

「當然有，當然有！」新郎急忙地保證。

這兩人再度沉默地走了好長一段路，在同樣的光源下，數小時或者數年。

突然間，新郎倒在地上，而且在地上翻滾，從表面已經乾硬的嘴唇中，向天空喊出：「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路途這麼遙遠？我永遠到達不了。永遠不會，我永遠不會看到我的新娘，擁

抱我的新娘。為什麼我不能簡單地告訴她，我渴望得到她，我要擁有她，渴望撫摸她的皮膚，她的身體？」一陣咳嗽侵襲他，他無法繼續說話。

陪伴者毫不同情地等待著，一直到他咳嗽完，然後說：「這些您都已經做過了。這些事您都說過，而且是逐字逐句地記載在文件上。」他用傘輕輕地敲著皮卷宗。

新郎無語地動了一下嘴唇。「但是，為什麼，」他最後結結巴巴地說：「為什麼我在這裡，而不是在她身邊？為什麼我一直走向她，卻無法到達她那裡？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您要求一定要這樣，」另一個人說，向下朝他望去。「已經一再地告訴過您，直線的路是最長的路。您從來就不聽。至少您現在注意聽我說好嗎？」

「好，」新郎翻滾著。他凝視陪伴者良久，然後開始笑，笑聲聽起來像尖叫。陪伴者一動也不動地等著。最後，新郎乾吞口水，低語道：「那麼，很簡單的是數學騙了我？」

「不，」陪伴者說，「在那邊，數學是正確的。」

新郎讓後腦勺沉入沙中，呆呆地望著太陽。他的雙眼灼痛，好像被炙熱的鐵鑿穿似的，然而卻沒有眼淚流出來。他不再有眼淚。他讓沙從指尖緩緩不斷地流下，喃喃地說：「就是這樣了。我放棄。我罷工。我不想要了。我罷工。」

「要有勇氣！」陪伴者說，但卻是毫無同情之意地說。「那邊就是門。只有幾步路而已。」

新郎繼續讓沙從指尖緩緩不斷地流下。陪伴者將他拉起，手臂伸直地將他扶在自己前面，新郎已經變得很輕。他的雙腿在空中晃動，像布偶的雙腿一樣。

「我看不到東西，」他悄聲地說，「我的眼睛沒有了。」

「那您的新娘怎麼辦？」另一個人問。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瞭解。我什麼都不想要。我沒有新娘。從來就不曾有過。從來就不曾渴望過。我從未愛過。從來就不曾存在過。請您讓我安靜。」

但是，陪伴者並不放棄。「您沒有權力放棄您的生存。您只想到自己。但是您已經承擔了責任。身為一個有骨氣的男人，您不能簡簡單單地丟棄責任。」

「骨氣……，」新郎低聲說，雙腳仍然一直在空中晃動，「我自問，為什麼您不接手我的任務？那位年輕的女士會很高興的。她一直都是那麼年輕——無論如何是比我年輕。」

陪伴者放開他。他像一堆破布般倒在沙中。他試著瞇起眼睛去看那個臉無特徵的人，他高大的身影覆蓋著他。

「我們的責任，」他聽到平滑的聲音說：「是不一樣的。」

新郎又在沙中打滾。「義務……，」他低聲說，同時發出咯咯的笑聲，「義務……」

此刻，另一個人第一次有點惱火。「您真的假裝好像與您生命攸關似的。」

「也正是如此，」新郎回答，並傷心地點頭，「是和我的生命有關，以追溯既往的方式來看，您瞭解嗎？我是一個老人，但是我從未有過生命。我所有的一切都被取消了。我被騙走了我的生命，我不知道是被誰騙走的。現在我什麼都不想要。不想再擁有任何東西。對此您無能為力。」

「可以，」另一個人說，「我會揹您走完這最後幾步路。」

新郎喀喀地笑。「最後這幾步路……您辦不到！」

「恕我冒犯！」另一個人說，沒有等待回答就將新郎舉高，抓住他的手臂。新郎一隻瘦削的小手臂環繞在陪伴者的肩膀上，搖晃的老者的小頭靠在他的脖子上。就這樣，他們又走了好長一段路。雖然新郎已經沒有多重，陪伴者的手最後依然麻痺，他讓新郎滑到地上去。

「最後這幾步……」，新郎勝利地發出尖銳的笑聲，「您看，您看！」

陪伴者沒有回答。他用雨傘的把手鉤住燕尾服的衣領，或者無寧說是鉤住還剩下來的東西，然後將新郎拖在身後在沙中前行。

無窮盡的時間又再度過去。

新郎感覺到，另外一個人已經放下他，他嘗試著從一堆碎布當中掙脫出來。

「我們到了，」他聽到那個事不關己的聲音說，「我確實告訴過您，只有幾步路而已。」

新郎使盡最後的力氣，讓自己坐起來，並用力張開眼睛。日光像燃燒的金屬般刺入他的眼睛，

他發出一聲尖叫，然而他自己卻聽不到自己的尖叫聲。

在他逐漸微弱的視線前方晃動著一扇門。門是開著的。視線的缺口處比環繞在他四周帶點霧氣的天空藍顏色還要深一些，在這個缺口處站著一個身材高大、長腿的少女，身上除了輕而薄的新娘紗之外，別無一物，新娘紗從頭頂往下垂，包住她的身體，像淡白色的霧一樣透明。她的臉幾乎是隱藏在這層霧中，但是，更明顯的是她那瘦長的四肢，她的大腿，她小小的胸部，平坦的軀體和兩腿之間的的陰影。她的手中拿著一束玫瑰。

「終於！」她叫道，「我渴望得幾乎快要死去！他究竟在哪裡？他在哪裡？」

陪伴者轉身向新郎，然而，新郎卻費盡力氣將手舉起，把瘦得剩下皮包骨的小手指懇求地放在凹陷、無牙的嘴上。

陪伴者不引人注意地聳聳肩，轉身向新娘。「您的新郎在北邊的門後面等您。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帶您走直接的路去見他。」

「我們走吧！」她叫道，「我們快走。只有幾步路而已，然後我就要和他在一起了。」

她想要馬上出發，卻突然停下來，因為新郎向她伸出手。她不知所措地注視著他有好一會兒，然後從手上的玫瑰抽出一支來丟給他。

新郎的眼睛看向陪伴者，他雙臂交叉正注視著這一幕，此刻輕聲地說：「您們總算見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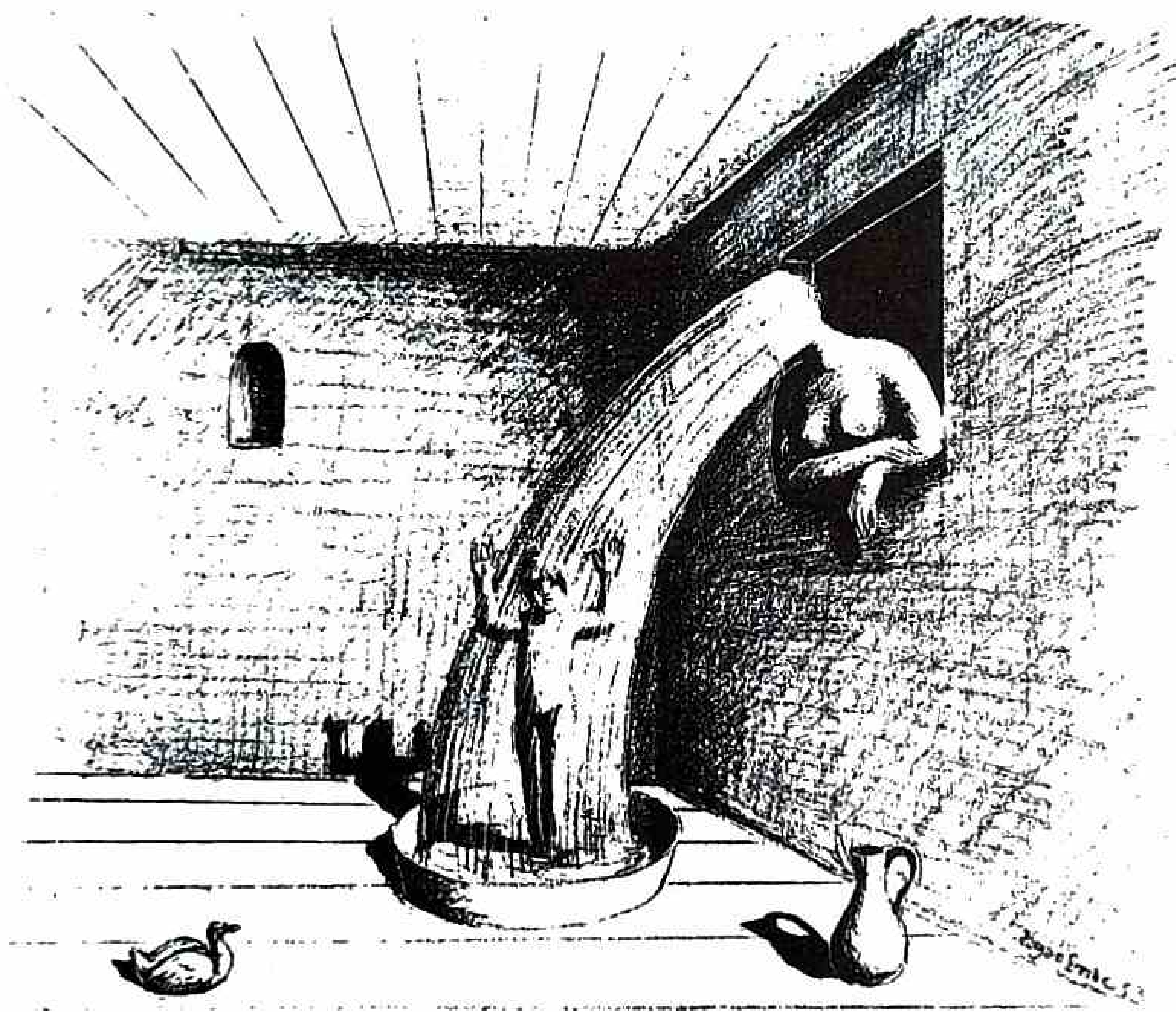
您們曾經不斷地這麼做，也將會一直繼續這麼做。這一切很難一語道盡。」

然後他跟隨少女而去，少女大步跳躍地往荒漠跑去，跑向另一個巨大的立在北方地平線上的門。兩人的身形在沙丘中變得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一條彎彎曲曲，由細小沙坑所構成的足跡。

新郎以發白的眼睛目隨他們而去，同時用手指撫摸著玫瑰。

「她真漂亮啊！」他低語道，「老天，她真漂亮啊！」

當他沉入沙堆時，還喃喃自語地說：「在那邊另一個門後面，她是否會找到我？」



婚禮的客人是飛舞的火焰，它們在彩色的蠟所構成的城堡裡慶祝最耀眼的節慶。透明、彩色的牆壁，塔樓、門與窗在夜晚的大地上向遠方放出亮光。

有趾高氣昂的金色火焰，它們威風地擺動著，有瘦長的銀火舌，它們爆出火花，互相滑行，也有細小的火焰，到處跳躍，還有那安靜的大火柱，它們幾乎靜止不動地處在它們的位置。有些是耀眼的白，其他則是深橘色或紫紅色。還有悶燒的火焰，有著飄浮的煙霧，到處尚可見到非常嚴肅的教堂蠟燭光（如同在每一個重要的節慶上看到的一樣）。總之，數以千計的客人受到邀請參加婚禮，而我也是其中一位。

我們所有的人都靠彩色蠟所構成的城堡來滋養我們火熱的生命，我們以慶祝這個宴會來耗盡它，沒有煩惱，無需顧慮地使用它。首先當然是從綠色的磚蠟構成的巨大屋頂開始融化，滴穿過頂樓既厚又黑的蠟燭柱子，像黏稠的小溪流，流過最高一層樓的大廳和房間。然後那邊的大理石花紋地板也開始融化，會合成彩色的人工瀑布，形成鐘乳石、石筍、淺山洞和絨毛，從寬廣的樓梯向下流去。這棟建築物越是變成液體，客人們就舞得越狂野、越放縱，它們陷入真正的歡樂氣氛，變成興奮的發情的火焰，在歡樂的繞圈火焰舞中飛舞著。很快地，它們手牽著手，用閃電般的速度，結合成長串，跑過大廳和走廊，不久之後，轉變成為漩渦，然後又再度擺動，成雙成對地四處滑行，交錯冒出火花，跳著歡樂的探戈舞和狂舞亂跳。

城堡漸漸溶解成蜿蜒的細小水流、錐狀體和稀奇古怪的洞穴，火焰的盛會漸漸耗盡。當越來越多的蠟製牆壁和柱頂的下楣，樓梯和廊柱的材料轉變成為光和火焰時，火焰就越來越少。一個接著一個熄滅，沉醉和滿足，燃燒直到盡頭。最後，當清晨曙光初露時，只剩下幾位舞者在凝固，多色的蠟海上閃動火光。然而最後這些不倦者也漸漸地萎縮，再一次地繞圈滑行，然後，停止它們的生命。清晨的微風在寬廣平滑的平面上輕輕吹動著白色的小煙旗。至此，婚禮結束了。

我有參加。你們可以相信我：那是在上帝那邊的一個偉大盛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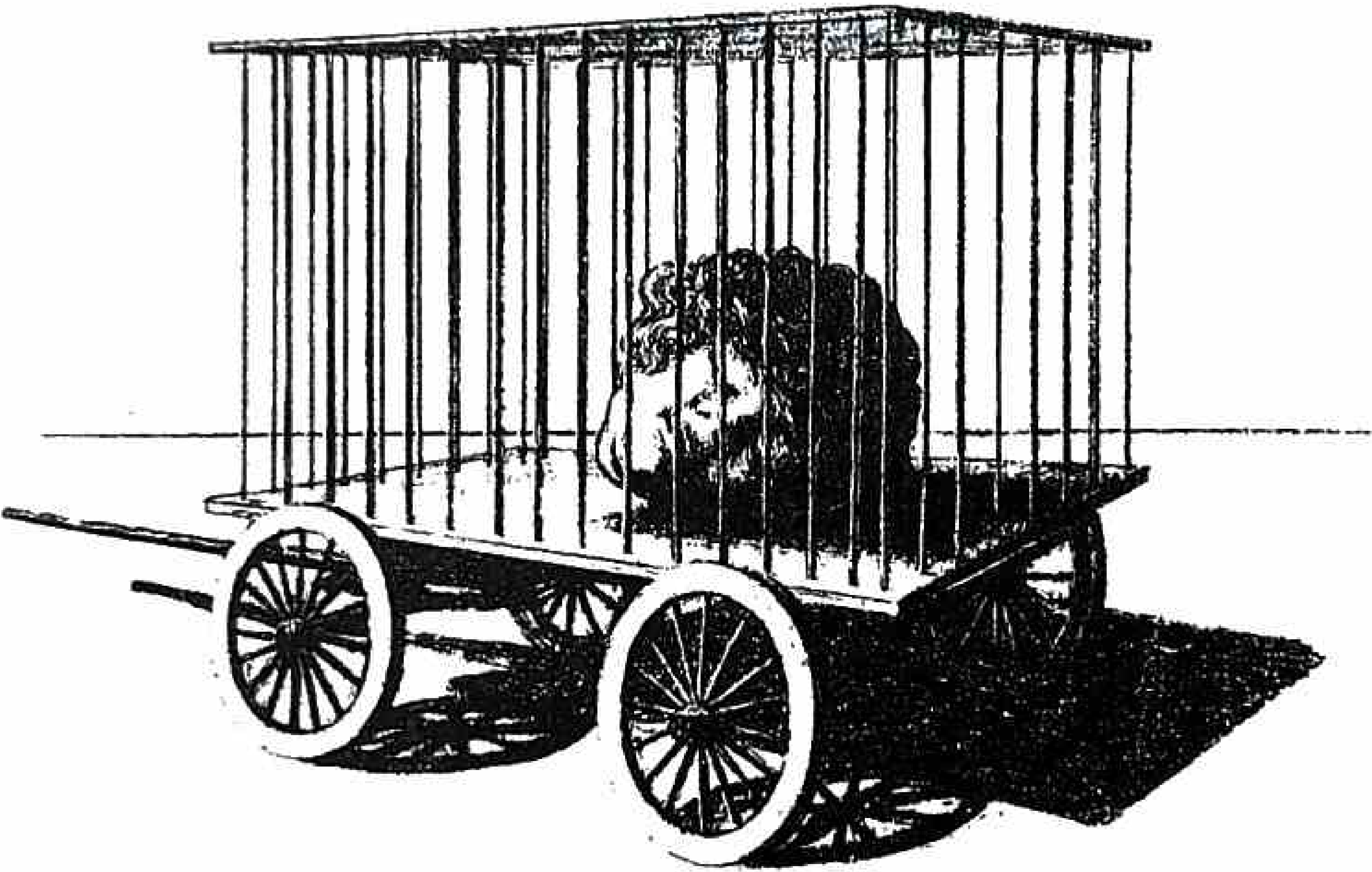
天空中寬廣的灰色平面上，一個溜冰者滑了過去，頭朝下，帶著飄揚的毛圍巾。他可以那麼做，因為天空結凍了。

人群流著鼻涕，張著嘴巴，從地球上注意看著，手指朝上指著他，有時會鼓掌，如果他成功地作了一個特別困難的跳躍時（當然是後空翻）。

他以大彎曲和迂迴的路線滑行，經常都是同樣的形狀，一直到他滑行路線的痕跡出現在天空為止。痕跡顯示出那是字母，或許是一個急切的訊號。然後，他滑開了，消失在遠方的地平線之後。

人群向上凝視天空，但是沒有人認識那字母，沒有人可以解開那字跡。慢慢地痕跡消失，天空又再度只是一片寬廣的灰色平面。

人們散去，回家，很快地就忘記整個事件。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此外，誰又知道那個訊息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這位先生僅僅由字母所構成。當然是由許多字母，由天文數字那麼多的字母所構成，但是也只有字母而已。

身邊那一位是他的女朋友。她，顯而易見的，是個血肉之軀。而且是怎樣的血肉之軀啊！光注視她的身軀就是一項莫大的享受——更別提去觸摸了。

現在，這兩個人正走向一年一度的市集。當他們在船形鞦韆和巨形轉輪上時，一切都還不錯。不過，後來他們來到一處射擊攤：坦白說，這是一處相當奇特的射擊攤。

考驗你自己！這樣的字眼高高地掛在攤子上方。接著可見到射擊規則。一共只有三條：

一・每一發保證命中一個目標。

二・每命中一次目標加送一發。

三・第一發免費。

這位先生一隻手擁著他女朋友的腰部，同時留心地讀著這些規則。他想要快速地繼續往前走，但是她卻催他去試試這值得一試的遊戲。她想看看，他到底會些什麼。

但是這位先生不願意。

「為什麼不呢，親愛的？有什麼困難嗎？」

困難的是，必須向一個不尋常的目標射擊，也就是向自己射擊，換句話說，必須向一面金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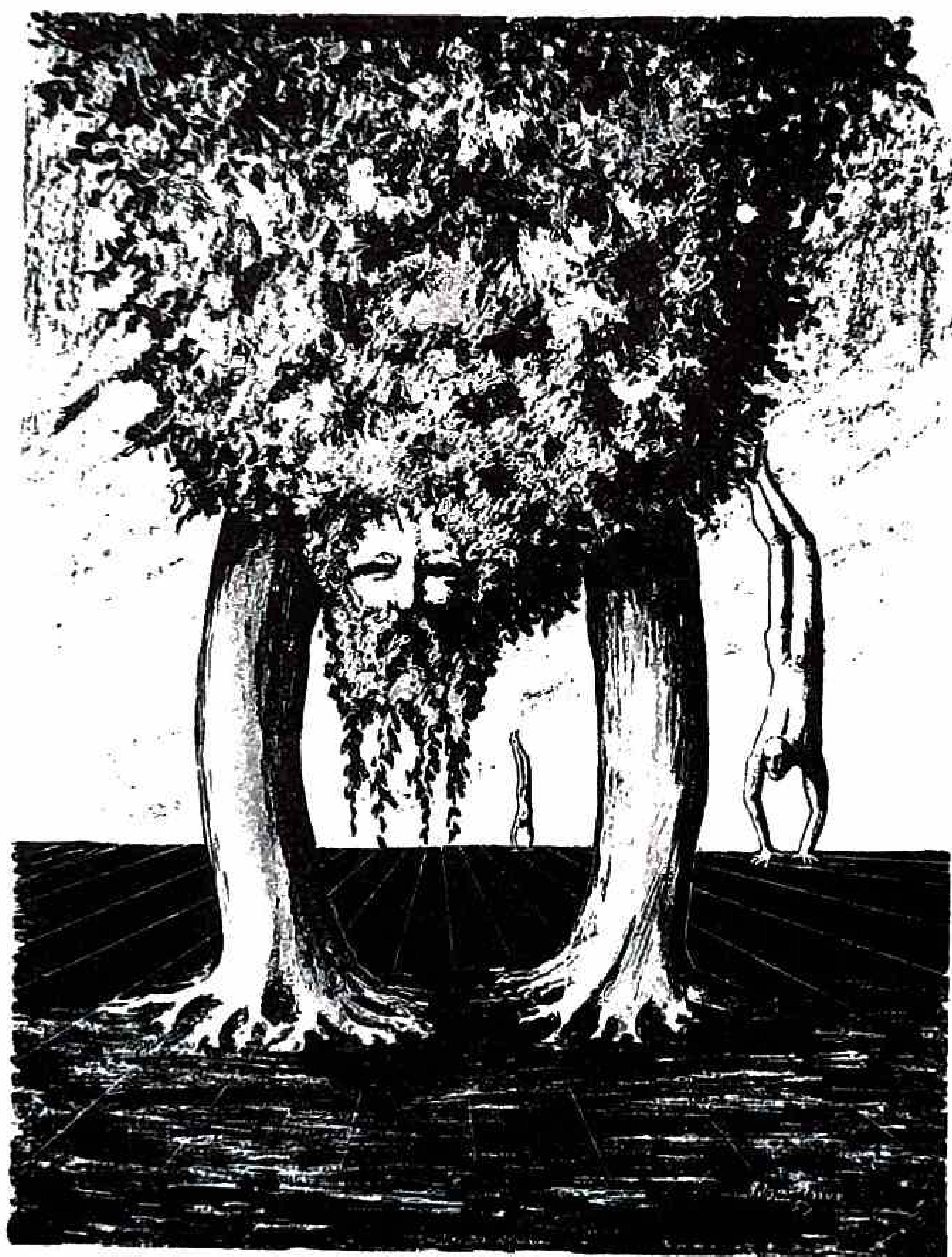
鏡子中的自己射擊。這位由字母所構成的先生覺得自己真的不夠真實到，可以用如此大膽的方式去分辨真實的他與鏡中的他。

「不是你射擊，」最後他的女朋友生氣地說：「就是我離開你。」

他搖搖頭。他的女朋友就和另外一個人走了，是個肉販，一個知血肉為何物的人。

這位先生留在原地，望著她的背影。當她從他的視線消失在擁擠的人群中時，他漸漸碎裂成一小堆古體字的大小寫字母，擁擠的人群踐踏走過這些字母，踢散這些字母。

其實他應該可以射擊得很好的，不是嗎？



事實上，那是和羊群有關，不過，我們人類也必須躲起來，因為如果不遵守交出所有羊群這個嚴苛的指示，那麼簡直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甚至只要知道羊群在哪裡，而不檢舉報告，就會有生命危險。

為什麼要以如此嚴厲的措施逼迫人們交出動物，我們並不是相當清楚，因為好像不是所有被送交出去的羊就會被立刻宰掉。對肉類這麼大的需求，甚至是對羊肉的需求並不存在。交出的動物最多只有一半的數量被宰掉，另外一半怎麼處理，是先被關在柵欄內或被送到國外，我們當中沒有人知道。剛開始的頭幾天，由於我們都不瞭解整個行動，有關細節的部份，我們便發展出相當離奇的推測。

無論如何，我們都很高興替我們的羊找到這座空蕩蕩的大廳。我的太太漢娜認為，它以前應該是一個大停車庫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則持相反的意見，認為這棟建築物只可能是一座市集大廳。原則上，這兩個意見都無法證實。那些沿著牆壁放的低矮板箱，也就是我們將羊趕進去的地方，既不證實我太太的想法，也不能證實我的。

人家說，在這樣的情形下，沒有什麼比等待更難。我無法證實這種經驗。我們的心情反倒是愉快，近乎幼稚的。人們圍成大大小小的圈子，激動地談論著。也有些人獨自或成雙成對地在大廳裡來回散步。雜亂的聲音中經常可以聽到笑聲。是的，真的，我們大笑，我們覺得屠夫們圍著

染有血跡的圍裙，成群地在城市裡找尋被藏起來的羊群，甚至在鄰居家裡進進出出，卻沒想到要到大廳去找，這一點讓我們覺得很開心。我們其中有些人甚至對那些屠夫明顯萎縮的嗅覺發表嘲諷的言論。

最後，我們甚至相當有把握，敢把羊放出板箱之外。羊群們不知所措又有點心慌意亂地佇立在四周，讓我們看。偶爾會有隻羊咩咩地叫。然而，這卻使我們有點擔心。不久之後，當我們看到屠夫們從鄰居家裡趕出大約十隻羊，將牠們趕上早已在那裡等待的貨車時，一剎那，我們愉快的心情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快速地將羊兒再度趕入板箱中，小心翼翼地將箱門關上。外頭那輛貨車費力地調車頭，發出許多轟鳴聲，最後終於開走了。

最多只過了半個鐘頭的時間，那部貨車再度駛回，直接停在我們大廳前。大門被撞開，我們看到幾個屠夫從貨車上覆蓋著帆布的地方跳下來。屠夫們一邊發出呼喝的聲音，一邊從貨車上拖下血跡斑斑的大肉塊，肉塊大到必須二到三個人共同扛在肩膀上，才抬得下來。我不知道這些肉塊是來自哪一種動物，或許是大象或長毛象，無論如何，絕對不是羊。

這幅景象還是令我們震驚，但是當我們看到屠夫們打算將血淋淋的貨物拖進大廳時，我們更加驚愕不已。原本規律的呼喝聲很快地變成一種單調的節奏，有兩句，一再地重覆，屠夫們的腳步隨著這單調的節奏移動：

拿犧牲品來！帶犧牲品來！
誰不帶犧牲品來，誰就成為犧牲品！

我們所有的人漸漸加入這節奏，卻懷著愚蠢的希望，希望能以這種方式向屠夫們證明，我們是善良又帶著良心遵守著一般的指示。但是在這同時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怕藏在板箱中的某一隻羊可能在這個節骨眼開始咩咩地叫。我們越唱越大聲，為的是要蓋過羊群可能洩漏的聲音，幸運的是，羊群們出人意表地安靜，似乎牠們也意識到情況的危急，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扛著肉塊的屠夫隊伍——這時，屠夫的數目變得可能比從貨車上下來的還要多出許多——他們以緩慢、列隊行進的步伐朝著我和我太太漢娜站的地方走來。我將我的太太拉向一旁，正當我將臉扭開時，我發現我們身後的那一道牆，就位在兩個板箱之間，有一道敞開的門，似乎往下通到一個地下室。屠夫們向這道門走去，一個接著一個，帶著他們的貨物，消失在深處。

沒有人回來，我覺得很奇怪。隊伍持續移動，看來只朝一個方向，只從大廳前的貨車到地窖的門。這件事是如此地吸引我，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無法將眼光從身旁經過的屠夫身上移開。我告訴自己，他們應該是從另外一道門回到地面上，於是我試著記下某一張臉的模樣，以便在下一個隊伍中再度認出，令人氣惱的是，我的近視卻造成麻煩，儘管我戴著眼鏡，瞇起眼睛，

他們的臉卻模糊不清。我很難解釋所發生的事。就像我們這兒的人所稱的，我突然得了**羊眼症**，因為眾所周知，羊，特別是當牠們感到害怕時，會看不清楚東西或者看到雙重影像。

一股令人無法忍受的緊張情緒籠罩著我，我轉向我的太太，希望從她的表情看到一絲的安慰或鼓舞。但是，在這時候，她已經走開，她大概無法繼續注視著這些屠夫。

我強迫自己保持表面的鎮定，大聲唱著屠夫們的歌，漫步於我們這群人之間。這個大廳的兩邊各有一個側廳，在側廳裡，有那麼一瞬間，我終於看到漢娜衣服上棕白色的方格子發出亮光。我急忙趕到她身邊，看到她正和我的老母親在說話，母親坐在她面前一張小小的摺疊椅上。

「你在這裡呀！」我氣喘呼呼地說。

她抬頭看了我一下，向我點頭微笑，之後再度彎腰與我母親低聲交談。

我回頭看。屠夫們依舊不停地前進，依然唱著他們的歌，拖著他們可怕的貨物。在門的那一邊，就是我和漢娜先前站在一起的那個門邊，站著漢娜，她一直還站在那裡！雖然她背對著我，但是我認得她棕白色格子的衣服，她那頭閃著紅光的頭髮，她的身形，她的動作。她的兩隻手臂像跳舞一般向側面高舉，掐著手指打著拍子，伴隨著節拍輕輕地擺動。

我嚇一跳，突然轉身。站在我前面的也是漢娜，依舊彎身與我母親說話。

我緊緊地抱住她，將她拉高。

「你弄痛我了！」她說。「這是幹什麼？」

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手臂伸直指著站在那邊的另一個漢娜。但是，手腕被我緊緊握住的漢娜似乎無法理解我受到什麼樣的驚嚇。她注視著我，有點惱怒地搖搖頭。她的臉對我來說好像一塊白布。

「真的！」我聽到我母親說。那麼她也看到我所看見的。

接著發生我最害怕的事：那邊的漢娜轉身，好像在找我一樣，快速地向我們這邊走過來。當她看到另一個手臂尚被我緊緊抓住的自己時，停住腳步，伸出雙手，充滿笑容地叫道：「亞娜，是妳嗎？」

這兩個人好像多年不見，再度重逢的老朋友一般握著手。這就好像兩人之中的任一人在看著鏡子：兩塊完全相同的白布。

我想要尖叫：不，不，這不是亞娜！這是妳自己！——但是我的膝蓋卻不聽使喚，我的四肢跪了下去，咩咩地叫著！——咩咩地叫著！

兩個女人半猶豫半懷疑地互相注視著。她們的手分開了。

屠夫們中斷他們的歌唱，而我看到他們是如何在龐大肉塊的負荷下，駝著背，低著額頭，斜著眼向我們看過來。

先生和太太想要去看展覽。兩人打扮得很優雅，懷著高興的心情又充滿期待。

展覽的場地是一座沒有窗戶的大型建築物，入口處的前面有一塊像停車場的小綠地，一塊被踐踏過，而且滿是狗糞的草地，右邊的角落則被瘦小的樹圍繞著。通向入口的路上豎立著幾個排成兩排的水泥骰子，大約像路邊的小報攤那麼大。每一個骰子的正面都有一個低矮的，可推動的小窗戶，窗戶上方寫著：入場券。

當先生走到最近的一個骰子站，從窗口往內看時，太太則坐在一張長椅上。骰子站裡面坐了一個胖得離譜的禿子，穿著吊帶褲，正張著嘴睡覺。先生起初小心地敲著窗戶，後來則是越來越用力地敲。胖子醒了過來，擦掉下巴上的口水，打開小窗戶。

為了能說得清楚一點兒，先生必須把腰彎得很深。

「請給兩張全票。一共多少錢？」

胖子若有所思地向前看。點了幾下頭，最後關上小窗子，又睡著了。

先生等了一會兒，但是因為胖子沒有再醒過來，於是他向太太做了一個稍安勿躁的手勢，又走向下一個水泥骰子站。

在這裡，他看見站內有一個女人坐在椅子上睡覺。這個女人胖得幾乎快整個塞滿站內狹小的空間。先生在思考，她究竟是如何從門進出的，因為他發現，水泥骰子站根本就沒有門。那個小

推窗似乎是唯一的通口。

他敲敲窗戶。過了一會兒，站內的女人醒過來，打開窗戶。

「請給兩張全票，」他說。「一共多少錢？」

「好，」她懶散地回答。

他等著。

站內的女人關上小窗戶，又睡著了。

先生不願意那麼快就氣餒。下一個骰子站內坐著一位同樣胖的年輕男人，再下一個骰子站內則是坐著一位也不算瘦的老女人，穿著襯裙，稀疏的頭髮上網著一個髮網。這兩個人在聽到一陣頗長的敲窗戶聲音後才醒過來，打開他們的小窗戶，聽到問題，點點頭，關上窗戶，然後又睡著了。

這位先生很有耐心地從一個骰子站走到另一個。除了巨大的肥胖之外，坐在窗戶後方的人彼此之間並沒有相似之處。

在最後一間骰子站內坐著一個小孩，一個大約六歲或八歲的小女孩。從她的年齡和肥胖程度來看，她幾乎比其他所有的人還胖。那張浮腫的臉顯得有如生麵團般的蒼白，暗淡的頭髮上打了一個粉紅色的蝴蝶結。

一如先前其它幾個骰子站一樣，先生正準備要敲窗戶時，他看見一張貼在玻璃內部的紙條。

別說，你要什麼！

問我，我缺什麼！

先生向他的太太招招手，要她過來，兩個人研究著這張以孩子生澀的筆跡和色澤不清晰的墨水筆所寫的指示。

太太嘆了一口氣。

「這年頭日子還真不好過。」

「是啊，是真的不好過，」他說：「或許正是因為這張紙條，參觀的人才會這麼少。自從我們到這裡後，除了我們之外，我沒有看到半個人。」

他敲敲窗戶，臉色蒼白的胖小孩醒了過來，將小窗戶打開。

「難道沒有門可供你們進出嗎？」先生問道。

「沒有。」小孩答道，一下子紅了臉，好像是承認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一樣。

這時太太加入了談話。

「那麼，骰子站是圍著你們而建的囉？不然你們怎麼進去的呢？」

胖女孩難過地點點頭。

「骰子站是圍著我們而建的。但是卻沒有想到，我們都還會長大。其實我們是一家人，雖然別人也許看不出來我們是一家人。」

「可是你們不能彼此互相交談！」太太滿懷同情地插嘴說道。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小孩表示，「並不是因為我們可能會一直吵架。最糟糕的是，雖然我們確實是售票員，但我們自己卻永遠不可能進入看展覽。如果不是我們，根本就沒有人可以進去。」

「這對你來說，有那麼重要嗎？」太太想要知道。「我的意思是，你還那麼小——或者不管怎樣年紀還很輕。你認為，你看得懂全部的東西嗎？」

「看得懂……」孩子聳聳肩膀，「我只是想知道，裡面有什麼可看的。」

「等我們出來時，」太太建議說：「我們可以說給你聽啊。」

小孩感激地看著她。

「不過，」先生表示，「我們當然要先進去。我們需要兩張門票，不是嗎？」

「沒錯，」小孩一邊說，一邊又已經顯得非常想睡覺。因此男人趕緊又說：「如果你可以自由走動的話，你想做什麼？」

「我想進去，想查明白，為什麼我們會被關著坐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可以自由走動的話，你就不會被關在這裡，也就沒有理由想進去了。」

胖小孩驚訝地看著這位先生。

「對啊！」小孩自顧自地說：「那麼我還是可以好好地坐在這裡。這一點我怎麼沒想到。」

「你看吧！」太太說道，說完友善地微微一笑。「請給我們兩張門票！」

「另外再給我們一本目錄！」他急忙地補上一句。

「兩張全票……一本目錄，」胖小孩熟練地重覆著。「票在這兒，請拿去。」

小孩將兩張入場券和目錄推出窗外，關上小窗戶，沒有收錢，然後一臉滿足地睡著了。

先生和太太彼此對看一眼，同時如釋重負地嘆口氣，然後穿過入口的大門，走進那棟沒有窗戶的建築物。門的上方立著以斗大字母拼寫出來的展覽主題：**物體**。

在第一個房間，他們看到對面有一隻羊，一隻站在牆角，頭垂下來，耳朵也垂下來的羊。

先生查閱目錄，找到標題——**羊**。他小聲地把這標題念出來。

「牠看起來幾乎像真的，你不覺得嗎？」太太害怕地問。

羊輕聲地、悲傷地咩咩叫。她抓住先生的手臂，悄聲地說：「我們趕快繼續走吧！」

在下一個房間，他們看見一個玻璃櫃，裡面斜放著一支掃帚。男人再度查閱目錄，找到標題——**掃帚**。他再次小聲地把這標題念出來。

太太繞著玻璃櫃走一圈，從各種角度觀賞這件展出品。

「這就對了！」最後她說道，一邊充滿信心地點頭。

隔壁的房間鋪滿深至踝骨的沙漠的沙。當然作品的主題是**沙漠的沙**。

他們步履沉重地走過去。

接下來的一個房間內，他們看見一具**燃燒的火把**，標題是燃燒的火把，火把和斧、鉞一起被安置在一座台座上。之後是一張標題為**網**的長網，網子斜著橫亙在整個大廳。接下來的房間內立著一座主題為**立鐘**的立鐘。

在這裡，先生和太太遇見另一位參觀者。他是先生的同事，誠摯地向兩人問安。他帶著一隻活生生的龍蝦，他把龍蝦像個礙事的東西一樣，夾在左手臂下。

起初三人說著一些場面話，之後這位同事出其不意地問：「這次的展覽你們覺得如何？」先生和太太互相交換了一個不安的眼神，喃喃地說了一些「還沒有最後的結論」以及「才剛來」的話。

那人打斷他們的話。

「我很遺憾，」他毫無顧忌地大聲說：「真的很遺憾，我必須坦白地說，面對這類的藝術，我不知道要從何開始。我覺得，這是一種無理的要求！」

「藝術？」男人非常驚訝地問：「這是一項藝術展？」

那位同事同樣是一臉驚訝地看著他。

「怎麼，難道不是嗎？那麼我完全走錯了展覽場！但是這裡的展覽到底是什麼？」

接著出現一段尷尬的短暫空白，之後只是為了引起話題，先生問起那隻龍蝦，問他的同事是否要把龍蝦煮掉。

「不，不！」那人幾乎惱火地回答，「幾天前，這隻小動物跑來我這兒，但是不准我把牠留在家裡，因為我太太威脅說，只要我將牠留在家裡和她單獨在一起，她就要將龍蝦丟出窗外。她堅稱這一隻無害的動物會破壞我們家的沙發。這當然是一個站不住腳的指控，這指控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破壞我的樂趣。你們知道我太太那個人！不管怎樣，現在我被迫要將龍蝦一直帶在身邊，當然這不是個長久之計。」

先生和太太對這位同事就所引起的不幸遭遇表示惋惜，並且希望所有的事情很快會好轉。隨後他們和那人互相道別，又繼續他們的參觀行程。

他們十分用心地參觀一個木造的鴿舍，作品名稱為**鴿舍**。他們也在一束炸藥棒前停留甚久，那一束炸藥棒是由油紙包紮，用膠帶捆在一起。幾條不同顏色的電線將那束炸藥和一個正滴答作響的鬧鐘連接在一起。根據目錄，這個作品名稱是**定時炸彈**。

「不錯，」太太有點不安地說。她的先生則是發出「噓！」的一聲，同時向剛進來的數名參觀者看了一看，因為他覺得，這個判斷有點不太適合。

在下一個房間內他們看到牆上用紅色的字母寫著綠色。令人驚訝的是，這一次的作品名稱不是如這位先生所推測的綠色，而是**字母**。

「很獨特，」他自言自語。

她點點頭，補充說道：「但是很恰當，不是嗎？」

之後他們來到一個散發出令人嘔吐的臭味的房間，裡面有一個裝滿魚眼睛的大型容器。作品名稱，可以想像得到，是**魚眼**。

太太無法忍受臭味，於是他們迅速地往前走。

在下一個房間的中央，一座木製的台座上立著一個白鐵罐。那是一個相當平常，圓柱形，四周都無空隙的白鐵罐，標題為**白鐵罐**。

台座之前獨自站著一個小孩，靜止不動地觀賞著。

「小朋友，」太太以母親的口吻問：「你走失了嗎？」

她彎身向他，有點吃驚，因為那位小孩有著滿臉黑色的鬍子。簡短交談之後，才知道，他是一位極富盛名的評論家。

「這件作品，」評論家說，同時以一根細小的手指指著鐵罐，「是一件大師級的作品！」

男人不願平白放棄增長見識的機會，於是問道：「您是根據什麼樣的標準來評定一件作品？」

「首先，」長滿鬍子的評論家說：「我自問，藝術家想要傳達給我什麼。然後我再決定，他所使用的方式是否適合這項傳達。這個整體無縫的鐵罐表達出，任何一種通訊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內部的東西無法向外透出，外面的任何東西無法進入。藝術家以一種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方式告訴我們，我們沒有傳遞訊息的機會。這一種表達的方法完全令人信服。」

「難道沒有任何矛盾嗎？」男人鼓起勇氣，小心地提出異議。

「當然有！」評論家被激怒地回答，「否則它不會是一件藝術品！」

「那麼它確實是一項藝術展囉！」太太說。

評論家氣惱地向她望去，但很快地克制自己，回答說：「這完全不相干。」

先生和太太感謝他的重要啟發之後很快地繼續走。在下一個房間，他們看到一根主題名為**枴杖**的枴杖，旁邊還有一個蛋和一片枯萎的葉子，標題分別是**蛋**和**葉子**，不過他們卻無法以剛才所學的應用到這上面來。他們也無法從一個標題名為**望遠鏡**的重黃銅望遠鏡，看出作品的意義。

他們有點氣餒，意興闌珊地走過其餘的的展覽作品。有一次，他們還停留在一條鞭子的前面，

鞭索圍繞在短柄上。這件作品的名稱叫**馬戲團鞭子**。他們在這裡也看不出潛在的訊息。

「走吧！」先生說，「我覺得，這裡好像某個地方失火了。」

他們所身處的房間真的在一瞬間充滿濃煙。很快地來了兩個穿白色罩衫的醫生，嘴巴和鼻子前面戴著消過毒的口罩，急速地從濃煙中出現。兩個人以單架抬著一個制服正在冒煙的消防隊員。他的左腳從膝蓋以下被扯斷，沾滿血跡的紗布包裹著斷掉的左下腳。

先生和太太以手帕捂住嘴巴，奮力地向出口奔去。他們到達出口時，鼻子上混雜著汗跡和煙跡，眼睛是紅的，他們的衣服到處是被燒過的破洞，頭髮略微燒焦。

他們停在胖女孩的骰子站前，大口大口地吸吐空氣。胖女孩打開小窗戶，先生詢問先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個炸彈爆炸了，」小孩說，「難道您沒有聽到爆炸聲嗎？」

「我們什麼都沒有注意到，」先生說。

「這倒奇怪，」太太補充說，「難道戰爭又再度爆發了嗎？」

「還沒有，」小孩有些老成地解釋，「先前只是對總理農古的一項暗殺行動而已。」

「原來如此，」先生說，一邊用骯髒的手帕擦拭被濃煙嗆到而淚流不止的眼睛，「我一點都不知道，他在這裡。」

「他也不在這裡，」胖小孩回答說，「謝天謝地！他此刻在卡郎—愛爾—簇爾會議。」

「原來如此，」太太說，「那麼，後來就沒有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幸好沒有，」小孩回答，「只有一個郵差，他被炸到空中去。不過，這當然只是一項疏忽。」

「是個消防隊員，」男人說。

「不，是個郵差，」小孩堅持地說。「不過，是他自己的錯。他應該將信件運送出去，而不是在這裡閒逛。因此，他的死被視為無效。」

說完話後，胖小孩關上小推窗，又繼續睡覺。

「為什麼我們要向這個小孩報告有什麼可看的呢？」太太有點惱怒地問。「反正她知道的比我們還多。」

他們走過那棟沒有窗戶的建築物，入口處還冒著濃煙。兩個醫生站在牆壁旁邊，敲著牆壁，用聽診器在聽。

「奇怪！」其中的一個人一邊說，一邊將插塞從耳朵取出來，「爆炸在牆的內部緩慢生長著，但是好像不停地繼續著。」

另一個人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道：「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橫向效用。」

先生和太太陷入沉思地往回家的方向走去。過了一會兒，他說：「那是個消防隊員。我十分有把握。」

她同意地點點頭，他繼續說道：「為什麼他們讓我們今天這麼難過？」

她挽著他的手，將被煙燻黑的手指與他的手指交叉握著，突然一股無法解釋的悲傷湧上心頭，她說：「或許根本就不是衝著我們。他們一定不是惡意的。不過，你是對的，他們不應該做這些事情。」

年輕的醫生被允許坐在診療室的一個角落裡，觀察診療過程，然而他被叮囑要記住絕對不要和那位女病人交談，或是以別的干擾方式引起注意。年輕的醫生苦思冥想地觀察一項設備，這項設備的意義他卻無法看出。

那是一張類似牙醫師或理髮師所使用的椅子，只有一個差別，就是在椅子的背後有一根鍍鎳的棒子，垂直固定在診療室地板與天花板之間。椅子就在這根棒子上持續地上下滑動。

坐在椅子上的女病人是一位老婦人，非常的胖，臉化妝得像麵粉一樣白。她以一種瘋狂的方式將各式各樣的食物不停地塞入自己的嘴巴，食物則放在她面前的一張可移動的儀器桌上：蛋糕、肉塊、香腸、羊蓟和小塊的煎魚。每咬一口，那張椅子就像被彈射器射出一樣往上升，然後伴隨著蒸汽喧囂聲再下降。咬得越大口，老婦人的椅子就飛得越高，好像她吃這些食物不會變重，反而變輕似的。

由於診療室內除了他和坐在椅子上的老婦人之外，沒有其他人，而短時間內大概也不會有人進來檢查，年輕的助理醫生儘管被絕對禁止，最後終於鼓起勇氣小聲地問：「您接受這樣的治療目的何在？」

在老婦人聽到他的問題，暫時停止活動之前，他必須重複問題好幾次。

老婦人費力地轉向坐在身後的他，說道：「我得了累進的重力症。只有不停的吃才能減輕我

的症狀。如果我停下幾秒鐘的時間不吃的話，就像現在，那麼我的體重就會快速地增加。那是地球重力的干擾，您懂嗎？幾個鐘頭的飲食節制會導致我的骨架在肌肉重量的負荷下崩裂。不停的吃讓我反感，但只有不停的吃才能減輕我的症狀。」

她好像錯過了什麼似的，很快地吞下一口食物，那一張上下彈跳的椅子又重新開始上上下下。

「您在這裡會得到幫助的，」年輕的醫生喃喃地說，「您很快就會好起來的，您等著看吧。」

儘管她有著明顯的痛苦，但是他對這一位胖女士卻無法燃起同情之心，這一點讓他感到難過。

由於她沒有回答。過了一會兒，為了更仔細地研究這項設備，他站起身來。接近地板的地方，就在鎳棒和可移動的椅子的背面之間，有一項裝置特別吸引他的注意力。那是一個相當大的玻璃製汽缸，在汽缸內部，就如同打氣筒的內部一樣，有一個隨著椅子的節奏而上上下下的活塞，可能是為了阻止椅子落下時的強大撞擊。在這個玻璃管子的裡面坐著一隻動物。

年輕的醫生無法辨別出這是一隻什麼樣的動物，不過，毫無疑問的，那是一隻他所見過最醜的動物。好像一隻特別巨大的蜘蛛，因為牠是由一個圓形的軀體、濃密的黑長毛，以及相當靈活的肢體所組成，然而，肢體卻不像昆蟲類一般堅硬，也沒有以關節來分段，反倒是像章魚的爪一樣完全的柔軟。每當這隻動物受到呼嘯而上的活塞衝擊時，牠那無數的肢體便充滿痛苦地蜷曲在一起，繞成一團。即使是半失去知覺，依然屢屢嘗試要從這個可怕的監獄逃出去，然而卻找不到

任何出路。

年輕的醫生觀察這隻受虐待的生物有好一會兒，並且反覆思考，藉由這隻生物的痛苦來減輕病人的痛苦其必要性何在。這並非這隻動物激起他的同情心，純粹是個人的因素——畢竟牠太可怕了——然而他基本的認知，客觀尊重每一種生命生存的權利，不管生命是以何種形式表現出來，此種認知讓他厭惡所有不必要的折磨。由於找不出任何理由去看著這隻動物遭受如此的折磨，最後他對牠燃起憐憫之心，正因為牠是那麼的醜。

「停下來！」他突然對胖婦人叫道，胖婦人這時仍然一口接一口不停地吞嚥食物。「拜託您趕快停下來！」

但是婦人似乎沒有聽到，或許她根本就不想聽，總之他的話沒有引起絲毫的注意，她還是像瘋了一樣塞滿一嘴的食物。

這時，年輕的醫生突然發怒。隨手抓起一件剛好在他伸手可及之處的鍍鎳器具，重擊數次，將玻璃汽缸擊碎。椅子立刻停止不動，但婦人這時尚未察覺到。嚼著滿嘴食物的婦人只是向年輕醫生從眼角處投射出譴責的目光，卻沒有停止進食的動作。

在這同時，那隻像蜘蛛的動物已經向門口跑去。年輕的醫生打開門，任由牠溜出去。剎時間他意識到，由於自己衝動的行為，他必須考慮到會接受應有的處罰，但是並不是這個想法迫使他

迅速離開診療室。而是突然一股他無法解釋的好奇心籠罩著他，想去看看那隻動物急急忙忙地前往何處——因為牠已經能夠隨心所欲。令人驚訝的這隻動物似乎有非常明確的目標，牠用無數的腳通過診所的走廊，向外頭漆黑的街道跑去，一直跑一直跑，好像不惜任何代價，要抄最近的路，到達特定的地點。

為了在黑夜裡不失去牠的蹤影，年輕的醫生以半彎腰的姿勢尾隨其後，穿過寂靜的巷弄和後院，經過橋樑和階梯，穿過拱型大門和高架鐵路底下，一直到那隻動物最後停在一棟看起來不起眼的出租公寓的昏暗走廊上。牠不準備再繼續移動。

年輕的醫生搜索性地向四周看看。無法想像是什麼東西吸引那隻動物來到這個地方。不過，或許，他告訴自己，是幻象迷惑住牠，並非這個特殊的地方吸引那隻動物前往，而是牠的逃亡很簡單地終結於此，盡可能地遠離那座可怕的玻璃監獄。是的，必定是這樣。為了不再嚇走牠，他什麼也不做，反倒保持完全的安靜，並等待可能會發生什麼事。

他並沒有等待很久，就看見昏暗走廊的另一端跑出第二隻和那隻像蜘蛛般的生物同樣大小，形體卻不一樣的動物。牠比較像一隻有著強壯的夾鉗的甲蟲。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又出現第三隻生物，比前兩隻略微大一點，與蝗蟲相似。三隻動物一動也不動地聚在一起，頭對著頭，所以牠們的身體在花磚地板上便形成一個好像有三道光芒的星星。牠們似乎並不擔心還有另一位觀察者

在場。

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生任何事，年輕的醫生對自己的耐心開始感到驚訝。他無法說出，究竟是什麼支持自己那份急切的等待。最後他，泰半是出自理智，終於決定要離開的時候，他突然注意傾聽。

空中有一聲不尋常的聲音，幾乎很難察覺到，而這位偷聽者意識到，這聲音已經存在有好一會兒，只是沒去注意而已。但這時，由於他把注意力轉向那聲音，他越來越清楚地聽到一陣完全不屬於地球的，柔軟和純粹的三和弦音，美妙得令他眼中充滿讚嘆的眼淚。這三隻看起來那麼令人噁心的動物有可能合奏出音樂嗎？一起坐在那黑暗骯髒的角落裡的牠們，有可能發出這所有合音中最純淨的音樂嗎？老天，年輕的醫生出神地想，老天，真是難以形容的幸運！

晨曦初上，雖然那三隻動物一動也不動地停在原地，不過音樂消失了。年輕的醫生仍然有點神智不清地朝街道走去。在第一道晨光下，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小塊被踐踏過的綠地。在數張長椅上坐了大約十個人，每個人都低著身子，好像他們整個晚上都在傾聽那三合音。他們都有一張農夫般的臉，這時一個接著一個往上看，對著年輕的醫生微笑，但是不管怎樣就是歡喜地向他點頭。男人們戴著皮帽，留著鬍子，女人們包著頭巾，所有的人都穿著未加工、未染色的麻繩做成的寬鬆罩衣。當年輕的醫生走近他們時，他看到這些罩衣完全被一種不認識的字體覆蓋著。他認

為那是斯拉夫語的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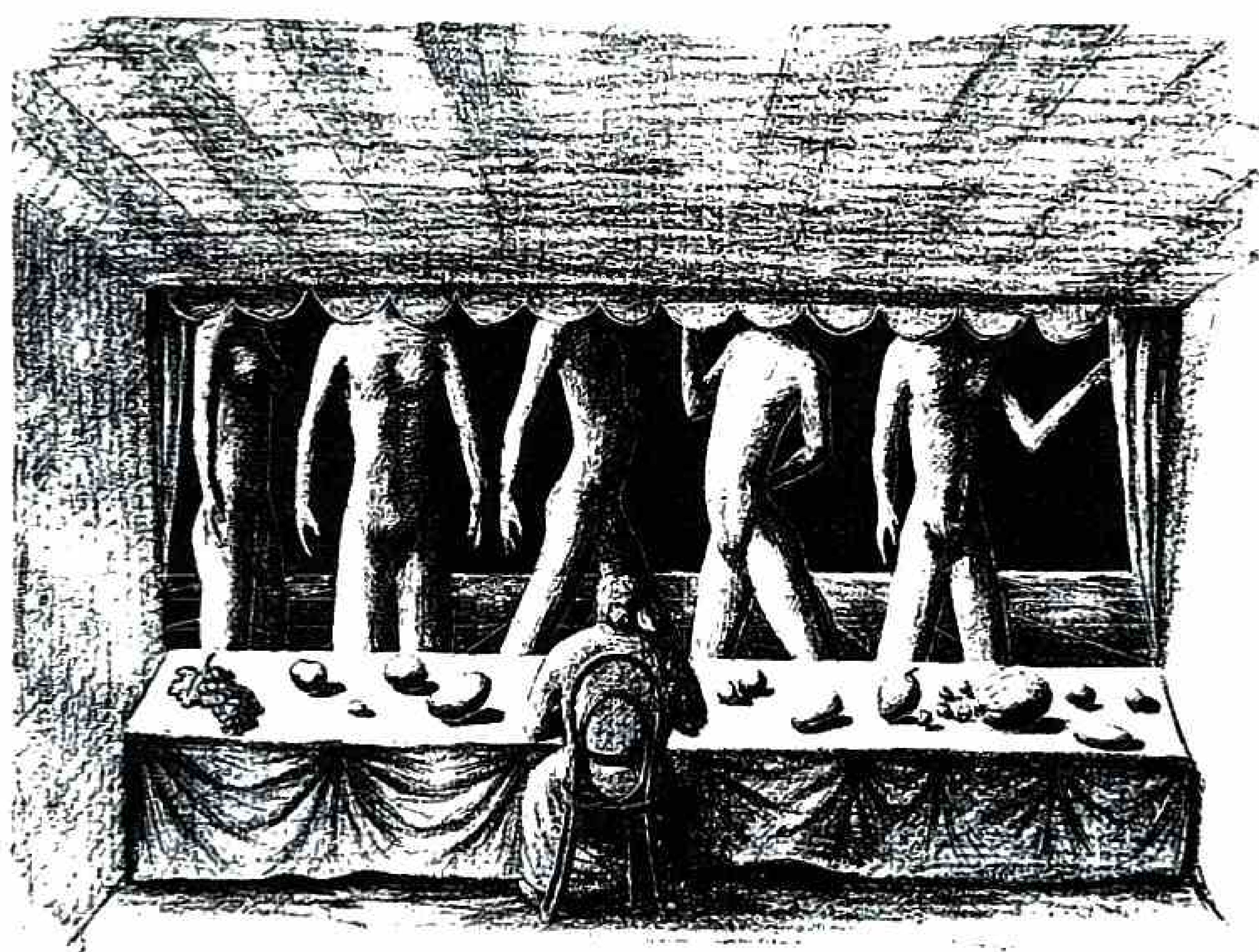
「名字？」他問道，並且指著字母，「你們的名字？」

被問的人微笑地點頭，好像並沒有聽懂問題，而只是出自友誼性的點頭。

「你們來自何處。」年輕醫生問到，緩慢而且清晰地說出每一個字。

一個留著白鬍子的老者回答他的問題，但用的是外來語。突然有隻公雞啼叫。年輕的醫生驚訝地向四周察看，農夫們對於他的驚訝開懷大笑，同時指著坐在他們這一排最後面的一個女人。年輕的醫生向她走去，看見她把罩衣敞開，露出非常豐滿的胸部。乳房的皮膚上畫著一尊聖像，不但珍貴，有一部份還用金葉子覆蓋著。

又再度聽到嘎嘎的雞叫聲，農夫們笑著。敞開胸部的婦人對正在笑的農夫做了一個阻止的手勢，隨後從椅子的後面拿出一個袋子，打開它，將袋子遞給年輕的醫生。年輕的醫生向袋子裡看了一眼，看到裡面大約裝了半袋的冰塊。冰塊上坐著一隻全身無毛的公雞，卻還活生生的，而當公雞看到年輕的醫生向牠湊過來的臉時，牠用翅膀末端拍打那張臉，同時發出第三次啼叫。



下班之後，那個有著一雙魚眼睛的男人登上六號電車的第二節車廂。和平常一樣，這個時候的電車擠滿了人。搭電車的乘客主要都是男人，他們將大衣的衣領翻開拉高，帽子往下拉。今天的夜晚非常冷，男人以又圓又空洞的眼神觀察著從許多人口中吐出來的霧氣。

他必須站一會兒，不過，過了第五站之後，他的面前有一個位子空了出來，他坐了下去。離終點站還要很久。他從大衣胸前的口袋抽出一份報紙，小心翼翼地將報紙攤平，隨後埋首閱讀起來。不知是什麼原因，他無法十分專心地閱讀。即使讀了幾遍，有些句子的意思，還是無法瞭解。最後他發現到，接下來的幾頁，剛開始時出現了幾個的錯字，後來錯字卻越來越多。很明顯的，排字工人的疏忽或錯誤導致一些單字或好幾行字，甚至是整個段落，以一種不認識的字母印出。或許是希臘文或斯拉夫語。不管怎樣，他決定今晚就要寫一封有關這方面的讀者投書給編輯。

他通常每天搭兩次車，早去晚回，車程大約需要四十五分鐘。碰到大塞車的時候，花費的時間當然會更久。然而，這一類的延誤對他來說，不是麻煩，反倒是舒服。他不喜歡回到自己的住處。在那裡，他沒有家的感覺。實際上，他根本就不曾有過家的感覺。若是同事們在辦公室談到家時，他都會專心地聆聽，但都無法想像家是什麼。不過，在他的生命歷程中，他已經習慣這項缺失，就像不管你高不高興都得習慣身體上的小小缺陷一樣。由於獨自居住，當他關上房門後，他的一天也就無可挽回地逝去。相反的，只要還坐在電車裡，對他而言，似乎所有的事都可能發

生。他並沒有想到某些特定的事，每個晚上都是相同的微小而荒謬的希望，以及同樣微小和幾乎沒有意識到的失望。

過了一會兒，他的視線往上離開了報紙。他很驚訝，今天的車廂竟然很早就幾乎空蕩蕩的。只剩下四位乘客——或者加上他自己，一共五位。坐在對面的是兩位肥胖的老女人，帶著龐大的購物袋，她們彼此互不信任地打量對方，眼神很明顯的一刻都不願意離開購物袋。兩個女人都被一堆可笑的圍巾、編織夾克和羊毛巾裹得緊緊的，都戴著露出指尖的手套。只能從一堆裹緊的衣物中認出她們被凍紅的臉，她們兩個其實長得很像。或許就是姊妹。

再過去一點坐著一位衣著落魄，個子矮小的男人，眼睛向下看著前方，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搖搖頭，好像試著去瞭解一些自己不瞭解的事。在他旁邊站著一位溫馴的小男孩，金色的長髮上戴著一頂水手帽，一邊自顧自地唱著歌，一邊用手指在結冰的玻璃上拭出一個可以向外看的洞。突然間，他好像發現了什麼，因為開始激動地用力拉那個男人，為了要獲得他的注意，小男孩甚至往他的臉上抓去。過了好一會兒男人才回過神來，將耳朵靠近男孩，傾聽重要的訊息，同時點頭。電車停了下來，兩人手牽手地走出車廂。

快到下一個車站時，那兩位女人也站起來，氣喘吁吁地拖著她們龐大的購物袋到車門邊，其中一位走向前門，另一位走向後門，在這同時，兩人還憤怒地回頭互看，儘管就她們龐大的軀體

而言，這麼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著一雙魚眼睛的男人目送她們。他在座位旁的結冰玻璃上呵出一個洞，為的是要確定那兩個女人是否朝相同的方向，然而卻找不到她們。電車又開動，他往後靠，眼光在空蕩蕩的車廂四處漫遊。

過了一會兒，他想到或許有一個查票員會上車。他解開大衣的扣子，在各個口袋尋找自己的長期乘車證，但是卻找不到。這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而他似乎完全無法解釋。當然，在這段路的最後一段幾乎不太可能會有查票員上車，如果真有查票員上車的話，將會發生不愉快的事情。這件事使他感到不安，他再一次尋找所有的口袋。最後他放棄，試著回想，最後一次將車票拿在手中是什麼時候，但徒勞無功。

過了不久，他想起，下班時正要下山的太陽此刻尚未完全沉下去。相反地，毫無疑問地它還往上升了一點。這使他感到詫異。

他用指甲刮了刮結在玻璃上的冰花，並且往外張望。經過了別墅和鄉村的木造房子，房子的四周有寬大盛開的花園。鞦韆上坐著身穿簡便夏衣或赤裸著上半身的孩子。有著魚眼睛的男人覺得這很輕率。孩子們簡直是在找死。辦公室的日曆是一月二十三日。然而，車窗外的樹是綠的，有些甚至開滿了花。這時有一個被花圃環繞的紀念碑進入了他的眼簾。那是一隻正在休息的鹿，

在前額的地方不是長出鹿角，而是活生生的，樹葉茂密的樹枝。

他坐電車走這一條路已經快十六年了，但是從來沒有任何一座紀念碑引起過他的注意。此外，在這一刻他甚至無法說出電車所處的位置。他解開大衣的袖子，看了一眼手錶。指針很明顯的正倒著走。這隻手錶應該拿去修理，那麼好幾天都不能戴手錶。這個想法不只是令他苦惱而已，因為他是靠著精確時間過活的人。他把手錶解下來，拿在耳朵旁，搖一搖。接著手錶停了。

很明顯的，現在電車司機正努力趕上錯過的時間。他不再注意停靠的車站，並且從稍早開始就超速行駛。有著魚眼睛的男人認為這很輕率。

窗戶上的冰層開始漸漸融化。小冰塊沿著玻璃滑下來，相互推擠，最後掉下來。電車此刻正穿越一片林區。在茂盛的植物之間立著巨大的歐洲蕨，像樹一樣大的草本木賊和棕櫚樹。思慮湧上有著魚眼睛的男人的心頭，他是否搭錯車。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上車的車站除了六號車外，沒有行駛其他路線的電車。可以將疏忽這個原因排除。他往後靠，等待。

狂野的馬叫聲令他吃驚。一匹白色的馬跟在電車旁狂奔，就在他的窗戶邊。馬背裝上東方式的馬鞍和馬勒，馬鬃和馬尾迎風飄揚。有時牠會在樹林後面消失蹤影數秒鐘，然而牠卻一直朝急駛的電車跑來。有著魚眼睛的男人沒有注意到那匹馬的奇特行為是否由來已久，他也認為，採取某些反應措施並不干他的事。由於白馬頑固地維持原狀，男人最後終於站起來，走向後車廂，嘗

試以手勢來嚇阻那匹馬。但沒有效果，他甚至試著要打開車門，儘管那是個電動門，車子行進間，門是關上的。然而，在一陣搖動之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門被他打開。一股濕熱的空氣吹了進來。

當白馬察覺到那個男人站在車門旁時，牠立刻靠過來，並保持一種特定的姿態，好像他可以從踏板輕易地一躍跨上馬鞍。此時，牠幾乎觸及電車的車壁。有著魚眼睛的男人向牠踢過去，划動手臂尖叫道：「走開，你走開！」他擔心白馬可能會被什麼東西撞倒，此舉將導致電車可能會停下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警察確定意外的真正原因，這樣一來，可能會拖延上數個小時，他才能回家。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只有導致那匹馬更加地想要靠近他。直到他想到用兩根手指合併放入嘴中，吹出一聲尖銳的口哨聲後，白馬立刻減慢速度，落後下來。他緊抓著車廂把手，探身車外，看到遠遠落在後頭的白馬，緊閉著耳朵，在驚慌中露出牙齒。之後男人返回他的座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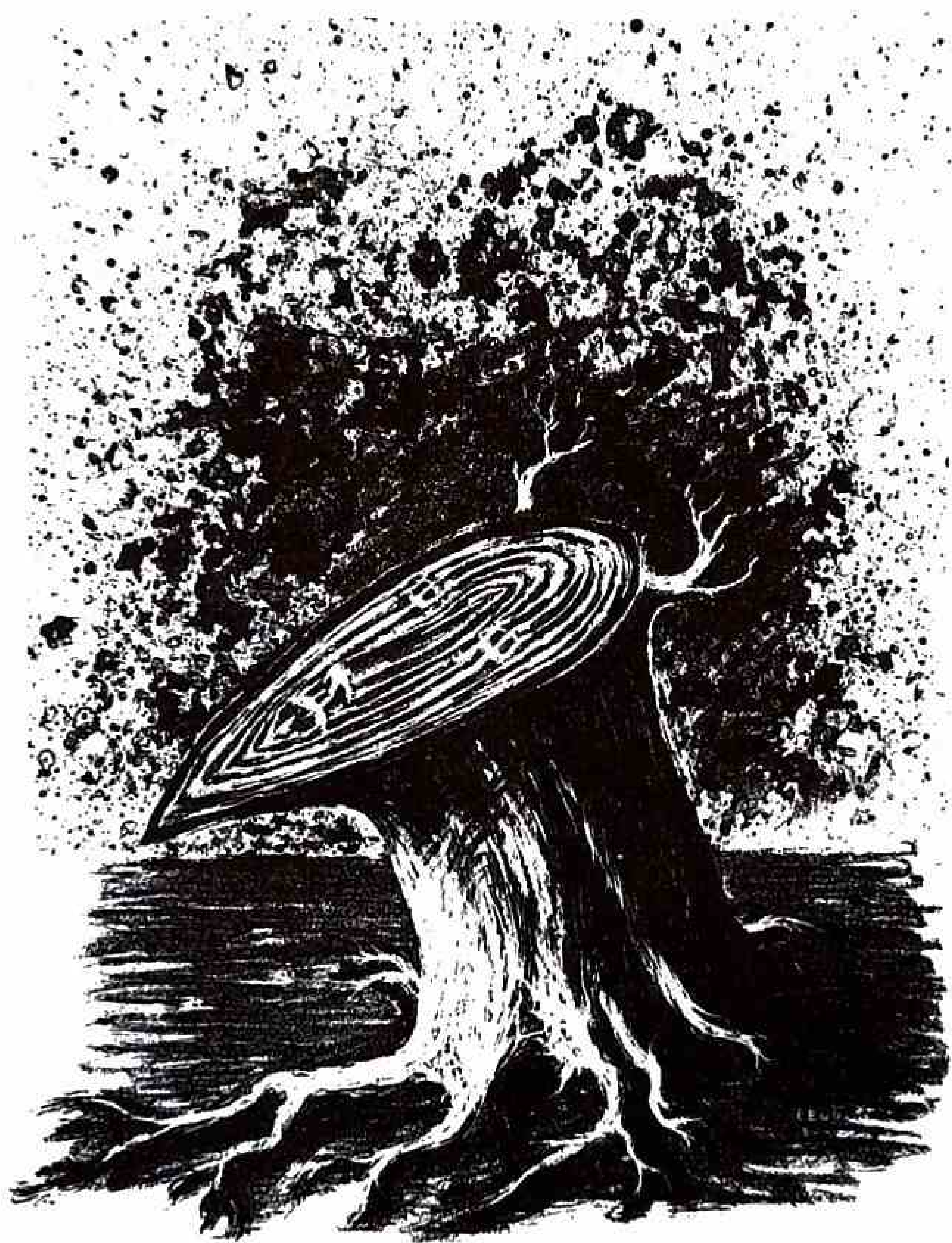
在這同時，車窗外的景觀已全然改變。窗外是一片燃燒的草原。到處是野草燃燒而升起的陣陣輕煙。草原上的空氣因熱度而漫無目的的飄動。他看見稍遠之處有一隊犯人，穿著條紋制服的身軀形如餓殍。或許因為地面炎熱，他們踩著高蹺。他脫下大衣，小心地放在鄰座的椅背上。此刻太陽正在頭頂上。乾燥的熱氣讓他感到口乾舌燥。他很想喝點東西，不過卻必須忍耐到家之後才有東西喝。距離回家應該不會太久才對。

不久之後，電車突然行駛得很慢。它正沿著幾乎無止盡而且已經廢棄的工廠區行駛。建築物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破，屋頂處處是漏洞，甚至塌陷。很明顯的，這段鐵軌也受到嚴重損害，這可以從幾乎令人無法忍受的隆隆聲以及輪子的撞擊聲推測出來。

在這廢棄的工廠區內，有著魚眼睛的男人所發現的唯一的人，是位高大的白髮老人，全裸，鬍子紮成一條辮子，幾乎垂到地上。在耀眼的陽光下，他站在一塊鋪著白磁磚的地帶中央，向行駛而過的電車揮手，同時不斷急切地以粗大的食指指著另一隻手上高舉的南瓜。同時還喊叫著些什麼。似乎是一個單音節的字，因為他將嘴唇做成圓弧狀。然而，因為車輪發出的轟隆聲，使得魚眼睛的男人聽不見他說什麼。

電車再度加速。這次穿過布滿沙子、石礫，還有形狀看起來像半融化雕像與機器的岩石的荒漠地區。魚眼睛的男人自言自語地說，電車應該是繞道行駛。如果某處的車道在施工的話，也許就有可能發生這類的事。他口渴得難以忍受，甚至連呼吸都變得困難。他急促地吸氣。漸漸地陷入半昏迷的半睡半醒狀態。

當他再度清醒時，已經變得很冷。他發覺到太陽傾向地平線——但是，此刻卻很明顯地傾向東方。突然之間，他發出沒有眼淚的嗚咽。直到此刻為止一直保護著他不去認知所發生的事的那份沉悶的耐性或者是無所謂，到此完全耗盡。他大聲地對自己說，今晚就要寫一封強烈的抗議信



給公共交通處的主管，但是這並沒有助益，他自己也不相信會改變什麼。這個自白讓他震驚。他變得無助，完全任由無法理解的情況擺佈，而且恐懼攫住了他。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在急速行駛的電車中搖晃地走到前車廂。試著透過三列車廂的玻璃去察看電車司機。玻璃上沾滿灰塵，無法看穿。他尖叫、咆哮，雙手敲打玻璃，卻沒什麼效果。於是他拉下緊急煞車拉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覺得自己有權利這麼做。他用盡所有絕望的力氣，但是沒有用。他再拉一次。拉到手臂麻痺為止。再換另一隻手拉。過了一會兒，一股盲目的憤怒增強，紅色的把手留在他的手上。他像個小孩似的嚎啕大哭，將把手摜在地上。他站在那裡好一會兒，注視著把手，喘息間或被乾咽打斷。漸漸地，他平靜了下來。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用圓睜空洞的眼睛注視著車窗外飛逝而過、完全相同的單調景色。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所看到唯一的生命是一個穿著銀亮太空人制服的男人，他用一條繩子拉住身後的一隻小牛，小牛抵抗著，不願跟隨。他和小牛在地面上留下兩道無窮盡的陰影。這就是他所看到一切。

之後，電車突然開得很慢，幾乎是走路的速度。他從鬱悶的沉思中驚醒，迅速地將大衣和帽子抓在手裡，跑向還開著門的後車廂，縱身往車外一跳。他低估了車子的速度，在石頭上絆了一下，跌倒，在地上躺了數秒鐘。隨後他想到，身處在這無止盡的平原，他不可能走路回家。姑且

不提距離，他也不知道路，連方向都不清楚。他站起來，看到電車離這裡還不是很遠。電車甚至又繼續減慢了速度。他開始跑，可是電車這時也再加速繼續它的行程。他用盡一切力氣，終於到達電車的最末一個踏板，半蹬半拉地將自己拉上車。他雙手雙腳地爬進車子，躺在骯髒的地板上大口喘著氣，臉埋在彎曲的手臂裡。

直到他覺得有足夠的力氣站起來時，已經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仔細拍打膝蓋和手肘。西裝破了好幾個洞，褲管膝蓋的地方有血跡，帽子和大衣則掉了。

他靠在敞開的車門邊，閉著眼睛，讓再度變強的風吹乾自己汗濕的臉。他不再反抗任何東西。他知道，自己已經表示贊同所有的一切。不管可能到來的是什麼，都是他自己想要的。

當他從門邊彎下身子，以手擋住陽光，試著看出電車要帶他往何處去時，太陽已經在遙遠的東方地平線落下，遠得餘暉正好令他目眩。起初，他將地平線上的陰暗線條看成距離相當遙遠的山脈。後來，他認為自己看到的是行將到來的暴風雨，而且很高興就要下雨。一直到他更加靠近，才看到這團黑物自己正在移動和呼吸，看起來似乎是被暴風摧殘過的樹林，或者是一面橫越整個地平線，由巨大的布幕所構成的牆，上下慢慢的飄動、漲滿、互相纏繞，又各自分開。

直到最後，他看到許多顏色：乳白色的塔，一再重新建造，又再度倒塌。用透明的珍珠所造的橫牆，閃閃發光，像流動的玻璃般透明。還有那種白色，那種起初他以為是暴風雨中的閃電的

白色！

有著魚眼睛的男人剎那間明白電車要帶他去向何方——他是那樣清晰地明白到，以至於他的心跳都停止了。

大海。

山上的妓女夜總會今晚在冷漠的光輝中放射出光芒。數以千計的燈串閃動著，由小燈泡組成的花燈環將妓女夜總會照耀得如同低級的娛樂場所一般，它的燈光一直投射到山下妓女城的陰暗街道和貧窮的後院，妓女城通常是處在黑暗之中，因為山下沒有自己的燈光。無數張臉，瘦小的和巨大的，臃腫的或面頰凹陷的臉，在反光下如幽靈般，都擠向骯髒的角落，擠向大門入口處，房門和窗戶的破洞，所有的臉都向上看著這座巨大建築物的如蘑菇形狀的塔樓，雙圓屋頂和凸起如肚的圍牆。

只有幾個人注意到有匹被華麗地繫上馬鞍和馬嚼的長鬃白馬，正踩著碎步經過街道，向山上的夜總會跑去。白馬緩慢而疲憊地移動著，馬蹄好似鉛做的一般。牠的頭沉沉地垂下。馬上坐著一個身體向前傾，只有一隻腳的乞丐，穿著破爛的衣服，頭上帶著一頂紙皇冠。他的臉有著歷經風霜的憂傷。

「我們的女王要慶祝婚禮了，」一些人輕聲低語地說，「那就是她的新郎。」

「不過，她已經有一位丈夫了，」另外有人提出異議。

「她不須操心這事，」又有人說，「畢竟她是妓女王。」

另外一些人甚至大膽地問：

「誰曾經看過她的丈夫？或許他根本就不存在。」

不過，這些人很快地就噤聲不語。講這些話是不好的，因為女王知道所有的事，而且不容別人戲弄。

當騎士抵達夜總會那扇閃爍著銀色光亮，有著巨大生殖器外型的大門前時，那匹白馬自動地停下來。沒有人前來歡迎這位訪客，聽不到半點聲音，通體明亮的建築物如同死寂一般。乞丐自馬鞍上滑了下來，撐著兩支粗製的枴杖，一拐一拐地走上階梯。

建築物內部的所有東西都是由發亮的石墨色金屬物質構成，可是形狀可能來自於技術或器官。有些牆壁和天花板的波紋如顎一般，地板上分佈著節狀的血管。那些有巨大活塞，還有一些巨大的活塞，在導管中或開口處緩慢地來回滑動，有些較小的活塞，快速進行著同樣的動作。同時還可以聽到急促的喘息聲和沉悶的呻吟聲，有時也有尖叫聲或唧唧嘎嘎聲。在粗胖又油亮的柱子旁邊有圓形的環軸上下移動，環軸是由多關節的抓臂推動，或者是像抽水機之類的東西，將巨大的樁推入深層的泉水井。空氣中嚴重地瀰漫著一股燥熱的金屬氣。

在其他的房間有一些凸起的風口，每隔一段時間就向排水溝或橢圓形的圍牆出口噴出黏稠的液體，噴完之後，風口顫抖地關上。撐著枴杖的男人所碰到的特別障礙之處是一條管狀的長走道，走道的地板和牆壁很滑，並且處於一種經常性的移動中。最後，他迷失在一片由多節支柱構成的樹林裡，那些支柱持續地腫脹，直立起來，又再度萎縮下去。他已經不知道，應該往那個方向去。

突然之間，一個駝背的灰色人形站在他的面前，是個老人，老人以細小的眼睛檢視地打量著他，並用沙啞的聲音問：

「你是那個被呼叫的人嗎？」

乞丐點點頭。

「跟我來！」老人說，並且先行。

經過一段頗長的漫步後，他們來到一間巨大、空蕩和陰暗的圓形大廳，在大廳的中間，於聚光燈的照射下，有一張同樣也是圓形，約與胸部同高，像拳擊台的台子。台子的中央有一張鍍鎳發亮的手術台，妓女王就躺在上面。

從來沒有人看過她的臉，因為她帶著一張鋼製的面具。她的頭是禿的，赤裸的身體亦毫無毛髮。她如象牙般潔白的四肢，身體和胸部都呈現出毫無瑕疵的美，然而，她的赤裸顯得如同一具解剖室裡的軀體般，臨診的感覺。

當他們來到台前時，白髮老人清咳了幾聲。

她抬起頭，鋼製的眼瞼張了開來，她以翡翠色的眼睛觀察乞丐。

「靠近一點！」她緩緩地說，「上來我這裡！」

她的聲音聽起來圓滑、柔軟，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做作感。

白髮老人想要幫助乞丐登上台子，但是乞丐以手勢阻止他，並且待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你對我依然存有戒心？」她站起來，走到台子邊緣。她直接站在乞丐面前，眼光越過乳房朝下看他。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熱金屬氣味有令人麻醉的感覺。

「誰讓你的愛人在監獄裡香消玉殞？」她溫柔地問。

「你，女王。」

「誰讓你的孩子變壞，並且唆使他與你作對？」

「你，女王。」

「你是如何失去你的腿？」她繼續近乎溫柔地問。「誰讓你成為乞丐？誰奪走你所有的一切，並讓你蒙羞？」

「都是你，女王。」

她點點頭，輕聲地笑。

「儘管如此，你依然對我存有戒心。」

他抬起頭，直視她的眼睛。

「我替你創造了你的王國，」他緩緩地說，「我保護你不受敵人的傷害。你還記得這些嗎？」

白髮老人咳嗽。她以一種主人權威式的態度動了一下頭，命令老人離開。老人服從命令，無

聲無息地消失在大廳的陰暗處。

「我不記得了，」接著她說，「不過，這是有可能的。不管怎樣，你已經不再盡你對女王的義務了。」

乞丐搖搖頭。

「我曾經這麼做是因為我從前發過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兩個都還年輕。」

「你不是很有禮貌。」她嘲諷地回答。

「那時候，」他繼續說，「我還相信你。」

「現在你不再相信我了嗎？」

「不。」

「為什麼你不乾脆破壞誓言？」

「誓言是無法討價還價而取得。以後會發生什麼事，那是上帝的事情。」

「一切都可以討價還價，」她說，「所有的東西都是可買和可賣的。所有的東西，上帝也是一樣，祂也有祂的價碼，不是嗎？而且並不低廉。」

兩人沉默地站在那裡一段時間，之後他問：

「為什麼你要戴鋼製面具？讓我看你的臉！」

她發出笑聲，好像他向她提出的是個貪婪的要求。

「難道你不知道，我也有羞恥心嗎——儘管說與你的羞恥心是對立的。」

她從台上跳下來，站在他面前，靠得很近。他將頭轉開，她用食指將他的下巴抬高，強迫他繼續看著自己的眼睛。

「聽說你昨天在聖母教堂的台階上乞討，是真的嗎？」

「是真的，女王。」

「我又聽說，你得到很多施捨。成堆的，是嗎？整個城市都爭先恐後地擠過來，富人與窮人皆有，為的是要送你東西。」

他點點頭。

「你得到多少？」

「很多，」他說，「到了傍晚已經裝滿五個袋子。」

「黃金和珠寶？」

「也有。」

女王突然背向他，以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他們愛你，不是嗎？」

他沉默不語。

「為什麼他們會愛你？解釋給我聽！」

「我不知道。」

「不過，我卻知道，」她突然粗暴地說。

「你會保持緘默的，女王——出於寬宏大量。」

「寬宏大量……」她語帶驚訝地重複。緩慢地繞著他轉，然後站到他背後。

「你的意思是，」她靠在他的耳邊低語，「我至少應該將這一個錯覺留給你自己。你怕我殺掉你的最後一隻小鴿子。我的舌頭是一把刀，我現在要剁掉牠的頭：是我命令他們這麼做的。」

她從後面擁抱他，赤裸的身軀擠壓他的身軀。

「不，不，」她低語道，「那不是真的。我說謊。不要怕，我不會對你怎樣。我累了。我口渴。我生病了。幫幫我！就幫我這一次，你發過誓的！」

「沒有人能幫你的忙，女王。更別提你自己。」

她突然滑倒在地板上，抱著他的腿，用她的鋼製嘴唇吻他的腳，甚至他的枴杖。同時啜泣地說道：

「你可以幫我！你，你一個人就可以幫我。給我一些別人施捨給你的東西！分一點給我。有

點同情心吧！我在受凍。我是那麼的孤單。」

他往下看她，想撫摸禿頭上那如象牙般的皮膚，但是又將手抽回來。

「不要那麼殘忍！你曾經愛過我呀。」她幾乎是用喊的，「我跪著求你。你看，我從來就不曾求過別人，可是現在我求你：從你得到的禮物中，給我最小的，最沒有價值的。讓我分享一次那些不費力氣而得到的東西，就那麼一次！」

有好一會兒只聽見她抽搐的嗚咽聲，隨後他平靜地說：

「女王，你已經拿走太多東西，比你現在所能夠得到的還多。但是，你已經無法再從我這裡取走什麼，我也無法給你，因為我已經將所有的東西送人了。」

她跳起來，往後退了一步。

「送給誰？」

乞丐笑了，他那張歷經風霜的臉看起來幾乎是年輕的。

「當然是窮人，還會有誰？」

她慢慢地轉過臉去，坐在地板上，背靠著台子的柱腳。他看著她。她蜷曲著身子，好像受凍一般，上半身前後搖晃了一會兒。

「窮人」，她尖刻地說，「總是這些博愛的臨時角色！你能向我解釋為什麼他們值得上帝的

眷顧嗎？為什麼他們在天堂和在人世間獲得如此的偏愛？對你們，對你，對上帝，對所有你們的同類，那是多麼簡單！好像除了貧窮之外，就沒有更大的不幸！你的窮人們會利用它來買什麼？幾天的暴食或是醉在最近的小酒館裡，剩下來的，就花在我的妓女們身上。然後會變成好像他們就從來不曾獲得東西一樣。難道你不知道，貧窮是無法醫治的嗎？」

「是的」，他回答，「就如同缺了一條腿一樣。」

由於她沒有回答，他問：「換做是你，你會怎麼做呢？」

「啊，我！」她說，聲音聽起來有點憤怒，「我只是一個女王。你知道，我會怎麼做嗎？我將會揹著你的施捨物，它會為我帶來溫暖，它會照亮我的黑暗。」

「可憐的女王！」他說。

他向她望去，但是他的臉卻像她的鋼製面具一樣難以捉摸。她站了起來。

「冷寂並不在我的內心，」她向陰暗的圓形大廳喊著說，「我是一顆炙熱火山熔岩所形成的星球。但是我四周的宇宙又空又冷。在我的擁抱下所有的東西都會成為灰燼。」

回音將她的話傳送回來，又再度重複送到更遠的地方。乞丐一直等到大廳安靜下來後，輕聲的說：「我留下了兩樣東西。你可以選一樣。」

她遲疑地靠了過來。熱金屬的氣味又再度侵襲他。

「拿來看看！」她悄聲說。

「這個，我的木頭乞丐碗——」他從破爛的夾克裡，將碗拿出來，「很早以前我曾經遺失它。現在有人將它送還給我。」

他伸直手臂將碗遞給她。木碗經過長久使用而有磨損。碗的周邊烙印幾個尚可辨認的字。女王辨認出那些字：忍耐與屈從。她搖搖頭。

「我不要，它是屬於你的。另外一個呢？」

乞丐細心地將碗再度放回藏好，並從襯衫的領口處，拿出一條鍊子，上面還掛著一面金質勳章。勳章是一個小怪物的形狀，中間則鑲著一顆形狀不規則的玻璃珍珠。它的內部有些微的深色液體在抖動著。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乞丐說，「不過，它或許會帶來祝福。」

她以出其不意的動作從他脖子上扯下鍊子，然後久久不動地站著，並注視著珍珠。

「答案終於來了，」她低語地說。然後開始咯咯地笑，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強烈，一直到她最後像著魔一樣地抖動，刺耳地笑和叫。突然，她停止笑，並爬上台子。

乞丐往上看著她。

「女王為什麼笑呢？」

「我在笑上帝的一個玩笑！祂是一個偉大的愛說笑的人，這點你知道嗎？當我還相信祂的時候，魔鬼曾送過我這顆珍珠。當時我還是個小孩。很早以前，我就試著擺脫這顆珍珠。我將它丟進燃燒中的火山。現在它回到我這兒來——就像乞討的木碗回到你的身邊一樣。」

「那是什麼？」

她坐上她的機器王座，貪淫地伸展四肢。

「不是祝福，我可憐的朋友。無論如何，不是你認為的那樣。在這個小小的玻璃外表之下隱藏著一些不屬於這個世界，卻因此能毀滅這個世界的東西。只要一小滴就足以讓地表上所有的生命熄滅。萬物是如此容易破碎，只要打破這顆珍珠就辦得到。」

她讓那條勳章項鍊在面前晃動，以燃燒的眼睛注視著它。

「它將奪走地球的肥沃。沒有任何子宮能再生育，所有的種子都會死去。如果所有的東西無法生產，那麼人類也會跟著消失。或許會有最後一個人，或許他會變得很老，或許他甚至會是那個終於發現地球上永恆不朽的秘密的人。他將會孤單，會呼喊死亡到來，那個永不來臨的死亡。他將寫下人類歷史的最後一章，內容會是這樣的：最後，人類毀滅了天堂和大地。大地變成荒漠和空寂，深淵中只有黑暗。最後一個人呼喊著：陽光將會出現！但大地仍舊黑暗。所以最後一夜將變成沒有早晨的夜晚。」

她讓繫著勳章的項鍊繞著她的手指旋轉。它停止了一會兒，然後她說：

「無論如何，謝謝你給我的禮物。」

乞丐倒在地板上，像死去般的躺著。她注視他。耀眼的聚光燈在她鋼製的面具上閃耀著。

「你會那麼做嗎？」他問，牙齒咯咯作響。

「由於我有了它，」她回答，「我會那麼做的。」

「什麼時候？」

「當那一刻來臨時候。」

「有什麼能阻止你嗎？」

她停止玩弄項鍊，考慮了一會兒。

「你愛我嗎？」她接著問。

「我不能，沒有人能夠愛你。」

她用手溫柔地撫摸她那象牙白的胴體。

「那上帝呢？」

「上帝也不能。否則你不會是現在的你。」

女王發出一聲輕微的嘲諷笑聲。

「祂是否也是一個很差勁的愛人，所以那麼快就放棄了。」

乞丐將頭上的紙皇冠扯下，揉成一團。

「你褻瀆上帝！」

「難道不可能是上帝褻瀆我？」她回答。

「請允許我現在離去，女王。」

乞丐費力地嘗試著再站起來。他的枴杖滑掉數次，他又跌倒在地。當他終於站直時，他說：

「不行，」她溫柔的回答。「我還想從你這裡知道一些事。你曾經是唯一抵抗過我的人，現在也是。你沒有消失，你依舊存在。你沒有自殺。你是怎麼辦到的？」

他不知如何回答。最後他說：「上帝幫助過我。」

「是，是，」她不耐煩的說，「我知道，你是虔誠之徒。我知道，你忍受著痛苦。我知道，我無法忍受苦痛。你是這樣認為的，不是嗎？因此，我現在要告訴你我的秘密——只告訴你一個人。你應該從現在開始將秘密隨身帶著。這樣一來，我就擺脫掉它。你在發抖？」

「你很可怕，女王！」

「不比你的上帝可怕，」她回答。「不過，我現在會打發你們兩個走，祂和你，你是那麼頑強地將你錯認為祂。我會把這個城市和這個王國從我的床上打發走，它們在我的床上已經碳化了。

我會轉向一個較好的同眠者，一個有經驗的，能勝任我的挑戰的人。我將會擁抱虛無，將它引入我的懷裡，它不會讓我失望，因為它是無止盡的。你們可以忘記我，因為我會忘記你們。

「注意聽，昨夜我夢見了祂。是的，我夢見上帝和魔鬼為了我而互相戰鬥。那是一場值得一看的表演，相信我。他們鬥了一整個晚上，我從我的包廂注意看著。我真的很有興趣想知道，誰會勝利。當天方破曉時，你認為誰會佔上風呢？你不說話？你會變得聰明一點的，我可憐的朋友！我告訴你誰會佔上風。當然是上帝。」

乞丐點點頭。女王同樣地也點點頭。

「上帝是勝利者。這是可以預見的，不是嗎？」她停頓了一會兒，隨後結束談話：「只是我不知道，剛開始時，這兩個人之中的哪一個才是上帝。其中的一個只是另外一個的鏡中倒影。不過，我忘記誰是鏡中倒影。」

由於乞丐不再回答，她說：「你現在可以走了。」

當她獨自一人時，好長的一段時間她坐著一動也不動，直到穿著灰色西服的駝背矮個子老人出現在她的面前，並輕聲咳嗽時，她才往上看。

「把燈關掉！」她命令他。「所有的燈！」

稍微考慮一下後，她補充說：「永遠關掉。」

「你要做什麼呢？」他用沙啞的聲音問。

她回答：「等待。」

灰色老者停在原地，注視著她。

「等什麼？」

她不再回答，於是老人就離開了。

妓女夜總會裡的燈一個接一個地熄滅，一直到整座妓女城與夜總會一起消失在黑暗中為止。

環遊世界的旅行者決定走過這個港口都市的巷弄後，便結束漫遊。這樣一來，他同時也結束了他經過其他城市的貧民窟與皇宮，經過鄉村、帳棚區與屯墾區，以及經過地球上所有的沙漠和原始森林的旅程。他坐在骯髒的石階上，石階向上通往一扇狹小高大的房屋的門——很明顯的，這是一間中國式的妓院，這一點可以從門上方的吊燈得知——他雙手交疊在登山杖的把手上，下巴靠在交疊的雙手上，視而不見地看著眼前經過的汽車和電車。漸漸他失去了所有繼續他偉大旅行的好奇與樂趣。他對此連一點點的期望都沒有。

他見過世界上所有的驚奇與秘密。看過第雅馬特廟中懸浮的月石柱，以及曼哈頓的玻璃塔；他喝過侯德島上的噴泉熱血，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立圖書館的盲眼先生談論過命運的本質；手指上戴過拉巴坦島女王的戒指，那只戒指可以將支配回憶的權力出借給人類；曾經——過去從來沒有陌生人獲准進入——漫遊過愛爾地絲市的火焰街；也曾被人用鋼製的擔架抬著穿過底特律市的機器廳，有回成功地在羅馬市底下迷宮般的大排水溝內過夜，而且沒有失去對過去與未來的現象的理解，這些現象每晚都在大排水溝內進行可怕的交戰。他看過難以計數的秘密，但是，所有這些秘密都與他沒有關連。他自己的秘密並沒有在那裡面。由於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秘密，所以其他所有的秘密對他而言是無聲無息的。

如果沒有從事這項旅行，那麼至少他會有一個夢，亦即這個世界上的某一個地方會有一個適

合他的符號，這個符號以一種只有他才能理解的語言同他交談，這個符號是開啟他自身存在的謎題的鎖鑰。現在他卻必須承認，沒有那一類的東西存在。如果說，這個地球像一顆閃亮的銀球般，只是反映出宇宙無窮盡的形式與力量，如果這個說法符合事實的話，那麼相信宇宙是人類的故鄉，則是一項謬誤，因為沒有任何東西的本質是和宇宙相連結的。但是，如果他從一開始到最後都是宇宙裡的陌生人的話，那麼這個宇宙太小了——實在太小了！

這位旅人受到輕微的驚嚇，朝身後看了看，因為有個深色皮膚的亞洲小女孩，穿著樸素的棕藍色衣服，低聲下氣地問他，是否可以請這位尊貴的先生接受她這位不肖之人不夠周到的服務。在這同時，她做出邀請的姿勢，指著她從屋內推出房門、停放在最後一階石階邊緣的一台又小又低矮的車子。旅人感到有點窘迫，同時也因為小女生引起的驚嚇感到有點生氣，他不客氣地說，他並不打算拜訪一間尋歡之家。

小女孩個子很小，具有幼兒的細柔，她用新月般的眼睛注視著他，似乎沒有聽懂，反而深深地一鞠躬，並保持這樣的姿勢，又帶著一種害羞的神情，持續以邀請的手勢，指著她的小車上舒適且織得漂亮的靠枕。旅人覺得可能已經讓小女孩受到委屈，所以感到抱歉，嘆息地上車入座，讓自己被推進屋內。

他們先經過一間延伸得很長的大廳，大廳的牆壁、地板和天花板鋪著顏色各不相同、條紋狀，

擦得光亮的石頭。石頭似乎是根據一個共同的特點精挑細選出來的，因為石頭精細的條紋像是要激發觀賞者的想像力，那些偶然出現的形狀讓人看見淘氣孩子的臉，植物般的裝飾，神祉與惡魔們，踩高蹺的動物，火熱的女舞者，長長的昆蟲騎士隊伍，人體所組成的景致，滿是船和海怪的狂怒大海，冰花皇宮，以及長滿巨大蘚苔的廢墟城市。可是，旅人的注意力卻仍然因那深植的無趣感而變得遲鈍。他什麼也沒看見。

在接下來的幾個大廳裡，他自我關閉的意識逐漸甦醒過來，有點遲疑卻又不能置信地開始解開那些他自己創造，卻又不是他所創造的符號的字母順序。那些原是平面的圖形，從這裡開始逐漸有了立體——雕塑的形象。到處站著或躺著奇特的岩石造型，鐘乳石和石筍，樹根，殘幹，火山岩島或成堆融化後的金屬，大自然無意識的力量將這些東西塑造成為最令人驚奇，同時也最令人信服的造型。很難相信，所有的這些都只是從偶然的任意遊戲中產生的，然而，那不是別的力量，那是觀察者自身的力量作用，這個力量能從任何一種形式中創造出最令人驚奇的藝術作品。漸漸的，旅人模糊了存在於他內心和外在之間的界線，存在於他創造後加進去的，以及實際上眼前的呈現，直到最後他無法分辨兩者，並且感受到自己的靈魂成為形於外的東西，而外在的東西卻成為形於內的。他感到意外，好像他看見自己，他的形體，自己的形體蹲在小車上，內心與外在同時蹲在那裡，好像這個形體只是一個突然產生的形象，他具有創造力的靈魂在這個形體內看

到實質的東西。而這實質的東西正因此而成為真實。他對此感到驚愕，不過卻是充滿樂趣的驚愕。

從這一刻起，他終於開始觀看，卻似乎不再能夠說出，他所見到的究竟是否仍取決於眼前的種種。對他而言，毋寧說是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外在的物體好像越來越簡單、普通，不過此刻，由於他內心的神秘力量已開展揮舞，上升得越來越高，越來越高，並且轉變所有的景象。從一片乾枯的樹葉，一顆白色的蛋，一隻鳥的羽毛之中，他面對一個接著一個的世界。他和所有這一切深深類似，同時是它們的創作者，也是它們的創作物。他理解到，由於他放棄那些直到目前為止自己稱之為實質的東西，此刻，他才開始接近它。

當他沉默的陪伴者將他帶到一座牆的面前時，這座牆是用深色，幾乎是黑色的青金石所造成的，他看到了下列的景象：透過牆上無數個大小不一的孔，他瞧見許多立體的、各式各樣的微觀風景，有著無法形容的優美和秀麗。有山、湖泊和藍色綢緞般的瀑布，他從中看到正在傾瀉的水和流動的泡沫。水從微小的階形瀑布流下，緩緩經過峭壁，而且流速合乎模型的大小，非常地慢。影像的照明似乎也在變化。有被飄過的雲遮住而變暗的月光，後來又變亮，有清晨破曉的朦朧和紫紅色的黃昏。水霧四散而被陽光照射到的地方則出現彩虹。最後旅人意識到，他甚至聽到瀑布落下來時銀色的澎湃聲，儘管相當輕柔遙遠。他越是深切地沉浸於傾聽這聲響，就越清晰地聽到一種清澈甜美的音樂。

「這是什麼？」他問，又有點驚嚇，這一次是被自己的聲音嚇到，聲音聽起來既大聲又粗野。

小女孩微微一笑，溫柔地回答：「尊貴的先生所聽到的是，他自己未來存在的那株溫柔的幼芽。」

旅人無法理解這個答案，卻覺得沒有問下去的必要，讓自己再度沉浸在飄揚的聲響中。他的心以一種對他而言全新的方式，充滿了幾乎痛苦的溫柔，是的，充滿了肉慾。

「只有我能聽見這個音樂嗎？」他低語道。

「除了先生你和我，一個不死的人，」小女孩嘴唇緊緊地附在他的耳朵上回答道。

他看著她。「為何你也是？」

「我，」小女孩說得非常輕，輕得他幾乎聽不見，她垂下眼簾，「誰也不是。」

許久之後，他們停在一道淡黃色，幾乎是白色的牆壁前面，牆上有四扇圓形的玻璃窗，其中三扇排成一列，另一扇略高。

第一扇窗傳遞給觀看者的印象是，好像他看到垂直、由上往下開始的一個流動的水面。銀色的浪峰如白色、不規律的字行一樣，沒有間斷地流過。這條流水被一條黑色的鰻魚橫切過去，鰻魚蛇行前進，但卻一直停留在畫的中間。旅人驚訝地觀察這不斷變化，卻又重覆的表演。最後他想要轉到下一個窗戶，這時從第一扇窗戶發出細語聲，實際上不是人的聲音，而是波浪的澎湃聲，

似乎組成下列的話：

「大海創造了我。」

這個意料之外的訊息再次稍稍驚嚇到旅人。自己感受到，自己內心深處有某種東西瞭解它的意義，只是還沒有辦法將理解轉化成為意識。他帶著滿臉疑惑，轉向他的伴隨者，可是，小女孩只微笑地側了側頭。他覺得一個直接的問題可能不會得到答案，因此，他也保持沉默，將注意力集中在第二扇窗戶，它位在第一扇窗戶的右邊。

首先他在窗戶上辨認出一個類似覆蓋著雪的圓形山峰，山峰以下瀰漫著薄霧，越往下霧越濃。端詳一陣子之後，他才發現，山其實是一個面向他的人頭，臉卻有點朝下傾斜。頭的上半部高得很不尋常，兩邊垂下雪白頭髮。不過臉本身好像是一個小孩子的臉，但看不出是男孩或女孩。從這一張臉所散發出的安詳與寧靜是那麼的深沉，注視者連眨一下睫毛而中斷欣賞都不願意。所以他保持靜止不動，直到最後，在完全沒有聲音的狀態下聽到一句：

「我是白髮孩童。」

第二扇窗戶的右邊，在同樣的高度掛著第三扇窗。當旅人轉向它時，他好像透過垂直的玻璃牆，看到一幅金色的破曉時分的水底景象，水底有來回波動的觀葉植物。在前景的位置他看見一隻海狸的頭，從左下方往右上方伸出，偶爾從鼻孔中冒出水泡，好像正要浮出水面。在旅人專心

地觀察這一幅景象久久之後，他從原始的金色清晨中聽到一句：

「我將創造大海。」

在這段時間內，亦即他在這一間無止盡的房子所打發的時間內，旅人起了變化，直到此刻他才開始察覺到。他已經多次經歷，而此刻也在這一幅窗畫前，再度經歷溫柔的驚嚇，其間已成為一種固定的狀態，成為一種輕微的沉醉。對他來說，這種感受是全新又不尋常。但是，他並不考慮毫無保留的接受，因為那好像透過溫柔的方式在他內心整理某些東西，並且將之導入平衡狀態。

第四扇窗戶又掛在右邊，但比其他的高出一整張餐桌。這一扇窗戶的邊亦非圓形，而是不規則的波浪形，表面上就像一顆沖蝕的石頭一樣不均勻。窗戶上不見任何東西，看來是空的。

旅人像看前三扇窗戶一樣，仍然以同樣的注意力看著第四扇窗戶，可是，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後，他所發現唯一的東西是一個無法進一步形容的，一種寧靜的轉變，好像是煙在自己身體裡上升下降一般。同時，他感到某種憂慮，因為他覺得，正在內心覺醒的這股新的力量被這幅空洞的景象吸走，如同在無底洞內旋轉，沒有造成任何效果。不過，他堅持著，耐心地等待這扇窗和他說話，但卻徒勞無功。最後他向小女孩的手抓去，好像要握住她的手一般，低聲說道：「為什麼它保持沉默？」

「它已經說了，」她回答。

「為什麼我沒聽見？」

「你已經聽到了，先生。不過，你在你的回憶裡才會找到。」

「但是我希望現在就聽到！」

「先生，」小女孩非常輕聲地說，「你希望現在聽到，這怎麼可能呢？沒有願望意味著不做分別。不做分別意味著去看看不見的東西，去聽沉默的語言。為什麼你要讓我不高興呢？」

旅人覺得羞愧，但並不十分瞭解為什麼。

「你知道得很多，」他說，「從哪兒知道這些的？」

小女孩微笑。「因為，說來慚愧，不才的我是這些無法擁有的收藏品的女主人。」

旅人沉默不語，從一旁注視她良久。她無視於他，或者是沒注意到，因為她的眼睛保持垂下。他驚訝於她那額頭，鼻子和嘴唇所具有的獨特高貴的線條。直到現在，他才發現她的特徵是少見的美。過了一會兒，她用袖子遮住臉，請求他讓她展示她真正的寶物，截至目前為止，他所看到的並不值得他重視。旅人從小車上站起來，儘管身體有點僵硬，仍然在她面前深深一鞠躬，就像她對待他的一樣，並且回答說，這些符號和驚奇也許對這位善良的女主人而言不足掛齒，故而願不吝嗇地將秘密的珍品展現給他這個沒受過教育的野蠻人看的話，那麼他將以感謝與尊敬的心情來接受這份榮譽，只是他必須堅持，不再由她推車載他，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在一位何等高貴的

女士這裡作客，所以他認為，如果允許他走在她旁邊或後面就已經是最高的，同時也是他不應享有的嘉獎。

小女孩不同意這麼做，對旅人一鞠躬，旅人也對她鞠躬，並堅持如此，最後他佔了上風。小車停在原處，小女孩用指尖溫柔地牽著比她高大許多的客人的手，他們沉默地並肩向裡面的大廳走去，走向處女般的陸地與破曉時分的海洋。



這一天傍晚，老航海人無法再忍受那持續不斷的風。他的眼睛因為鹽分和越來越遠的地平線上稀有的光芒而半盲。但是，那不重要，因為無論如何，陸地是不會出現在視線之內的。不間歇的風促使他決定永遠離開桅樓。

他將黃銅的望遠鏡小心翼翼地收在胸部與夾克之間，並開始爬下那永無止盡的桅杆。有時他突然停下來，為的是能再度吸口氣，將凍僵的手指摩擦生熱。同時，他檢視地向下窺探，看看甲板是否已經出現。然而，巨大的帆擋住任何視線。不管是向上，向下或向任何一邊，他都只能辨認出白色、漲滿的帆，其中有各種粗細的纜繩、鋼索、繩索、繩子和線，風在繩索之間吹嘯。航海人不記得當他爬上桅杆時，是否曾看見這堆雜亂無章的索具。同時，他意識到，自己根本就不記得有任何爬升的動作，只知道冗長孤單的瞭望時光。

不巧的是，天色也開始迅速變暗。這使得他爬下桅杆更加困難。以目前所處的高度來看，或許他要到深夜才能抵達甲板。在甲板那裡，可能只會碰上一個守衛。屆時，他想對之提出抱怨的對象，船長，恐怕早已入睡多時，他可能靠在艙房門的內側睡覺，就像大家私底下流傳的，因為他患有心臟方面的疾病。所以，不許叫醒他。

老航海人開始嚴肅地考慮，延後到第二天再去拜訪船長，再立刻爬回桅樓是否比較明智——桅樓此刻當然離他有如天一般高——這時一個意料之外的相遇讓他完全停止那遲鈍的思考。

巨帆的橫杆上，一位走鋼絲的人，穿著一件彩色、緊貼的緊身衣，頭上戴著一頂紅色假髮，有著三束奇形怪狀的頭髮，手中握著一根又長又重的平衡桿，正輕跳著舞步，搖搖擺擺地以水平的方向朝著航海人垂直的路線走過來。在平衡桿的兩端，像天平秤一樣，掛著兩個大籃子，籃內各有一隻巨大的鳥翼或天使的翅膀。走鋼絲的人似乎也像老航海人一樣，同樣也受到這相遇的驚嚇。

他們兩個人的路正巧會在同一時間，在橫杆與桅杆交接成十字的地方碰在一起，而且沒有人可以橫越過對方。必須有一人退步，讓對方先行，然而，沒有人準備這麼做。

「你從哪裡來？」老海員問。

走鋼絲的人若有所思地注視他一會兒，然後回答說：「我從天上掉下來的。您瞭解吧，親愛的先生：我尚未出師。」

「你要往何處去？」老海員問。

「過去那邊，」走鋼絲的人回答，擺了一下頭，指向橫杆的另外一端。「可以也讓我知道，您從哪裡來的嗎，親愛的先生？」

老海員用拇指默默地向上指。

「啊哈！」走鋼絲的人叫道，「你應該是要下去那裡吧。」

「是的，」老海員說，突然又下定決心要下去，「不要擋住我的路！」

「比較理智的作法是，」走鋼絲的人表示，「如果您讓路給我的話，好好先生。您自己也看到了，我無法後退。」

他真的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已經將平衡桿帶到橫杆的另一邊，此刻他正以雙手抱著桅杆。老海員掛在比較高的地方，用他的腳踩在走鋼絲的人的胸膛，用盡全力踢他，然而卻白費力氣。走鋼絲的人吃吃地笑。

「不要這樣！」他叫道，「請您不要做這些無意義的事，親愛的先生！您究竟要怎樣？」

「我們其中有一個人必須讓步，」老海員憤怒地說，「而我鐵定不是那個退讓的人。」

「我也不是，」走鋼絲的人一邊回答，一邊幽雅地微笑，「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打架！」老海員說。

因此，他們互相抓住對方，開始扭打。很快的，他們互以鐵腕般的力量抱住對方，以至於兩個人動彈不得。在他們靜止不動地扭在一起，等候一會兒之後，走鋼絲的人將嘴巴附在老航海員的耳朵旁，開始低聲說話。另一個人便回答，耳語就這樣來來回回好一會兒：

「你想把我的十字架弄斷嗎，老兄？」

「我很想，但你卻像一條蛇。」

「你失望了嗎！你找的是別的十字架。」

「每個夜晚，我都在天上尋找。環繞這個世界一百四十四次的旅途中都在找。我從未見過。」

「或許你的眼睛不夠好？」

「我認識所有的星座，最大的和最小的。但不認識十字架。因此，我要打碎你的十字架。」

「為什麼你要折磨我和折磨你自己？那是沒有用的。事實上，對你而言，單獨一個人在上面的桅樓裡是太困難了。你想要在天上有個與你相抗衡的東西。」

「那你呢，猜中所有一切的你，又在找什麼呢？」

「我在尋找平衡。」

「你失去它了嗎？你擁有過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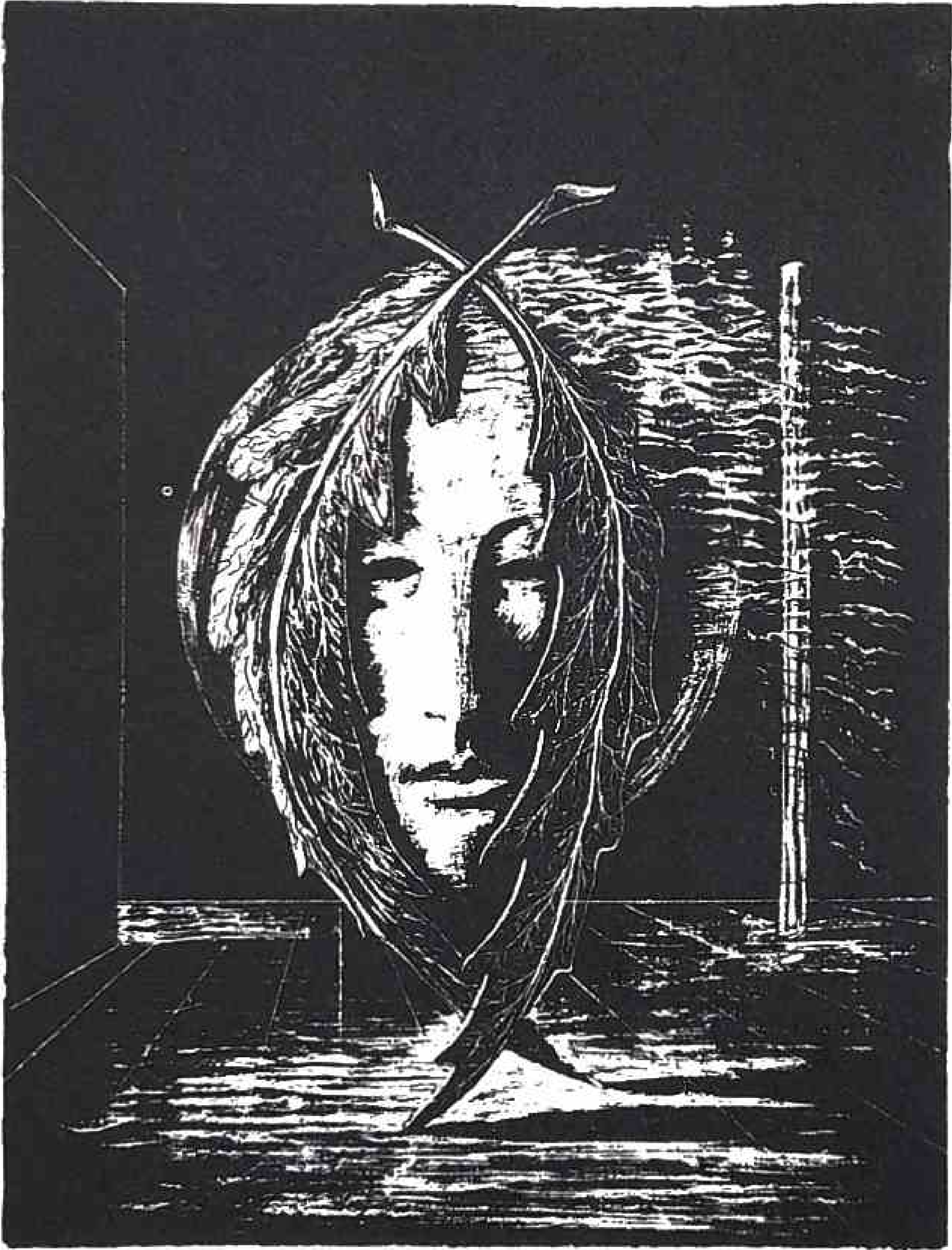
「我的職業是，不斷地失去它，為的是不斷重新獲得它。這被稱為舞蹈。擁有平衡，將會是我的末路。」

「為什麼我們還在打架呢？」

兩人同時收手，互相注視對方。在推擠的過程當中，航海員奮力奪走了走鋼絲的人的平衡桿，而走鋼絲人則將航海員的黃銅望遠鏡握在手中。

「再見，兄弟！」走鋼絲的人笑著說，並開始爬下桅杆。「喂，你叫什麼名字？」另一個人

朝他叫著問，然而，走鋼絲的人已經遠去。老航海員雙手拿著沉重的平衡桿，搖擺不定，技巧尚未熟練地走上橫杆上的水平路線，不久後就消失在巨大的白色帆布中。



在黑色的天空下，有一塊無法居住的土地。彈坑、變成化石的樹林、乾涸的河床和無數的汽車墳場組成一望無際的荒漠。

荒漠之中，有一座無人之城。一個充滿陰影和黑色破窗洞的城市，一個城市的殘骸。

城市的中央有一座年集市場，那裡的安靜最是深沉。生鏽的巨輪飛船在冷風中搖晃，旋轉小木馬因蒙上灰塵而變成灰白。

聽不到任何聲音，除了滴落的大水滴的規律撞擊聲之外，它不斷地、不斷地滴落，劇烈而且頑固。

或者那是心跳？但是，如果那是一顆跳動的心的話，究竟會是誰的心？一個人的？一隻動物的？或許是天使的？

在死寂的年集市場中間站著一個小孩。他站在一個塗滿五顏六色的貨攤之前，那將聚集數不清的人物、笑聲、感動和驚奇。過了一會兒，由於沒有人阻止，小孩鼓起勇氣走進貨攤裡面。貨攤內有幾張磨得光亮的木板凳，排列於緊閉且修補多處的戲幕之前，戲幕在昏暗中輕微地隨風擺動。突然之間，舞臺燈光神奇地向上照射到戲幕褶痕處。小孩坐在最後一張板凳上，等著。

過了一會兒，聽到一個聲音。聲音似乎從幕的後方傳來，聽起來有點沙啞，好像很久沒有講話或是頭一次開口似的。

「各位女士和先生！」這聲音說，「我們的表演即將開始，請您們再忍耐一下。我們的劇院不像其他的劇院，它不像蒸汽輪一樣以機器來推動，反倒是像一艘三桅輪，靠著落潮和漲潮，靠著風力以及海洋的潮流推動。各位女士和先生，您們必須承認：和蒸汽輪那粗暴遲鈍的汲汲營營相比，三桅輪顯得既優美又靈敏，儘管像所有高貴的東西一樣，有點古老。我們要展現給您們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不會讓您們變得更聰明或更善良，因為我們的劇院既非學校，也非教堂。世界的不幸不會因我們的表演而減少——當然也不會增加，這一點已經足夠了！我們沒有任何的企圖，更別說欺騙。我們不提出任何論調。不想證明什麼，不控訴什麼，也不揭發什麼。是的，我們壓根兒就不想讓您們深信我們表演的真實性，如果您們寧願將表演看做是幻想的話。這樣說來，好像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您，然而，各位先生女士，並不如此。」

出現一陣短暫的休息，這時可聽見幕後傳來激動的低語聲。坐在最後一張板凳上的小孩以手托著下巴，等待著。

「我們又來了，」聲音繼續傳來，現在再度洪亮，「在下面的您，和在上面的我們。您大概要問，您也有個好理由，因為已經付入場券了，您可以問為什麼和為何目的？您們想要知道，各位女士先生，為什麼我們的表演一直還未能開始？我可以告訴您們一項可喜的消息：不是任何人的過錯。

「造成目前這些困難的是如何成為實體。我們的魔術師，臉上已經充滿汗水，他以從艾格里帕到愛因斯坦時代最有力的咒語工作了數小時，為的是要將幕後的形體濃縮成可見的狀態。不過，現下它仍只是二度空間的形體，而且處於可能分解成為一小堆字母的危險中。當然那是因為必須讓許多以前表演剩下來的、堵住舞臺的東西消失之故。我們仰賴您們的幫忙，各位女士和先生。如果您們樂意幫助的話，我們以總監之名向您們表達誠摯的謝意。請注意！

「您們的任務是全心全力地想著一位走鋼索的人。您們看到他了嗎？在上面，兩根竿子之間，閃閃發光且有雙柔細的腳，腳下除了一小段晃動的繩索和深淵外，別無一物。不，各位女士和先生，沒有網子！一位真正走鋼索的人的義務是豁出性命。當然是自己的性命，因為走鋼索的人畢竟不是將軍。

「但是，為何目的呢？

「他要從緊繃繩索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他大可以很舒服、很安全地在地面上走過去，這樣他也會到達相同的目的地——但是，不，他必須選擇走鋼索這一條路。

「為什麼？

「肯定不是為了工資，因為工資非常少。他的冒險精神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對他自己的好處最少。面對危險的墜落時，觀眾的驚嘆並沒有什麼價值。此外，即使沒有人觀看，一個真正走

鋼索的人也會履行他的義務。

「他究竟關心的是從這一端走到另一端嗎？難道這一端和那一端不能交換嗎？所以，請您們想一想，為什麼無論如何他要為已經值得懷疑的存在孤注一擲？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在這一刻，那張破舊、沾滿多種污點的戲幕唧唧嘎嘎地打開。

「太棒了！」那個聲音叫著，「我們不知道坐在下面的您們當中有誰想到正確的答案，但是，透過他，成為實體已經成功了。開始吧！那就是！那就是他！」

在昏暗的舞臺上站著一個戴著一頂奇異大帽子的男人。他的左手向上指，右手向下指。他以這種姿勢靜止不動地站了一會兒。之後，突然走到舞臺前沿，脫下帽子，向坐在最後一排板凳上的小孩深深一鞠躬，幾乎碰到地面。

「謝謝！」他說，「你做得很好。」

「你究竟是誰？」小孩問。

「我是帕嘎德，」男人回答，坐在舞臺前沿，擺動著雙腿。

「你是做什麼的？」小孩問。

「我是一個魔術師，」男人回答，「也是一個騙子，兩者都是。」

「你的名字呢？」小孩想要知道。

「我有許多名字，」男人回答，「但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叫恩德。」（譯註：Ende，德文原意：結束）

「那是一個奇怪的名字，」小孩認為，並且笑了。

「是呀，」男人說，「那你叫什麼名字？」

「我只叫做小孩，」小孩不好意思地回答。

「無論如何，多謝，」戴著帽子的男人說，「多謝你將我介紹給你認識。藉此，我也能將你介紹給我認識。表演到此結束。」他眨眨眼睛。

「已經結束了嗎？」小孩問。「那我們現在做什麼？」

「現在，」坐在舞臺前沿的男人回答，雙腿交疊。「我們開始著手做些事。」

「我可以留在你身邊嗎？」小孩問。

「家人會找你的，」帕嘎德嚴肅的表示。

小孩搖搖頭。

「你究竟住在哪裡？」帕嘎德詢問道。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居住，」小孩回答。「無論如何我就是沒辦法住。」

「那我也無法住，」帕嘎德再三考慮之後說。「我們做什麼好呢？」

「我們可以一起走，」小孩建議，「尋找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我們兩人都可以居住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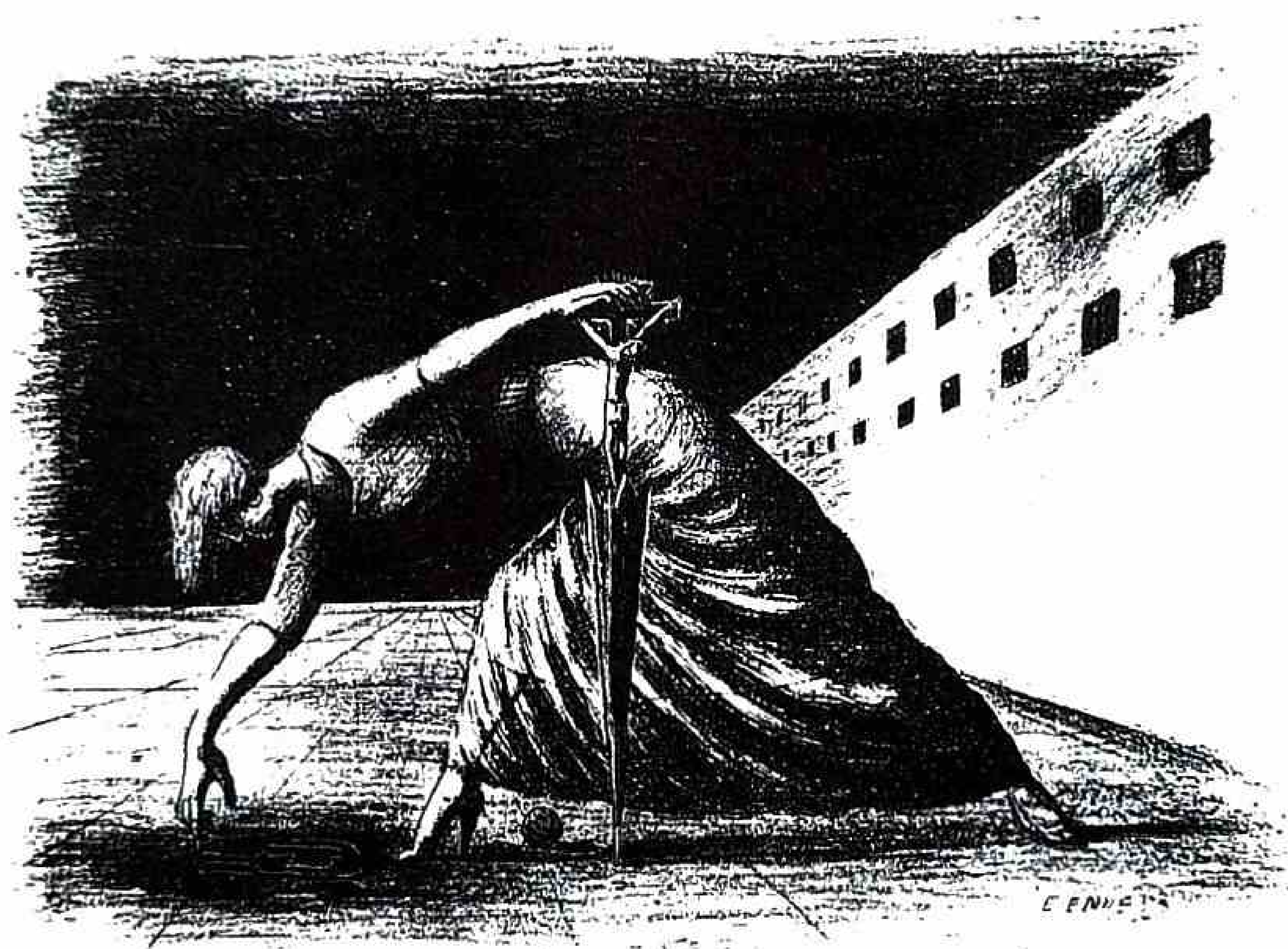
「好主意！」帕嘎德說，又戴上他那頂奇特的大帽子。「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個新世界，那我們就變一個出來。」

「你變得出來嗎？」小孩問。

「我還沒試過，」帕嘎德回答，「不過，如果你幫助我的話……還有，我覺得，你真的應該有一個真正的名字。我就叫你米歇爾。」

「謝謝，」小孩笑著說，「我們現在自由了。」

他們兩個人離開貨攤，離開年集市場，離開了城市。兩人走在黑色的天空下，充滿興致地沉浸在交談之中，向地平線走去，變得越來越小。他們兩人互相拉著手，不太清楚：是誰帶著誰？



有兩個人手牽著手沿著街道走下去：一個高大、灰暗的身軀帶著一個矮小、明亮的。大的是一個阿拉伯的惡魔，穿著棕黑色長僧袍。他那一張銅製的，又覆蓋著銅綠的臉，在僧帽底下像一隻蒼老猴子的臉一樣，露出憂傷的表情。他的手是黑色的，手上有鱗，爪形的手指朝四面八方扭曲，然而它們卻小心翼翼地握著另外一隻手，一隻柔軟而白皙的手，是一個身著白色水手服、及膝長褲，腳上穿一雙繫鞋帶小馬靴的小男孩的手。一頂繫有綁帶的圓形帽戴在後腦勺上，像聖者的光環一般環繞著小男孩的臉龐。

兩個人悠閒地走在那條街道上，這條街筆直地延伸出去，一直向下延伸到地平線上。整個地面是傾斜的。左右兩邊的兩排房子顯示出，房子曾經擁有華麗的、具欄杆的，以及人物裝飾的門面，卻早已破敗，為黴菌所損壞，而且長滿霉菌。在像玻璃般的空氣裡充滿了腐敗、糞便和會引發疾病的物質的味道。在寂靜中，只傳來小男孩腳步的回音。惡魔一聲不響地陪伴在小男孩身旁，就像是旋轉飛翔的昆蟲所組成的高柱子一樣。

小男孩停下腳步，說道：「我們轉回去吧！我沒有興趣了。」

惡魔傷心地點點頭。「是的，這裡不好玩。但是，我們不是為了你的樂趣而來的。你現在必須上學——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學。」

「但是我不喜歡！」小孩頑固地叫著。「我要離開這裡。」

惡魔隆起的額頭上浮腫出一條血管。「我們留在這裡！」他聲如洪鐘地說。過了一會兒，他溫柔地補充說：「這一次不會太久。」

小男孩驚訝地揚起眉毛，使它看起來就像一隻正在飛翔的鳥，他打量著那個巨大的同伴的臉。「你不願意服從我？」他難以置信地問道。「你知道我是誰。你不怕我嗎？」

「我如果害怕，我就有希望，」惡魔喃喃地說，這時聽到他那金屬般的聲音裡的跳躍。「不，我不怕你，小子。面對現在的你，我還不怕。面對未來的你，我不再怕。未來的你將會認為我是對的。」

「那會是什麼時候？」小孩想要知道。「當我長大的時候？」

索然無味的小臉上出現幾乎像微笑那樣的表情。「那還要過好一會兒呢，小子，還有許多的生與死。一直到你真正的長大。」

說完後，他像一陣煙霧般繼續行走，小孩失神地跟在他旁邊無精打采地走。過了一段很長的安靜後，小孩的聲音問：「你會一直都那麼兇惡，直到我長大的時候？」

惡魔變成兩倍大，有一瞬間他的輪廓融化了，然後又重新聚合他的身軀，像一片無法穿透的黑暗立在小男孩的面前。

「兇惡？」他以厚重的嘴唇問。「兇惡？那是什麼？或許你將來可以教我一下。但是，為了

完全轉化它，首先你必須將它整個融入你自己。那是一個橫亙在你面前既艱難又漫長的學習，小子。這不是小孩子的遊戲。」

「對你來說，或許是，」小孩精神飽滿地表示，「對我而言，那很簡單。那沒什麼，只是一個必須改正的錯誤而已。若沒有邪惡，那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惡魔慢慢地抬起它那霧濛濛的肩膀，好像必須高舉一個巨大的負擔一樣。「很多是必要的！」聲音憤怒地從群集的昆蟲中嗡嗡發作出來。「誰知道有多少！」

「好吧！」小孩和解地說，「我們繼續走！」

「不，」惡魔回答，「我們已經到了。」

小男孩好奇的四處看。「我們在等人嗎？」

「是，」惡魔喃喃地說，「我們在等某個人。」

「我們要幫助某人嗎？」小孩熱切地問，同時馬上改口：「我該幫助某個人嗎？」

惡魔從如千年般沉重的眼皮下露出眼睛看著他。「不像你想的那麼容易。」

「不，」小孩有點難堪地說，「幫助，很不簡單，這一點我知道得很清楚。」

惡魔緩慢地搖搖頭，就像風中的樹一樣。「你就是那個，」他的聲音澎湃而起，「小子，你就是那個被幫助的人。」

小男孩滿臉通紅。「我一點都不覺得有被幫助的需要，」他快速地說，驕傲地注視著身旁的巨人。

惡魔嘆息，好像流動的火山岩漿吹出氣泡一般。「你看看，小子，你懂的還那麼少。」

「誰該幫助我呢？」小男孩想知道。「還有，為什麼？」

「全部的人，」惡魔回答，「所有那些你以後會幫助他們的人。因為，你將會感謝他們全部的人，讓你幫助。」

「包括你在內？」

「或許，是的，我想，也包括我在內。」

小孩開始使性子，「我不想要感謝你。我不要，你聽到了嗎？」

從黑色的煙霧內部發出一聲笑聲，好像活生生的木頭在火焰中爆開和哀泣。「你會的，小子，你會的。否則我怎麼能夠引領你呢？」

此刻，小孩當真變得不耐煩。「我們還在等誰？你把我看做是傻瓜嗎？你已經在這裡了！我還要等誰？」

惡魔疲憊地用爪形的手撫摸那張銅臉。聽起來好像玻璃被踏碎一般。「安靜，小主人，安靜！我不在這裡。或者你認為，我可以牽著你的手引領你，但卻不會將你那溫暖的心凍成冰？不過，

不要再繼續問下去。注意所有將會發生的事情。這一次，你的義務就只有這個。」

然後惡魔將僧帽越過臉部往下拉，看起來就像是被黑雪覆蓋的冷杉樹一樣。

突然間，可以聽到一聲粗暴的，如狗吠般的咆哮聲，咆哮聲慢慢的、充滿痛苦地停頓下來，就像一隻大狗因為主人的死而發出抱怨聲一樣。小男孩，渾身發抖向四周尋找察看。那聲音好像是從附近的房子傳過來的，然而，由於相當奇特的回音來來去去地飛，使他無法確定聲音是從哪個房子傳出來的。當他慢慢地轉身時，看到身後有一個灰色、駝背的形體，他並沒有察覺到它的到來。小男孩鬆了一口氣，因為所有的跡象顯示出，那是一個掃街的老人，正倚著掃帚而立，偷聽他們兩位拜訪者的談話。當小男孩和老人的目光接觸時，老人笑了，點點頭，手指敲著他的帽沿。

「早安！」老人沙啞地說。小男孩沒有回答，反而檢視地打量著他，他便繼續說：「不是嗎，因為你來了，這確實是一個美好的早晨？」

小男孩依舊沒有任何回答，而是四下尋找惡魔，不過，惡魔只是巨大地站在那裡，就像黑暗的漩渦一樣輕微晃動。

「當然，」再度聽到那位矮小灰色的老人簌簌的聲音，「就我記憶所及，這裡的早晨總是像今天的一樣。現在也是同樣的一個早晨。這裡只有一個唯一的時刻，就是破曉前那一刻。從來沒

有中午，沒有傍晚，沒有夜晚。在這裡，這些時刻尚未被創造出來。它是所有的時刻當中最長的，是一段永恆，事情是由此而來的。」他笑了笑，或者是咳嗽。老人以有著千百條皺紋的細小眼睛打量這大小不同的一對。

「那個小孩，」老人突然無理地問惡魔，「為什麼你把他拖到我們這一條妓女街來？」

但是惡魔沉默地站著，就像一座用石製的悲痛砌成的塔樓一般。

「這和你有什麼關係？」小男孩傲慢地叫著。「你或許以為我不知道什麼是妓女嗎？這個我早就知道了！」

「是嗎？」掃街老人低下頭，重重地倚在掃帚上。「那麼說來聽聽看，你知道什麼？」

「女人，」小男孩解釋，「販賣愛情賺錢的女人。這是很壞的事情。」

掃街老人稍微點點頭。「你看，你看！」然後老人以一種悲傷的微笑繼續說：「不過，這或許還沒有那麼壞，我的孩子。你看，這裡沒有錢——沒有愛。我們這條街上撫慰人們心靈的女人們賣一些其他的東西，然後藉此得到另外一些東西，就是這樣。」老人再度咳嗽，或是輕輕地笑。

小男孩感到驚奇，小心地向老人靠近兩三步。「究竟是什麼？」

灰色老人考慮了好一會兒該如何向這個男孩解釋。最後他知道了，他問：「你必定知道一些童話，孩子？」

「我認識所有的童話，」小男孩驕傲地說，「所有存在的童話。我認識某個人，他向我敘述童話，他知道世界上每一個童話。」

「很好。你也一定知道，它們是真實的。」

「這當然。」

掃街老人再次點點頭。「完全正確。我沒說它們不是真實的。如果有一個人知道正確地敘述它們，那它們原都是真實的。不過，你看，都只有勝利者的故事，而故事都有好的結局，不管是這樣或是那樣。然而，失敗者的故事也是真實的，只是它們很快就被遺忘罷了。或許是因為失敗者將自己遺忘。便是如此。」

「失敗者？」小男孩問，又向老人更靠近一點。「這我還沒聽過！真的有失敗者嗎？」為了要撫摸小男孩的臉頰，老人伸出手臂，但是小男孩以一種粗暴的動作縮了回去。掃街老人抱著歉意微笑著。

「我覺得，不管如何，」老人沙啞地說，「事實上，你只知道一個故事，小朋友，只知道能夠解答謎題的第一百位王子的故事，但卻不知道在他之前九十九位毀滅的王子的故事，因為他們沒有成功過。他們所有的故事幾乎都結束在這一條街。」

老人轉頭過去，看向遠方，那裡兩排房子共同匯聚成一個點。「無論如何，我還沒看過所有

來到這裡的人到達另外那一頭過，因為街道在他們的腳步下成長，他們走的路越多，街道就會越長。因此，最後，每一個人都停在他剛好停下來的地方，在這一間房子或那邊的那一間，稍做佈置，並和妓女們生活在一起──只要他還活著。」

「你也是這樣嗎？」小孩震驚地問。

掃街老人沒有回答。他笑了笑，亦或是咳嗽一下，像有什麼東西撕裂似的，過了一會兒，他說：「不過，實際上，這一條街很短。最多一輩子那麼長。這一點我畢竟必須知道。」

在這一刻，小男孩感覺到惡魔的爪形手像影子般沉重地搭在他的肩上。他想要轉身向它，但它拿住他的頭，並將他的臉轉向他們兩人來的方向。那邊在仍然相當遠的地方，顯現出一個形體。那形體好像被一雙未曾訓練過的手操縱的傀儡一般，踉踉蹌蹌地走下街道來，膝蓋彎曲下去，又恢復平衡，繼續踉蹌而行。有時，他彎身向前，以手扶著房子的牆壁，保持這種姿勢，好像要喘一口氣一樣。雖然走的是下坡路，但每一步似乎都要費好大的勁。

「瞧，瞧！」沙啞的聲音細細地說，「又一個。」

突然間，街道上和房子內都變得生氣活潑。所有的門打開了，其中也有一扇窗戶打開了。到處都是女人，她們目視著那個初到者。彼此之間是那麼地完全相像，好像她們只是一個女人，而她的形象反射在一排無窮盡的鏡子中。這一排女人，她們全都是她，穿著一件灰色、被霉

菌啃噬的布料衣裳，衣裳緊貼著她們瘦弱的身軀，讓鬆弛、細小的乳房裸露出來，乳房上則有著像動物般的長乳頭。淺灰色的頭髮像煙霧一樣圍繞在頭部和肩膀，灰色的臉上是一張彷如又大又黑的傷口的嘴巴。

踉蹌而行的形體已然到來。出現一個穿著奇形怪狀、銀亮制服的太空船駕駛員。只是頭盔很明顯地被他丟掉或遺失了。蒼白稀疏的頭髮雜亂地矗立在頭上。沒有睫毛的眼睛佈著紅血絲，他那浮腫的臉上有著白痴的笑容。當察覺到街道中間有三個等待的人時，他猶豫不決地停住腳步。舉起一隻手，然後跌倒在地上，平躺著，臉朝下。

小男孩想要向他跑去，但是他感受到惡魔那隻如夢魘般冰冷的爪形手牢牢地攫住了自己。

「現在不要！」那粗壯的聲音沙沙地說。「保持沉默，注意看。」

有一個女人走向倒在地上的那個人，將他翻轉過來，注視著那張被街頭糞便弄髒的臉，臉上還依然掛著空洞的笑容。女人從嘴中慢慢地伸出黑而薄的舌頭，舔了舔看來像淌著血的嘴唇。男人發現自己上方的那張臉，他唇上的獰笑卻沒有消失，眼睛裡慢慢地出現驚懼的眼神。「你是誰？」他問。

女人微笑，雙眼閃爍著渴望。她向他蹲下去，小心地將他的頭放在自己的懷裡。黑銀般的指甲溫柔又粗暴地滑過他的頭髮。男人呻吟道：「你是啞巴嗎？你在做什麼？放開我。」

「是，」她低語道，一邊繼續為他除虱，「我是啞巴。」

男人任她擺佈，無法抵抗。他的額頭上有汗水滲出。「而我，」他喃喃地說，「是個瞎子。」

「你看不出來是個瞎子。」

「不，不是那裡。不是眼睛。」

「而我的嘴巴也不是啞的。」

男人努力想要坐起來。「你要把我怎麼樣？放開我！我要繼續走。」可是，她把他壓下，而他放棄，半是出於自己的意願。

「你已經到了，」她輕聲地對著他的耳朵說，「你終於到了。你可以察覺到，痛苦正慢慢減輕。」

男人閉上眼睛，一陣陣的深呼吸，聽起來好像是無聲的嗚咽。「你騙我。但是這句話對我而言反正已無所謂。一切都是大大的欺騙。」

「所有來到這裡的人都這樣說，」女人低語道。「你是第一次到這裡來，不是嗎？但是你也像其他人一樣。你欺騙了你自己，因此你現在以為我也欺騙你。不過，我會告訴你事實。你認為，你繼續拖行一天、一年或數百光年，會有差別嗎？不會再有任何改變。你也走了這麼遠，你無法再繼續前行。你為何還要離開呢？待在我這裡，我會讓你感到舒適，你會看見的。」

太空人視而未見地凝視著她。「我不認識你。你是誰？」

「因為你和其他人一樣，所以我就像是每一個人，」她回答，輕聲的微笑聽起來好像遠方的尖叫。「因此，你將會讓我幫助你。」

男人像個發高燒的病人一樣，來回晃動他的頭好一陣子。在她的指甲熟練地玩弄他的頭髮後，他慢慢平靜下來。那一張依舊腫脹得帶著白痴般微笑的臉變得幾乎和她的一樣白。如果不是偶爾痙攣地呼吸的話，他可能被認為已經死了。

小男孩感覺到一陣寒冷。「她在做什麼？她真的會幫助他嗎？」小男孩往上看惡魔，可是掃街老人代替惡魔回答。「會的，以她的方式，孩子。她是一位撫慰心靈的女人。注意她的手指！她將痛苦從他身上拿開！他不會再受折磨，她也藉此滿足。無論如何，至少一段時間內是如此。最後，他將什麼人都不是。」

男人完全安靜地躺著。他的眼睛在找尋小男孩的眼睛。微笑的嘴唇緊閉著，不過，小男孩還是聽到男人的聲音：「我在尋找天堂。」

接著出現一段很長的寂靜，小男孩除了自己的心跳聲外，聽不道任何聲音。最後，妓女低語道：「你當然沒有發現天堂，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而現在，你已經失去所有的希望，不是這樣嗎？」

男人的眼睛堅定地看著小男孩的眼睛。他的聲音聽起來幾乎是面對不幸時的冷靜：「如果我沒有找到，那麼我從來就不曾失去希望。」

黑銀色的指甲不斷梳理著他的頭髮，「說吧！告訴我所有的事！」小男孩的眼睛像掉入一個陷阱般地被男人的眼睛鎖住，他聽到男人的聲音說：「我應該繼續尋找，直到生命的盡頭。我會很快樂地死去，而不曾懷疑過，有一個地方，那裡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且我會同意，沒有人能夠發現那個地方。」

女人的聲音溫柔得如同吸血鬼的啃噬。「為什麼你要尋找它？」

男人當作是小男孩提的問題似的，回答小男孩說：「那是鄉愁，鄉愁是如此地深，使得我沒有其他選擇去做其他的事。對我而言，到達那裡並不重要。我只想看一眼這份完美的美好。確定它的存在，這便足以讓我永遠滿足。」

「但是，你現在確實已經找到它了，那個天堂，」妓女悄聲說道，依舊不停地梳理他的頭髮。

「他們讓你進去，不是嗎？」

男人出其不意地提高音量，使得那個灰色的女人驚嚇而後退，他的聲音依舊冰冷和冷淡。「在宇宙的中央，」他朝著小男孩睜大的眼睛說，「有一道由無法穿越的重力所組成的圍牆。在入口大門的上方刻了幾個字：**伊甸園**。我曾經撫摸深鎖的大門上的格子欄杆，結果一經觸摸，它們就

在我手裡全部碎成鐵鏽和腐物。我穿過大門進去，看到在我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灰燼和火山渣，中間有一顆巨大的，已經風化的樹，樹枝像爪一樣抓向黑色天空。當我還站在那裡觀看時，我的身邊有東西在動，從地上的一個黑洞中，爬出一隻像大蜘蛛般的動物。我只能看出牠乾枯得很厲害，而且非常蒼老，身後還拖著巨大的翅膀。那隻動物翻滾過來，一邊還直喊著：再來！再來！人類的小孩！牠扯出滿是羽毛的拳頭，並朝我丟來。我避開牠，接著牠開始發出尖叫，大笑，不斷地喊著：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了！就我單獨一個，單獨一個，單獨一個！——然後我就逃走了，不知道是怎麼逃，往何處逃的，不知道是只逃了一個小時，或是一千年。」

男人一動也不動地坐著，兩腿筆直向前伸展，臉上依舊是同樣兇惡的微笑，但是，此刻他往下看，讓小男孩離開自己的視線。四周又再度沉寂下來，沉寂得那麼徹底，好像所有的聲音都從這個世界消失。可是後來當小男孩表示，他喘不過氣來時，那位撫慰人心靈的女人說：「來！我可以讓你永遠忘記你的渴望。然後你將不再受苦。」

男人站起來，她抓著他的手，和他一起向一扇門走去。這時小男孩掙脫惡魔的手，擋住他們的去路。「你不可以這樣做！」他憤怒地叫著。「你不可以忘記你的鄉愁。她拿走你所有的一切！她連你也一起帶走！」

突然間，小男孩感到男人堅實的手落在他的臉頰上，小男孩踉蹌地退下來。他打了小男孩。

「這樣也好，」灰色女人說，「這個小孩並不很瞭解。還沒有。」

她拉著男人走進房子。

「他不可以忘記鄉愁，」小男孩結結巴巴地說，「否則就永遠失去天堂了……」這時眼淚從他的眼中流了下來。

掃街老人好像在街溝找到東西。那是一個金色的環，像皇冠那麼大。老人拿起它，在手中把玩的同時，他說：「是的，小朋友，這是你的第一堂課。所有的惡始於忘記渴望。」

「但是，他為什麼打我？」

老人沒有回答。他不停地旋轉金環。

「嘿，掃街人！」另一個灰色女人喊著，「你手中拿著什麼東西？」

「好像是一個皇冠，」老人喃喃地說。「某個可憐的魔鬼遺失或丟棄的。這裡所有的東西都變得無法辨認。」

女人伸直手臂，卻沒有靠過來。

「給我！給我！」她乞求著。

老人搖搖頭。「我不可以給你。你也知道得很清楚。」

「你呢？你要拿它來做什麼？」

「我會帶回去給我太太。」

「啊！連你也會有太太？你竟然沒告訴我們！她漂亮嗎？」

其他的女人發出咯咯的笑聲，聽起來像老鼠吹口哨似的。老人不受她們的影響。「戴起皇冠就會很漂亮，我想。」老人沙啞地說。

「你不怕嗎？」另一個妓女問。「我們的女王下令，所有遺失的東西都要交給她。她可不是開玩笑的，老人。」

掃街人瞇起眼睛，咳了起來，亦或是略微尷尬地笑一笑。「如果你發誓，不出賣我，那麼我會告訴你一個秘密，美人。」

「好，我發誓。」

「你們的女王，」掃街老人緩緩地說，「是我的太太。」

街上突然看不見半個妓女，街道像先前一樣空蕩蕩的。所有的門窗都關上。老人將皇冠掛在扛在肩膀的掃帚上。他向小男孩點點頭，手指敲著帽沿，灰色的身影消失在灰色牆壁中。

小男孩疑惑地向上瞧著惡魔。「那個男人找到的地方，真的是天堂嗎？」

「我不清楚，」銅質聲音回答著，「你在問我什麼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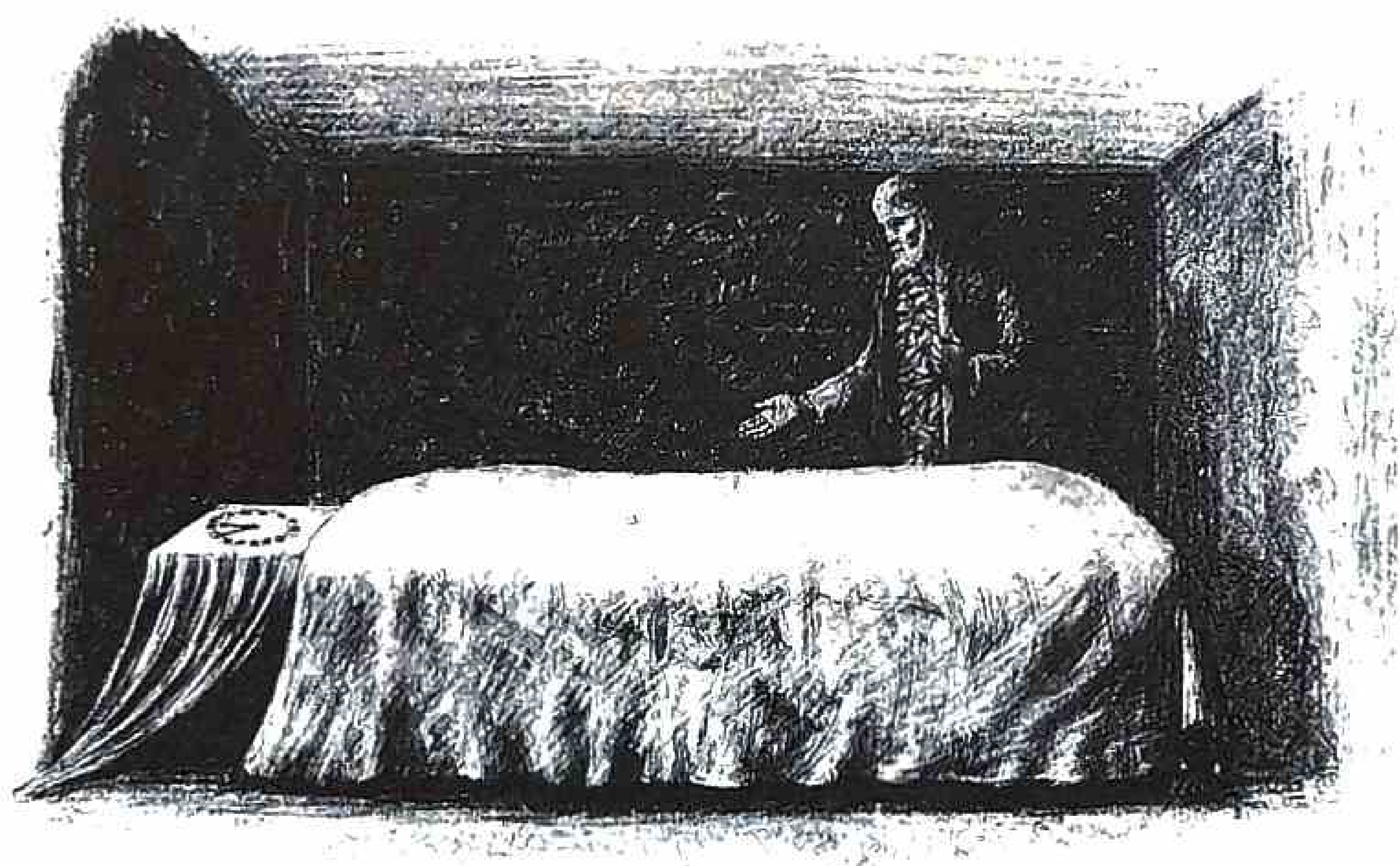
從那間太空人和妓女進去的房子中傳來長長的、粗暴的狗吠聲，絕望而充滿痛苦地消失在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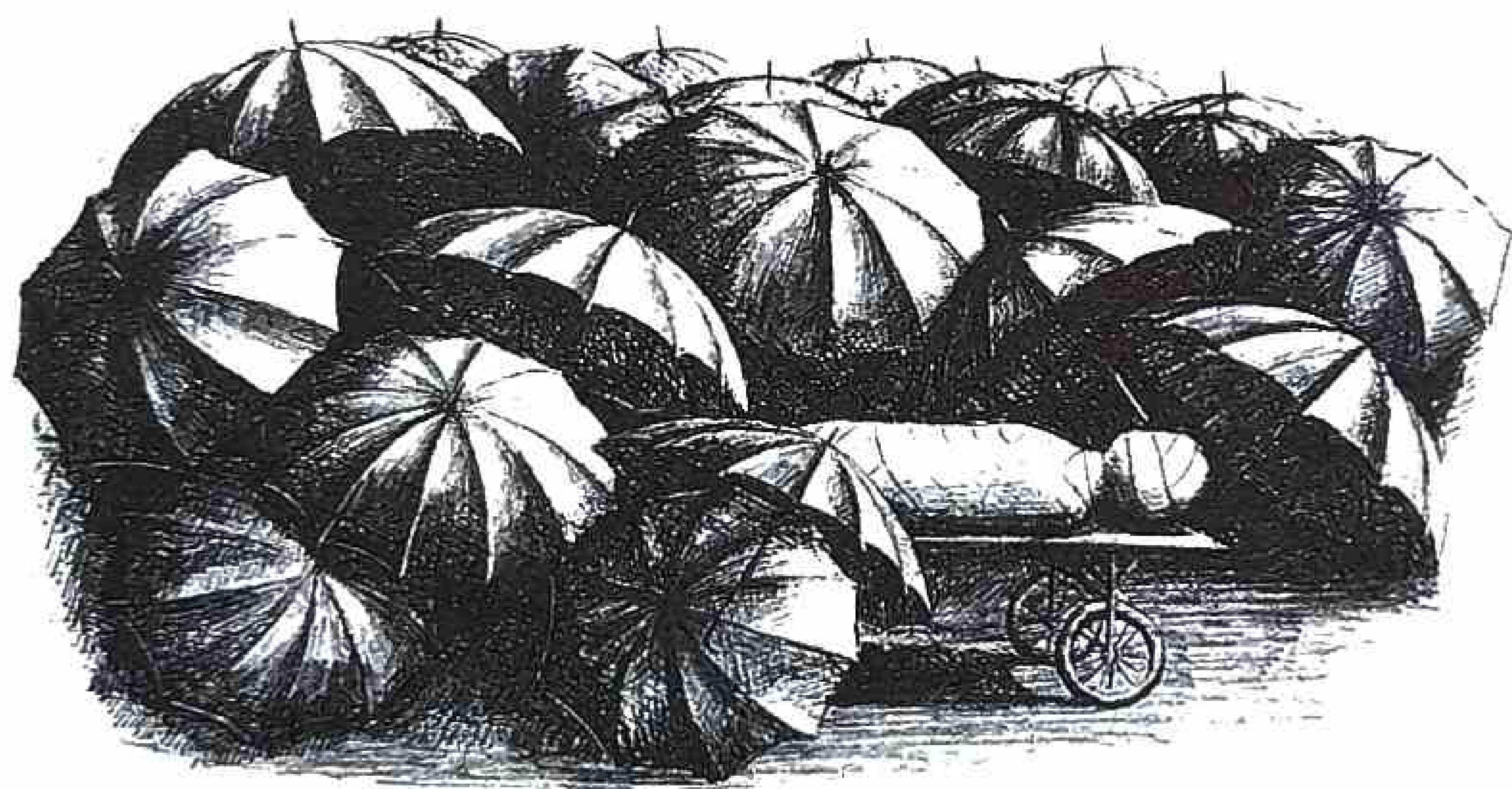
璃般的空氣中。小男孩靜靜聽著，臉色蒼白，只有臉頰上還留有太空人泛紅的手印。

惡魔那隻有鱗片的爪形手再次小心翼翼地握著小孩的手。「走，小朋友。你的第一堂課已經上完了。」

當他們沿著街道往上走了一大段路後，小孩再一次停下回頭望著。「掃街老人說的是真的嗎？所有的惡始於忘記渴望嗎？」

「還要更早一點開始，」惡魔回答，「惡總是始於一個失去的希望。」後來，很久很久以後，當小男孩想到不久之後他要玩的遊戲時，早已又獨自一人鎖在自己冰塔內的惡魔，再一次喃喃地自言自語：「沒有人能估計出，一個失去希望的人能走向何處……」





教室內不停地下著雨。聞起來有泥濘的味道，因為長久的潮濕使得木質地板幾乎腐朽為泥煤，牆壁上長著霉菌，有的地方還長出大片、如雪一般的壁癌。三個高高的、狹長的窗戶上裝著毛玻璃，如此學生才不會轉移注意力而向外看。

校舍走廊上的門因一再地油漆而結成塊狀，顏色就像老而不新鮮的菠菜。教室前方的牆壁上掛著一個黑板，上面還有一些字跡可以辨認……**是真空中的一個點……往時間點……t去……光的波動 d……dt……**

黑板前高高的茶褐色講台上，躺著一具靜止不動的小男孩軀體，像舉行告別式似的被放在棺材上，大約有十四歲。他被穿上一件走鋼索人的緊身衣，緊身衣上處處有修補的痕跡。戴在他頭上的白色繃帶在額頭之處有一塊圓形的紅色污點。很明顯的，那是一個標誌，因為它太均勻了，滲出的血跡是不可能有這種形狀的。

課桌椅上只坐著六個學生——兩男、兩女和兩個小孩，每個人之間的距離相當遠，分開獨坐。所有的人都在雨傘底下，低著頭，唸書、寫字或呆呆地注視著前方。最前面，在一把黑色的傘下坐著一個男人，無法確定年紀，穿著非常合乎規矩的服裝。他的臉在那頂又黑又硬的雨傘保護下顯得蒼白，除了一雙有點突出又興味索然的眼睛外，毫無特別之處。面前的講桌上放著一個公事包。靠門處坐著一個留有鬍子，戴著眼鏡，穿著一件白色工作服的男人。男人撐著一把透明的塑

膠雨傘，並且每隔一段時間，一再地看著他的手錶。在窗戶邊，一位非常胖的老女人擠進一張和她的身材相比顯得相當狹小的椅子，使得她那巨大的乳房必須垂放在書桌上。她的雨傘是有花紋的。在她後方好幾排之處，坐著一位長腿苗條的年輕女士，身穿新娘禮服，撐著一把有傘尖的白色雨傘。最後面的一排坐著那兩個孩子。其中一個是小女孩，撐著一把油紙傘。小女孩有一頭深藍色的長髮和一雙如深夜般黑的杏仁眼。坐在另一邊的男孩顯得十分漫不經心。男孩身材矮小，臉頰瘦長，而且很髒。他衣著襤褸，流著鼻涕，隨時都用衣袖擦掉鼻涕。他的背上揹著一對過大的白色翅膀，翅膀被雨淋濕，散亂沉重地垂了下來。他的雨傘只剩下空洞的支架，上頭掛著一些天藍色的破布。

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因為閒聊是絕對禁止的。只有雨仍然下個不停。

最後，身穿白色工作服的男人在看完他的手錶之後，向穿著合乎規矩服裝的人彎下身去，並低聲地問：「對不起，不過您知道，老師什麼時候到嗎？」

被問的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後搖搖頭，過了一會兒，他悄聲地回答說：

「從來就不知道老師什麼時候來，他究竟會不會來。如果他剛好來了，卻沒有人在的話，那多糟糕啊！」

穿著白色工作服的男人嘆息地點點頭。

「我也是這樣想。容我請教，您為何在這裡？」

被問者示意拒絕，察看教室裡的四周。在回答之前，他又讓人等了幾分鐘：「我要充實我的數學知識。我是一位公務員。」

「啊哈，」穿白色工作服，留著鬍子的男人說，但可以看得出這項說明並沒有令他特別滿意。他又盯著錶看了好一會兒，隨後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將紙條推過去給他談話的對象。**所以你是自願來這裡的？**那個人唸著。他將紙條翻轉過來，在背面寫上：**您的問題不適合我。我是在盡我的義務**。

當穿著工作服的男人唸這一項訊息時，他輕聲又倔強地、語帶玄機地說：

「我就不是自願來這裡的。我是個醫生，但是因為一件愚蠢的小事，我的執照被撤銷。現在又必須從頭開始。我覺得這很可怕。」

「所有的事情總是不斷地從頭開始，」穿著中規中矩服裝的人心不在焉地回答。「生命即是重複。您有何權利期待，您將是唯一被調職的人。」

「你們不要說得那麼大聲！」新娘小聲地朝那兩個交談的人喊過去。「你們可能會被聽見，那麼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留級。」

「如果你們問我，」這時胖女人加入交談，「那麼我們應該乾脆回家。我餓了。」

公務員轉身面對著她，用空洞的眼神打量她。

「那是不可能的，」他冷靜地說，「門是關著的。」

又是一段長時間的寂靜，只有雨仍然下停地下。

「我想知道，」翅膀濕透的男孩喃喃地說，「外面的天氣如何。或許外面已經放假了。」

有著一雙杏仁眼的小女孩向他微笑，以手掩口低聲地說：「外面是天堂，但是窗戶打不開。」

「外面是什麼？」

「天——堂。」

「我不認識，天堂到底是什麼？」

「你不知道嗎？」

「不，我從來沒聽說過。」

小女孩發出咯咯的笑聲。

「我不相信。你不是天使嗎？」

「現在的這個又是什麼？」男孩問。

有著一雙杏仁眼的女孩若有所思地向前看了一會兒，然後悄聲道：「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天堂是什麼。」

「那你在說什麼？」男孩說。

「不過，我知道，它一直都是在附近，」女孩繼續說。「這件事其實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中間只隔一道牆，有時是石牆，有時是玻璃牆，有時是棉紙牆。但是，它一直都是在附近。」

「難道我們就不能乾脆打破窗戶嗎？」男孩建議，並且因他的大膽而感到臉紅。「我的意思是，如果那是值得的話。」

女孩悲傷地注視著他，同時耳語地說：「那無助於事的。天堂一直都在附近，就是不在我們在的地方。如果我們到了外面，它也不會在那裡。不過，現在它在那邊。絕對在那邊。」

「安靜！」新娘以刻意壓低的聲音喊著說。「我想，有人來了。」

所有的人注意傾聽，但只聽到雨的聲音。

醫生站起來，走向講台，穿著走鋼絲服裝的小男孩就像躺在靈柩台上似地躺在講台上。為了要觀察小男孩，他必須爬上講台後面的那一張椅子上去。

「您不是應該去做您的功課比較好嗎？」公務員問道，一邊還揚起眉毛。

「或許這就是我的功課，」醫生憤怒地回答。

他沉默地研究小男孩有好一會兒，檢查脈搏，以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撥開他一隻眼睛，四處按按，最後沮喪地搖搖頭，又從椅子上爬下來，坐回自己的位子。

胖胖的老女人，本來一直以越來越強烈的好奇心注視著醫生，這時叫得是那麼大聲，以至於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病症！您至少該告訴我們，他是怎麼死的！」

「死於下雨，」醫生粗暴地回答。

「或許，」杏仁眼的女孩悄聲地對著揹著一雙濕翅膀的男孩說，「天堂就在沒有下雨的地方。」

「或許，無論如何是在不常下雨的地方，」男孩比較像是對著自己說，「只是偶爾下雨。」

「你現在想起來了嗎？」女孩悄聲地說。

不過，男孩沒有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注視著前方。

女孩站起來，膽怯地向講桌走去。她爬上椅子，並且爬到穿著走鋼絲服裝的小男孩的身邊。蹲在他的旁邊，將他的頭放在她的膝上，撐起紙傘遮住他。所有的人都驚訝地看著這一幕。

「可是如果老師來了……」新娘害怕地叫著。

「或許他就是老師，」有翅膀的男孩說，同時站起來。每個人都朝他轉過身來。

「這是有可能的，」他喃喃地說，臉又紅了。他背後拖著翅膀，走到前面，同樣果斷地爬上講台，撐著只剩骨架的雨傘，遮著小男孩挺直的軀體。

「胡鬧！」公務員輕蔑地說。

「一點也不！」男孩倔強地回嘴。「他已經開始呼吸了。」

醫生跳起來，又爬上椅子，手放在小男孩的胸前，俯身在他的嘴上傾聽。

「兩支雨傘不夠，」接著他叫道，「再多一些雨傘！」

所有的人都跑到前面來，帶著保護味道地將雨傘撐高，遮住小男孩。杏仁眼的女孩深深地彎下身子，小心地將那一條上面有紅色環形斑點的繃帶解下來。她那一頭長髮裹住他倆的臉。

突然之間，穿著走鋼索服裝的小男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咳了幾下，坐起身來。

「謝謝！」他說道，同時環顧擠在他四周的臉，「這一次相當遠。你們究竟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在等老師。」新娘回答。

「你也許是老師吧？」有翅膀的男孩問。

「嘿，聽好！」小男孩叫著，「我看起來像老師嗎？」

「我們不知道老師長得什麼樣，」醫生解釋著說。

「您最好不要代表我們大家說話！」公務員指責醫生。「我在這裡比您久。」

穿著走鋼索服裝的小男孩吹走鼻尖上的幾滴雨滴，微笑著。

「重點是，他現在還沒來。我們應該試著離開這裡。還是你們喜歡這裡？」

「和這個沒有關係，」公務員回答，「也有類似義務感的東西。沒有人有權利逃避現實，特

別是，當現實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時候。」

穿著走鋼索服裝的小男孩在講台前晃著他的兩條腿。

「你們可已經察覺到，」他和氣地問，「只要閉上眼睛幾分鐘就夠了？當眼睛再度張開時，人便身處在另一個現實裡。所有的東西一直在變化。」

「如果閉上眼睛，」揹著翅膀的男孩說，「人就死了。」

「好吧，」小男孩從講台上朝下說道，「這會有同樣的結果。我們自己也在變化，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我剛剛是另外一個人，現在我突然成為這裡的這個。」

胖女人點點頭。

「正是，小朋友。你從中獲得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小男孩回答，「為什麼應該獲得什麼？」

「無論如何，」公務員解釋說，「我要待在這裡，向老師詳細地報告這裡發生的一切。」

「隨便你！」小男孩一邊說，一邊從講台上跳下來。「我只是路過此地而已。」

「但是這裡出不去，」新娘叫著說，「門是關著的。」

「到處都可以出得去，」小男孩回答，「只要能夠改變夢。」

「這究竟怎麼做？」杏仁眼的女孩問。

揹著翅膀的少男馬上接著問：「什麼叫做改變夢？」

「全在胡鬧！」公務員叫道。

「改變夢，」小男孩說，「這意謂著發明一個新的故事，然後自己跳進這個故事中。如果你們連這個都不知道，你們究竟在這個學校學到什麼？」

「你在哪裡學到的？」胖女人想知道。

「從一個改變夢的人那兒，那個人是我自己發明的，」小男孩回答。

「你真的可以改變夢嗎？」女孩屏息地問。「你可以教我們改變夢嗎？」

「當然可以！」小男孩回答。「單獨一個人是最困難的。兩個人就簡單得多。如果許多人一起做的話，總是會成功。所有真正改變夢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我們應該如何發明一個新的故事呢？」新娘詢問。

「最簡單的方式是，」小男孩解釋，「我們一起演一齣戲。」

「天啊！」胖女人抱怨說，「我沒辦法背下那麼多句子。」

「我們要表演給誰看？」醫生問。

「我們自己。我們同時是觀眾和演員。我們表演的是現實。」

「但是，我們究竟應該表演什麼？」有翅膀男孩想知道。

「這是無法預知道的，」小男孩回答，「就是簡單地開始。」

「不過，可能會失敗得很慘，」新娘表示。「如果失敗了，我們會變得怎樣？」

小男孩聳聳肩。

「事先知道會變得如何的人，就無法改變夢。」

「我們難道不需要一個舞台？」杏仁眼的女孩問。「還有一道布幕？」

「一定要！」穿著走鋼索服裝的小男孩說。他從頭上解下被雨水浸透的繃帶，而少女依然拿著紙傘遮住他的同時，小男孩朝黑板走去，用那條繃帶小心地擦去黑板上的字跡。之後，他轉身向其他人。

「你們可以將它擦乾嗎？」

「那不會有多大用處的，」醫生表示。「雨水又會很快地將它打濕。」

「只要幾分鐘就夠了，」小男孩解釋。他打開講台的抽屜，發現裡面有幾枝彩色的粉筆。在這同時，其他的人盡其所能地用他們的手帕或夾克的衣袖將黑板擦乾。醫生甚至脫下他白色的工作服，當作乾布來使用。

「已經夠了，」小男孩說。然後，他在黑板上以簡單的幾筆劃畫了一座舞台，布幕則是分別向左右拉開，布景出現一條都是門的長廊。

「必須保留所有的可能性，」小男孩一邊說，一邊畫出最後幾筆，「在某一扇門的後面，我們就會發現一些我們喜歡的。」

小男孩一躍跳進他剛剛所畫的那幅布景裡。其他的人看他被捲進去，看他在舞台上來來回回地散步。

「來啊！」他叫道，「快一點!!雨來了！」

先是有翅膀的男孩爬上舞台，接著是杏仁眼的女孩。跟在少女後面的是新娘。胖女人必須靠後面的醫生推擠和前面已經上去的人拉拔，才上得了舞台，隨後醫生自己也跳了上去。只有穿著中規中矩服裝的男人依舊站在他的黑雨傘下面，下不定決心。

穿著走鋼索服裝的小男孩再一次從布景彎身而出，向那個男人伸出手臂。

「您不要跟來嗎？」他問。

男人搖搖頭。

「我不相信這個。」

「您不需要相信。您只要做就好！」

「但是——」公務員向後退了一步，「我不知道，我對你們有何重要。我不適合你們的戲。」

「您對我們是無關緊要，」小男孩回答，「不過，每一個人都適合我們這齣戲。」

這一幅畫上已經到處都是雨滴，雨水使畫變得模糊。

「我最好不要，」男人說。

「可惜，」小男孩叫著說，然後他像個馬戲團演員一樣一鞠躬。「保重！」

布幕從兩邊緩緩降下。在最後一刻，男人下定決心，收起他的雨傘，將公事包夾在腋下，抓緊帽子，從布幕的細縫中跳進去，布幕在他身後漸漸合攏。

下不停的雨漸漸洗去黑板上的畫。

在演員室的走廊上，我們遇見數百位正在等候的人。他們沿著牆或坐或站，安靜而有耐心。許多人赤裸著上身，有一些人是全裸的。其中也有女人和小孩。大部份人的身體具有因極度嚴重以及長期忍受的貧困所產生的體型。他們不但瘦弱，甚至到羸弱無力的地步。

當我們從他們中間走過時，沒有人抬頭往上看一眼。有些人閉著眼睛，抖動雙唇，好像在背誦他們的角色台詞，另一些人無神地看著遠方或地板。

我們停在一位披著鞍褥，坐在矮凳上的老人面前，問他為什麼在這裡。

「我必須等我的戲服，」老人帶著窘迫的微笑回答，「戲服仍在縫製中。只要衣服一縫好，我就會上場表演。不會再等很久，因為我是這裡所有人當中，等得最久的。」

我們想知道，那是哪一種戲服。

「一件國王的袍子，」他說。「重點當然是皇冠，首先是一頂由真金做的皇冠，然後是一頂紙冠。在最後的一幕戲中，我還需要一把弓和一袋箭，還有枴杖。是的，我大概也會得到一支枴杖，因為，如你們所知，我會只有一條腿。」

我們向他解釋，我們根本就一無所知，不過我們好像已經在某個地方看過那件戲服。

「不，不，」老人說，並且像個固執己見的小孩子一樣的搖頭，「那是不可能的。戲服還沒有縫好，否則我老早穿上它了。那是我的戲服！」

我們請他談談他的角色。

「角色很美，」他開始說，「而且是最重要的角色，這一點不用說明。我演一位幸運的統治者。」

我們猜想，那是一齣歷史劇，但是老人再一次搖搖頭。

「不，絕不是。我是不會為歷史劇貢獻我的表演藝術的。那和真實的戲劇比較有關，是一個童話，或者——如果你們比較喜歡這個名稱的話——是一齣神秘的戲。一開始，幸運的統治者身為國王坐在一張非常巨大的石頭王座上，王座就像一座山一樣。我，也就是國王，統治著一個無邊界的王國——然而，我沒有自由。我的左腳被焊死在石頭王座上。這時爆發一場動亂，是由國王的秘書煽動引爆的。他和其他幾個侍從想要推翻我。但是，情況顯示出，我——也就是國王——不能退位，因為我被銲住固定在王座上，而且那條鍊子是無法扯斷的。」

老人沉默下來，以滿懷期待的眼神注視著三個從走廊走下的男人。他們小心翼翼地拿著一件王室所穿的服裝，其中兩人各自拿著伸展開的衣袖，第三個人則是拿著裙襬。他們拿衣服的樣子讓衣服本身像一個在牠們之間飄浮的人似的。毫無疑問的，那是一件女人的服裝。

那三個男人謹慎地將衣服放在老人的懷裡之後，不發一言地離去。老人失神地撫摸著珍貴的用金線繡的花，不過除此之外，他似乎並不特別重視這件衣服。

「由於鍊子無法扯斷，」他繼續敘述他的角色，「暴動者砍斷國王的腳，並且用力將他從王座上拉下來。他是那樣無助地躺在地上，一灘血，還有痛楚，他們取走他的王冠，為他換上一頂紙冠。他們以為他死了。那是夜晚，風咆哮著。他被拖出城外，被丟進垃圾坑中。」

老演員突然激動地停止敘述。

「撿破爛的人發現那具動也不動的軀體，在他的身上還發現有一絲生命的跡象，於是將他帶回他們居住的窩，小心地照料他，一直到他那可怕的傷痊癒為止。這期間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新的統治者，亦即秘書的密探佈滿各地，佈下成千上萬的眼線。因此，撿破爛的那些人要求國王逃進沒有人能夠發現的山區郊野。他們給他一件破舊的衣服穿，以及一支他可以藉助行動的枴杖。」

老人再次停止敘述，緊張地站了起來。從走廊走下兩個女人，她們之間拿著一件由各式各樣補片縫製而成的小西裝，西褲的一隻褲管在膝蓋的高度被剪斷，並且縫合起來。根據衣服的大小推測出，那是一件約六歲大的孩子所穿的衣服。那兩個女人將那件破衣丟在老人的腳下，並從他膝上拿走那件王室的女人服裝，然後沿著走廊而去消失無蹤。

老人發出一個帶著歉意的小小微笑，之後，繼續他的敘述：「為了不使國王毫無防護，以及讓他能夠自己過活，他們還給國王一把弓和一袋滿滿的箭。於是，一隻腳的國王，頭戴著一頂紙

冠，長時間毫無目的地遊蕩在一個他不認識、卻統治過的國家的峽谷和荒地。他是一位優秀的弓箭手和有經驗的獵人，如果瞄準獵物的話，他的箭從來不曾誤失目標——然而，由於神秘的厄運，箭袋中的箭卻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七枝。孤單的國王對命運的力量發出原始般的憤怒。某一天晚上，那晚比其他任何一個夜晚都黑暗，狂風比任何一個夜晚都狂嘯，他拖著腳步爬上最高的那座山的頂峰。在冰冷、光禿的岩石峭壁上，他蹲了下來。大聲地狂笑，將枴杖丟進山谷底。然後他開始射箭，憤怒地咒罵和詛咒，他射出所有剩餘的箭，向上射進風雲滾動的天空。他抬頭等待著因他的罪行而會將他擊碎的閃電。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生。」

老人第三度中斷他的故事。有個小孩從走廊走了下來，費力地拖著一大堆的衣料。當他將他的負荷在老人面前放下時，可以看見，那是一套皮製的飛行員服裝，包括眼鏡、有捲邊的手套和襯有皮草的靴子。小孩一語不發地拿起那件破舊衣服，如同先前的人一樣，消失在同一個方向。

老演員這一次也是一樣，對所有發生的事並沒有特別注意。此刻，他站起來，像高貴的羅馬人穿上衣一樣，將鞍褥披在瘦弱的身軀上。他帶著炯炯有神的眼睛，誇張的手勢，繼續述說他被打斷的故事：

「國王一直坐在岩石峭壁上，他的鬍子、頭髮和衣服上的碎片在狂風中飄揚。這時他聽到駿馬的嘶鳴聲。七位騎士穿過雲層朝他而來。他們穿著發亮的白色服裝，坐在發亮的白馬上。當他

們緩緩地接近時，國王發現每一位騎士的心口處都插著一枝箭。他想，報復終究是來了，上帝的復仇！騎士們靠近來，從馬上跨下來，走近他的面前——恭敬地向他鞠躬。然後，他們從胸口處將箭拔出，一個接一個地把箭放在他的面前。國王說不出話來。他的雙手觸摸著已經變成閃亮黃金的箭。抬頭往上看進白色騎士的眼睛——認出他們是……」

老人到這裡再一次中斷他的敘述，因為從走廊處又來了一群人，這次從相反的方向。是先前三個男人當中的一個，兩個女人之中的一個和一位小孩，但是是另外一位小孩，不是先前帶來飛行員服裝的那個。他們從地上拾起飛行員服裝，卻沒留下什麼，就朝他們來的方向離去。老演員坐回他的矮凳，感到一陣寒意，便拉一拉披在身上的鞍褥，突然間，似乎是筋疲力竭。

我們力勸他把故事說完，並向我們透露，國王認出來的那七個奇特的騎士是誰。然而，老人只是固執一味地搖頭，說道：「我怎麼知道？」

他是否不獲准告訴我們，或者那是一個秘密？

他疲倦地回答：「如果我演了我的角色，那我就會知道——你們也會知道。否則哪需要這整齣戲呢？」

突然之間，他的臉出現一種痛苦、被折磨的表情，他急切的問：「或者你們認為，在這段時間內可能已經有人演了我的角色？我已經等了那麼久。你們相信有這樣的人嗎？」



戰火又重新開啟。夜晚的堡壘是由呼嘯的子彈、嚎叫的跳彈、咆哮的手榴彈以及有如雷聲般傾倒的牆垣和屋頂所構成的一幅災難景象。

蓄著髫子的獨裁者以極大的步伐，半飄浮的跳躍逃走，穿過陰暗的長廊，穿過大廳和涼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越過粉碎的石雕，陷入掉在地板上的吊燈，從大理石的階梯滾下來，躺在地上，急速站起來，又繼續踉蹌前行。他身上那件烏黑發亮的皮制服已經破碎不堪，並且被許多彈孔穿透，巨大的身軀被無數的子彈穿過，他的心臟、他的肺、他的肝和他的內臟，甚至在他的額頭正中央有一個圓形小洞，留著血，像一隻邪惡的第三隻眼睛一樣發亮著。他受到致命的傷，但是他不能死。他一直都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不死的。

然而，他們全在獵捕他，所有的人，到目前為止，他曾經是獵捕他們的人。他是不死的，但是，他不是不會受傷的。他感覺到痛苦，痛苦正以無法忍受的空洞填塞他的身體，好像他是一個中空的形狀，在他四周的空氣像星光閃閃的花崗石。

他在國家檔案室的房間內尋找避難，然而，秘密檔案卻在這裡被改裝成路障，在路障後方，數以百計的槍口亮了起來。他撲倒在地，繼續向前爬行，在由法院檔案所建成的牆後面尋找掩護，匍匐前進，穿過巨型檔案夾的氣溝，以指甲抓地繼續前行，掘穿過破碎的、部份被燒過的逮捕令，最後是在喘息聲中停下來。

我想睡覺，他想，五分鐘或數百年。但是，戰爭還沒有結束。戰爭永不會結束。只要有戰爭，我就不會被打敗。他們利用我的武器來對付我，因此他們永遠不可能擊敗我。

他小心地抬起頭，盡量伸展四肢。直到現在，他才知道四周是一片寧靜。停火了，終於。四周充滿金黃色的晨曦。

他坐起來。在底下的拼花地板，在這縮短的範圍內他所能夠認出來的，顯示出一幅塘鵝的畫像，正從自己的胸腔裡吐出一股血柱給牠的一窩雛鵝喝。旁邊刻著一句由金色字母寫成的銘文：**愛的恩賜**。獨裁者的口中有一股銅綠的味道，他想吐出來，但是，嘴裡沒有唾液。

一間圓形的，廣大的大理石大廳在上方成一拱形。他自己則是顯得渺小地正好坐在正中央，可以說是好像在靶的中心。他扭動嘴巴，擦掉鬍子上的血，站了起來。他必須找到安全的避難之處。

這裡好像沒有門，也沒有窗戶。金色的晨光從上面來，卻看不出從哪個方向而來。他是如何進入這裡的。此刻已經無所謂。重要的是，想辦法再出去。

一道巨型的石梯，靠厚重的柱子支撐著，以大幅度的半圓形方式蜿蜒而上。在高高的上方，石梯與一條沿著整個大廳牆壁環繞的圓形通道相接。那邊又有樓梯縱橫交岔地通到更高的圓形通道，從那裡可以一再看見樓梯，拱頂和涼廊，所有的建築物都富麗堂皇，金光閃閃。其間到處都

有石像或銅像，小巧的、巨型的、無數個人類的形體，穿著充滿條紋的服裝，伸直的手指，高舉的雙手，莊重的姿態，教誨的姿態，狂喜和嚴謹的姿態。有些向上或向下喊出聽不見的訊息，很明顯的是一些急切的訊息，因為它們所感受到的訊息是相當激動和震驚的，這一點顯而易見。是一場世俗外無聲的爭辯，必須做出最重要的決定，但卻從來沒有結果。或許它們討論的也是權力問題，一個問題中的問題。

獨裁者開始登上石梯，慢慢的，一步接一步。石梯高得像座山一樣。在最高的一階上他坐了下來，聚集新的力量。然後又跛行前進，穿過沿著牆壁的半圓形涼廊，最後終於找到通向許多其他樓梯之中的一個入口，不過，這一道樓梯相當狹窄，並且是緊密地纏繞著一根粗大的綠色石柱。它的階梯光亮如鏡，沒有欄杆。他撫摸著石柱前進，沒有往下看。他不知道自己已經爬了多高，反正在圓屋頂的某處。

迴型樓梯的盡處是構成屋頂的方格天花板中的某一格。獨裁者從下方以肩膀推擠方格板，想要打開它，但卻徒勞無功。當他氣喘吁吁地停下來，再次坐下來時，方格板才自動向下打開，朝他掉下來。他從開口處爬上去。

在灰濛濛的光線下，呈現在他眼前的是一條筆直的走廊，似乎是一直通到天際。兩邊牆上每隔一段固定的距離，有著相同的菠菜綠色的門。之所以是相同的門可以從門上的號碼四〇一看出

來，這號碼一直重複在所有的門上。這使他想起聞起來有寒冷的憂懼味道的學校校舍走廊，是他小時候曾經非常憎恨和害怕的那所學校。往回走不見得好。可是他無法回頭，因為已經找不到地面上的蓋板。

於是他強迫自己繼續前行。除了自己跛行的腳步聲外，他聽不到任何聲音，他的腳步聲就像一個將要報廢的心臟一樣既沉重又不規律。走廊沒有盡頭。

然後，他停下來，因為陣陣的鐘聲叮叮噹噹地從遠處傳進耳朵內。他試著看穿那灰濛濛的光線。從遙遠的那邊，亦即走廊兩邊的牆合成一個點的那個地方，有一小隊人緩緩地走過來。獨裁者從皮帶的槍套拔出手槍，打開保險。

等了很久，那一小隊人才漸漸接近。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大約六歲的小孩，穿著一件長及腳踝的鑲花邊襯衫，每隻手中各拿著一個銀色的小鐘。在他之後走著一個老人，穿著相同的鑲花邊衣服，可是卻繫著一條圍裙，頭上戴著一頂白淨的、高高的廚師帽。一隻手上拿著一只金色的高腳杯，高腳杯上倒扣著一個銀盤，他用另一隻手小心翼翼地抓緊這個銀盤。老人之後跟著兩個小孩，拿著銀火盃，從盃內升起一縷輕煙。之後是數名小孩，每人都穿著同樣的鑲花邊襯衫，各自拿著叉子、湯匙、罐頭、篩籃以及其他等廚房用具。

獨裁者雙腿叉開，站在走廊的中央，並舉起手槍。

「停！站住！」他以毫無感情的聲音說。

戴著廚師帽的老人似乎真的直到此刻才察覺到他的存在。老人將眼睛從他手裡的高腳杯往上抬，多半是出於驚訝，甚於驚嚇，眼睛停在獨裁者的身上。小孩們害怕地停留在原地，但是老人朝著手槍繼續走過去。獨裁者扣住扳機。

「站住！」他再一次說，現在是大聲說，因為他意識到，老人或許是個聾子。或許只是走過來而已。此刻，獨裁者失去他全部的基業，世界上便充滿背叛者。他們會不擇手段。好吧，他也會不擇手段。

「到哪裡去？」獨裁者向前挺，手槍指著老人的臉。老人若有所思地看著手槍槍口，接著他靜靜地打量站在他面前的這個人，身上破破爛爛、滿是彈孔的皮制服，沾滿凝固的血的鬍子，額頭上的彈孔，然後才注視他的眼睛。他不疾不徐地做著這些事，獨裁者感到一股恨意在他燃燒的咽喉上升，既冰冷又甜蜜。這使他覺得輕鬆一些，使他有感激的感覺。他已經厭倦出自冰冷的理性來殺人。

戴著廚師帽的老人似乎意會到了。他恭順地垂下眼睛，稍微欠身，低聲道：「孩子——請您讓我們過去。我們正急著趕路。」

獨裁者對他頭腦如此單純不得不發出獰笑。

「要有耐心，老爹，要有耐心！」

他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用槍管敲敲高腳杯。

「您就當我是你們的客人，老爹。您不願意請我喝杯酒嗎？我覺得口渴。」

老人的臉上並未流露出任何表情，或許又沒有聽懂。過了一會兒，他以一種值得信賴的聲音細語道：「請您諒解，這關係到一次最後的服務。」

「您在開玩笑！」獨裁者回答，聲音因為憤怒而幾乎發不出來。他大口吸氣，身體挺得直直的。

「假如您尚未察覺到的話，老爹：外邊是一個充滿垂死之人的世界。他們成堆地躺在街道和廣場上。在不斷的咆哮聲中，人們聽不見自己在說些什麼。他們在人的腿間爬行，他們緊緊的互相抓住別人，無法擺脫他們。這個世界，老爹，只剩下垂死之人。這個世界本身正在死去。但是您，老爹，您必須急速趕去一個特別的垂死之人那裡，可以說是出於職業上的原因，而在這同時，您希望不會受到打擾。」

「是的，」老人回答，悲傷地看著獨裁者，「就是這樣。應該怎麼做？」

「好，」獨裁者稍微考慮了一下說，「我會陪伴您一同前往。我很好奇，想看看這位擁有特權的垂死者。」

「我只是提到一項最終的服務，孩子，」老人回答，同時垂下他的廚師帽。然後他向小孩子們招招手，他們集結成先前的隊伍，這一支小儀仗隊又再度出發。仍然拿著手槍的獨裁者一拐一拐地走在老人旁邊。

那些總是相同菠菜綠顏色和同樣四〇一號碼的門，每隔一段固定的距離便在他們身邊消逝而過，使得獨裁者漸漸產生一種好像他們根本就沒有前進，只是在原地走了好幾個鐘頭的印象。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說：「為什麼對垂死之人要如此大費周章？他們不是早晚都會以別的方式死去嗎？」

「不錯，」老人回答，「不過這不一樣。」

「那有什麼差別？」獨裁者問。

老人考慮了一會兒才低聲回答：「至少對你而言有差別。為什麼你要引起這一切？」

「我是被迫的，」獨裁者回答，「我沒有一絲遺憾。我對所有的一切都不會感到抱歉。」

過了一會兒之後，他沙啞地繼續說：「我嫉妒他們，嫉妒他們能夠死去。」

他們繼續緩緩地走下去，從一扇門到下一扇門，再度不能確定老人是否聽見他的話。不過，在一陣冗長的沉默之後，老人重複說道：「你是被強迫的？如果他們可以強迫你的話，那你根本就不夠強大？」

「為了獲得權力，」獨裁者回答，「我必須從握有權力的人手中拿走權力。為了保有權力，我必須以權力來對付那些想奪走我權力的人。」

老人點點頭。

「這是一個老故事了。已經重演數千次。然而沒有人相信這個故事。因此，這個故事還會重演數千次。」

獨裁者突然感到非常疲倦，很想坐下來，但是老人和小孩們繼續向前走，於是他就跟隨著他們。

「你呢？」當他再度走在老人身邊時，脫口說出，「您知道權力嗎？您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東西能夠不憑藉權力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戴著廚師帽的老人問，「我不知道什麼是大，什麼是小。」

「為了創造正義，我要擁有權力，」獨裁者尖叫著，額頭上的傷口又開始流出新的血，「但是，為了獲得權力，我必須做出不公正的事。每個想要擁有權力的人都必須如此。我想要結束鎮壓，但是，那些想要阻止我的人，我必須將他們關進監獄，並且消滅。我必須變成一個鎮壓者。為了消滅暴力，我們必須使用暴力。為了消除貧困，我們必須激起貧困。為了使戰爭成為不可能，我們必須進行戰爭。為了拯救世界，我們必須消滅世界。這就是權力的真相。」

他喘息著。再次阻擋老人的去路，舉起手槍，準備射擊。

「而你還一直愛著權力，」老人輕聲地說。

獨裁者的聲音此刻聽起來是破裂的。

「它是所有道德中的道德。它只有一項錯誤，這項錯誤卻可以腐化所有的東西：權力永遠不曾完整過。因此，它是無法滿足的。只有全能才是真正的權力。但是，全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對權力感到失望。它欺騙了我。」

「所以，」老人回答說，「你便成為你想要與之戰鬥的那個人。而這一再重複發生。所以你無法死去。」

獨裁者慢慢地將武器放下。

「是，」他說，「就是這樣。該怎麼辦才好呢？」

「你難道不知道，」老人問，「幸福的統治者的傳說嗎？」

「不知道，」獨裁者回答，「你的故事，我沒有興趣。」

不過，他卻讓老人握著他的手，帶著他繼續前行。他聽到老人的聲音在身旁不斷地悄聲說話，聽到一些話，但是他沒有注意聽。他試著去回憶，為何他要為權力而戰，以及他究竟站在哪一邊，但是他再也想不起來。

許久之後，老人的話才闖入他的意識中：

「……當他開始去建造那一座他花了十年的時間去設計的巨大且神秘的宮殿時，在宮殿尚未完成之前，民眾為了讚嘆它，像朝聖般擁來——在奠基禮的隔天夜晚，當整個工地都空無一人，一片黑暗時，他秘密地前往工地，將一窩白蟻巢放入基座底下的一個洞中。沒有人能確切地說，他為什麼會這麼做，是出自於智慧或恨意。數十年之後——他整個生命幾乎都花在這上面，而在他統治期間發生了許多動亂，他早已忘記白蟻這件事——當那座獨一無二的建築物終於完成，以及他，這位建築物的建造者和整座宮殿的創造者，首次踏上最高塔的雉堞時，就在同一時刻，白蟻們也完成牠們那看不見的作品。由於他自己以及跟隨他的人全被崩塌的巨大建築埋在塵土和石礫中，他是否曾經喊出最後一句可以解釋所有事情的話，並沒有流傳下來給我們，但是，傳說非常堅持地認為，後來他的屍首幾乎毫髮無傷地被挖掘出來，臉上還顯現出幸福的微笑。」

老人的聲音沉靜下來。有一道四〇一號碼的門是開著的，小儀杖隊轉彎走進去，走入一間大廳，大廳內除了靠前面的牆邊有一張紅色天鵝絨的大靠背椅之外，空無一物。老人將獨裁者帶到椅子前，讓他入座。獨裁者坐在那張巨大的椅子上像個小孩子似的，他注視自己那雙伸直擺在坐墊上的腿。

「你覺得怎麼樣，小朋友？」老者的聲音再度揚起問道，「你看起來好像體內沒有半滴血似

的。」

「我沒有任何感覺，」獨裁者回答，「沒有四肢，沒有身體，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幫幫我！」

老人點點頭。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必須去做一次最終的服務。」

獨裁者不再有轉動頭部的力量，但是他那雙燃燒的眼睛在大廳內四處漫遊。除了那一群一起擠在大廳偏遠角落裡的小孩子們之外，他沒看見任何人。

「我懂了，」他細語道，試著咧開嘴獰笑，但是卻變成一種又哭又鬧的怪相。

「你什麼都不懂，小朋友，」他聽到老人的聲音緊貼在他的耳邊。「你無法死去，但是，你可以不被生下來。」

獨裁者點點頭，閉起眼睛。他感受到一雙柔軟冷靜的手從他的手中拿走手槍，他任由它發生。接著他聽到老人忙碌地做著各式各樣的準備工作，並且聽到老人的聲音喃喃地說：

「**噓**，**噓**，這樣很乖，小朋友，很乖，我的小朋友。」

他強迫自己再度張開重如石頭般的眼皮。

努力很久之後他才辦到。看見眼前是那張老人的臉，此刻卻令人害怕的龐大。老人脫下他的廚師帽，使得他灰白的長髮直直地垂落在肩上。獨裁者突然間明白，這個老人事實上是一個很老

的女人。

她像一個保母一樣忙碌和能幹地向他點點頭。原處在大廳角落的小孩子們，他們現在看起來非常遙遠，而且非常渺小，開始輕聲唱歌的同時，她緩緩地將高腳杯舉到他的唇邊。

他貪婪地一口接一口地飲著。當高腳杯喝得空無一滴，從他嘴邊拿開時，他發現自己變成一個赤裸的，皮膚皺皺的嬰兒，躺在破碎、烏黑發亮的皮制服中央，皮制服像個空的昆蟲蛹一樣放在坐墊上。他想喊叫，但從嘴裡發出的只是無力的嘶啞聲。

「**噓，噓，**」老保母哼唱著，「不要怕，我的小寶貝。很快就會過去。一點都不痛。」

她將他包在她的圍裙裡，揮一揮手示意，穿著花邊襯衫的小孩子們走過來，一直還唱著歌，他們和他一起穿牆而出，牆在灰濛濛的光線中融化掉了。

老人抱著他穿過夜裡城堡的公園。有一段時間，她似乎在樹林與灌木叢之間尋找一個特定的地點，後來她找到了。那是一座長滿綠草的小山丘，中間被炸彈或地震震裂開來，所以看起來像個大的子宮。老人和他一起走進裡面。當她從圍裙中將他抱出來時，他保持沉默。他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蜷曲著的小胎兒，有個隆起的額頭。他將胎兒，就這樣赤裸的，小心翼翼地放進地面裂開的深處。

「噓，噓，小寶貝，睡覺吧！」

他看見她回到在大樹下等待的小孩子們身邊。然後，大地的子宮開始緩緩地，不為人所覺地緩慢閉合。在老人和小孩子們身後的巨大堡壘突然間整個陷入火海。火焰就像一朵唯一的巨大鷃鷌金香。

馬戲團失火了。觀眾們慌張地四處逃跑。圓形的觀眾席空蕩蕩的，帳棚裡滿是煙和火。小丑孤單地站在表演場中。他的亮片服裝在火光中閃閃發亮。他的臉像石灰那樣白，左眼下閃爍著畫給人家看的眼淚。頭頂上歪歪斜斜地戴著小尖帽。他用閃亮的喇叭吹奏出偉大的離別曲，莊嚴又可笑。

所有的一切都是夢。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夢。我一直都知道這一點，自從我開始夢想我的存在：這個世界不是真實的。

他不慌不忙，毫無缺點地吹奏完曲子。他走出去，身後燃燒的橫樑和旗杆倒了下來，銀幕因火而鼓起，而後整個陷落在一起。夜晚的風飄送著灰燼與熱氣的味道。

其他人站在外頭，每個人都垂下手臂觀看這場火。所有的人都知道，事情可能會演變成如此。沒有人準備搶救任何東西。當小丑站在混亂的火花之時，沒有人呼喊他，沒有人為他擔心，連他自己也不為自己擔心。他們的臉在反光下看起來就像沉睡的臉一樣。開始下起一點雨，不過太遲了，而且也不夠大，雨量剛好只夠讓頭髮濕濕的貼在額頭上。

如果人在夢裡知道，自己正在做夢的話，那麼便是在要醒過來之前——我正馬上要醒過來——或許這一場大火不是別的，只是另一個真實世界裡晨曦的第一道光，擠進我閉著的眼瞼底下。

天色漸漸變暗。火漸漸熄滅。四周的房子沒有一扇窗戶透出光線。它們黑黝黝地，如同眼窩

凹陷般地佇立在黑暗的暮色中。遠處傳來尖叫聲，接著是幾聲槍響，還有自動手槍堅硬的吼叫聲。那是告知夜晚來臨的普通聲響，是充滿謀殺、折磨、拷問的夜晚，是一個誰也不相信誰的夜晚。

醒過來是被禁止的。單單是想要醒過來這個願望就被視為嘗試逃亡，視為背叛。必須將這個願望保密。

「如果你們問我，」經理在黑暗中說，「是**他們**放的火，當作是報復或警告……」他撥著灰燼。大家都知道他在說什麼。兩天前有一個人在觀眾席上被謀殺。那是民兵謀殺隊中的一員，一個監視者，到處都有他們。當所有人都散去時，他一直還坐在那裡，穿著黑亮的皮制服，可是他死了，被勒死。當事情發生時，沒有人察覺到，沒有人願意察覺到。

「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會做那件事，」有個人說。

「是沒有，」經理回答，「不過，你們看到的，這對我們並沒有幫助。」

「會這樣繼續下去的，」經理說，「直到我們結束它。從此刻起，就是和這件事有關。」

沉默良久之後，一個女人的聲音低低地說：「不能一直這樣下去。」

那是和醒過來有關。

「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措施的話，」經理繼續說，「會一直如此下去。我們必須下決定。我們必須戰鬥。我們必須加入那些戰鬥的人。」

小丑轉過身去，拖著腳步，穿過積水坑，回到他的旅行車。突然間他非常疲憊。他坐在鏡子前面良久，注視他那張像麵粉一樣白的臉，左眼下方畫著一滴眼淚。然後他開始卸妝。卸下妝後出現一張不同的臉。那是一張更不真實的臉，一張無名氏的臉，一張任何人的臉，一張他完全陌生的，也一直都陌生的臉。有一剎那間，他嘗試表現出看起來很聰明，或至少是嚴肅的樣子，可是，他的面貌馬上又回復到原先的樣子，一種習慣性的驚訝表情。那是一張老嬰兒的臉。

我在這裡，這已經夠令人驚奇的了。但是，更令人驚奇的是，我可以變得這麼老。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努力過，已盡我所能。我告訴自己：如果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忍受這個，對他們而言，肯定不比我的更輕鬆的世界……我的一生都在等待，在期待甦醒過來之中變老，而請看，我身在何處！我羨慕他們所有的人的無憂無慮。我是憂慮的。

當他更衣時，經理走了進來，戴著帽子，穿著雨衣，齒間習慣性地咬著已經熄滅的煙屁股。他在手臂下夾著短把手的馴馬馬鞭，皮帶則纏繞在把手上。他把帽子抖乾淨，放在化妝桌上，皮鞭放在帽子旁。然後跨坐在椅子上，椅子的靠背在雙膝之間。這種姿勢意味著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談。小丑站在那裡，努力表現出很專心的樣子。

「嗯，」經理說，「你知道是關於什麼事。」

他四下看了看，彷彿擔心有其他的人在這小房間內竊聽。

小丑點點頭。

和醒過來有關。

「我們參加了，」經理壓低聲音繼續說，「現在我們已經別無選擇。其他人都同意。你呢？」

小丑又點點頭。

經理握住他的肩膀，輕輕地搖搖他。「聽好，現在和你的節目無關。也和馬戲團無關。從今天晚上開始，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現在是正常時刻的事。」

另外一個夢的事。

「你必須做決定，」經理嘴裡叼著煙屁股說，「加入我們或是反對我們，熱或冷。試著置身事外的人是個背叛者，而且將被所有的人視為背叛者。」

禁止醒過來。

小丑第三次點頭。

「好，」他聽到經理說話的嘎嘎聲，「那我們相信你，老朋友。今晚午夜我們等你來參加委員會的會議。不過，要準時，聽到了嗎？到時候你會知道進一步的情況。開會的地點在這裡。」

經理將一張紙條交到他手中。

「看一下，背起來，然後將它燒毀！絕對不可以讓別人知道，不管他是誰。懂了嗎？」

小丑點頭又點頭。

經理親切地輕拍他的臉頰，拿起帽子走了出去。他將皮鞭遺忘在化妝桌上。小丑看著皮鞭放在桌上，小心地拿起它，帶著皮鞭一起上床。小丑解開皮帶，又繞上皮帶，又重新解開。

我確實不是唯一發覺某些事的人。我一點都沒有那麼狡猾。只是大家同意不去談它而已。也許他們正要如此？他們全都喜歡這個夢嗎？

小丑從床上起來，穿上他那件舊大衣，在脖子上圍上一條長圍巾，還戴上帽子。他再讀一遍那個地址，然後在煙灰缸裡燒掉那張字條。小火苗急速冒出，又熄滅。

外面，在停放旅行車的位置後方，連接一塊被踐踏過的小草皮。他在那裡碰到一群同事，所有的人都靜默不語地看往同一個方向。他也靠上前去一探究竟。

在不遠處，亦即在有光亮照耀的那一條馬路上，這一條路通往市中心，有幾個穿著黑制服的民兵正推趕大約二十名男女，他們的手被綁在背後。儘管被逮捕的人沒有任何反抗，民兵還是不斷地用短棍毆打他們。

單單是想醒過來這個願望就被視為是犯罪。

「我無法看著如此的情景，」站在小丑前面的一位女雜技演員咬著牙說，「我就是無法眼睜睜地看著。」

站在她旁邊的伙伴試著抓住她，但是她掙脫掉，然後朝著被逮捕的那群人跑去。她還穿著她的運動衣，肩上只披著一件大衣。她繞著民兵走了好幾圈，做出所有可能的挑釁動作，對著他們的臉大聲咒罵，在這同時，她的大衣掉了。民兵理都不理她。反倒是，突然間有一個被逮捕的男人像死去一樣倒下。有一個民兵用靴子踹他的側邊。由於倒下去的人沒有反應，那個民兵再用短棍毆打那個男人。其他被逮捕的人站在原地，帶著半睡半醒的蒼白臉色觀看著。

雜技演員沒穿她的大衣，回到她那一群同事的身邊。

「做點什麼吧！」她結結巴巴地說。「不要像白癡一樣地站在那裡。做點什麼吧！」

我一直在努力，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已盡我所能。

小丑緩緩地向前移動。他輕撫女雜技演員的臉頰，低聲道：「讓我來吧！」

吃驚的眼光投射在他身上。女雜技演員悄聲說：「你們聽到了嗎？」

如果馬上要醒過來，又怎麼會害怕呢？我也只是一個夢。我的存在是可笑和無法理解的。

在這同時，另外兩個穿著黑制服，手臂下夾著自動手槍的人出現在旅行車之間，並且向馬戲團這一群人走來。小丑朝他們迎面而上。他們突然停止不動，準備射擊。他們的臉年輕、稚氣，還有點浮腫。看起來好像張著眼睛睡覺一般。

小丑從大衣的口袋拿出經理的皮鞭，用皮鞭敲著他的帽沿以示敬禮。那兩個穿制服的人不安

地注視著皮鞭，迅速互相交換眼神後，筆直地站著。

「你們認識我嗎？」小丑以尖銳的、慣於命令的聲調問。

那兩人再次互相交換不安的眼神，然後其中一個說：「遵命，不認識。」

「你們會認識我的，」小丑繼續說，「我向你們保證，阻擋我的去路會使你們難過的！你們有沒有看到，那邊發生的事？」

「遵命，沒有，」這一次另外一個軍人說。

「究竟是哪一個蠢蛋在這裡指揮？」小丑對著他們咆哮，「沒有一個人知道其他的人，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每一個人都隨他高興，四處敷衍了事！紀律這個字在這裡似乎變成一個生字。那邊有人被解送，他們遭到逮捕的事卻瞞著我，就只瞞著我一個人！那些過度熱心的白癡因而破壞我們一個相當重要的計畫！可惡，這裡不是在演官兵與強盜，懂嗎！你們這些小丑最好趕快通知那邊的同伴們，立刻放走被逮捕的人，立刻！你們瞭解了嗎？」

「是，」第一個開口的穿黑制服的民兵說，「不過，我應該如何告訴他們，是誰下這個命令的？」

「我下的！」小丑向他吼叫，「告訴那些受到上帝詛咒的丑角們，命令是一個拿著皮鞭的人下的！我希望，他們比你們兩個瞭解得更清楚，否則只好求上帝寬恕你們。你們還在等什麼？快

去，快！」

那兩個民兵馬上跑去，並不特別快，看得出來他們很慌亂。在這段時間之內，被逮捕的那一群人和監視他們的民兵們已經消失在黑暗中的某處。小丑轉向他的同事們，但是他們也已經離去。小丑獨自一人站在原地。

小丑慢慢朝市中心的方向走去。從現在到午夜還有很長的時間，不過他必須尋找經理給他的住址。他有一個令他頭痛的方向感。走著走著，步步向前，是盲目地向前，就像他的人生一樣。**就像每個人走過他的人生一樣，不明白下一刻，不知道下一步是否還會踏在堅硬的地面上，或是會一腳失足踏入虛無裡。這個世界充滿了破綻，以至於每一步都是一個決定。**

他走路的方式是一種特別的方式，這種方式在他表演的一開始就引起觀眾的笑聲。每次他走到表演場，無論如何總是有一點蹣跚，有點猶豫不決，必須藉著每走一步來克服那份遲疑，彷彿是倔強地出現，好像他想要讓表演全靠出場的方式來決定。就像一個頑固的孩子一樣。

在他經過的馬路上，躺著翻倒的車子，有些還在燃燒。許多窗戶都被打破，玻璃在他的鞋底下發出嘎嘎聲。他越過一隻死狗，不久之後，他在一灘積油中看見一隻鳥，背著他張開翅膀。大概是被煙嗆死的。

我的存在是無法理解和可笑的。然而，從來不是我的自由決定，為我選擇另外一個存在。每

一個人依舊是原來的他。自由只有在未來才有。在過去裡已經找不到自由。沒有人能為自己挑選另一個過去。所有曾經發生過的勢必像發生時那般到來。事後看來，所有的東西都是必然的，事前則什麼都沒有。唯一有關的是從夢中醒過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追著自由跑，我們別無選擇，但是自由經常像海市蜃樓一樣比我們早一步，總是在下一刻，總是在未來裡。而未來是黑暗的，有如我們眼前一道黑暗、無法穿透的牆。不，它從我們兩眼中間穿過，橫越過我們的頭。我們是盲目的。為未來目眩。我們從未曾看見面前的是什麼，我們從不知道下一秒鐘，直到我們的鼻子碰到為止。我們只看到已經看過的。這就是：虛無。

小丑走進其中的一間房子。屋內陰暗不明。門是裂開的，在屋內他看到翻倒的椅子，被打毀的家具，燒過的痕跡，扯破的窗簾。有幾個人圍坐在一張桌子旁，他們看起來好像已經坐在這裡很久了，因為蜘蛛已經在他們之間織起蜘蛛網。像木乃伊般風乾的臉露出牙齒或張大著嘴，好像發出聽不見的大笑。在他們之間，小丑注意到一個年輕的瘦削男人，頭枕在手臂上睡覺。桌面上的灰塵寫著數字，許多數字。那個年輕男人睡得像小孩子一樣，小丑輕聲地走出屋外，為的是不想吵醒他。

他走進後院，爬過崩塌的牆，最後，就像事先預見的一樣，他無可救藥地迷失了方向。不過，這並沒有繼續讓他感到不安。

突然間，他站在一個被照耀得非常明亮的大廣場上。從一間百貨公司的許多櫥窗中射出光來。

小丑從一個櫥窗走到另一個櫥窗，裡面全是空的。直到他沿著街角轉彎時，才看見一群人，站在一片玻璃窗前面，一動也不動地盯著裡面看，其中也有許多穿黑制服的民兵。他並不太能夠確定，但覺得剛才那兩個和他交談過的民兵好像也在其中——還有其他押送被捕之人的民兵，連被逮捕的人也站在那裡。他們對彼此不再感興趣，他們完完全全被櫥窗內所看到的東西吸引住。

小丑墊起腳尖，從他們的頭上望過去。在那一張大玻璃的後面，巨大的寄生蟲，像手臂那麼長的鐵甲毛蟲，像手掌般大的海蛆和甲蟲，像靴子一樣又黑又胖，整個攪和在一起。這一團東西的上方，在高處有一顆金屬的、擦得很光亮的大球搖晃著。它看起來很自然地在空中搖晃著，完全沒有支撐的東西或線，朝各種方向旋轉，時慢時快。在這一顆球上坐著一隻老鼠，龐大得幾乎像一條狗那麼大。為了要待在球上，牠靈活地朝著與球相反的方向跑。天曉得牠已經待在這個惡劣的情況中有多久了。牠似乎已經用盡力氣，因為害怕而出的冷汗使得牠的毛又濕又散亂，牠的嘴半張，可以看到長而黃的齲齒，牠的呼吸急促。牠無法再支撐很久，不久後就會滑下去，掉進那一團可怕的東西裡，那一團東西已經飢渴地用牠們的觸角和夾子向上探試。

就是這一場戲讓眾人集結在玻璃窗前。

地獄是一場永不結束的惡夢。但是我是如何掉進去的呢？為了最終要醒過來，我必須做什麼

呢？

小丑看著那些圍在窗前的人的臉。他們的眼睛是張著的，但卻像睡著的人一樣呆滯。一些人張著嘴巴。沒有人注意到有一個人非常貼近地盯著他們瞧。他們也互相忘記對方。他知道，如果他向他們問路的話，這些活生生的布偶可能也不會回答。再者，他不能問，他不能提到地址，絕對不能。

不管你是誰，我轉身向你，向那個夢到我的人。我知道，我對你無可奈何，你是最強的。不管你要到哪裡去，帶著我吧，不過要記住：你不再能欺騙我。

不知道是如何辦到的，反正過了一會兒之後，小丑出現在經理向他描述的那一間房子附近——那是一間小雜技演員旅社，這他老早就熟悉的。街上有許多屍體，像櫥窗內的模特兒一樣僵硬和不自然地扭曲著。其間散落了肢體，也有戴著帽子的頭和繫著領帶的脖子。

當小丑轉入旅社的那一條街時，從遠處就看到一群人在那裡像海浪般地湧來湧去。他們擁塞在旅社門口，又澎湃地退回去。然而這一切卻在無聲的狀態下進行，而且出其的慢。這一群人之中也有許多穿制服的民兵，還有穿長皮大衣的其他男人。每一個人似乎用最大的力氣狠揍其他人，但是由於動作出奇的慢，看起來像是一種陰森恐怖的儀式。每個人以一種擺盪的、舞蹈般的動作揮舞拳頭，或是用手裡握的東西捶打最靠近自己的那個人的臉。除了低沉、普通的喘息聲，拍打

聲與破裂聲之外，聽不到任何其他的聲音。

小丑迅速地別過臉去，將大衣的領子提高，以遮掩自己的臉，因為已經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並且指著他。其他的人向四方轉動他們冷漠臃腫的臉，大約有一打的人跨著大步與半飄浮的步伐向他走來。其他的人跟隨在後。小丑迅速地拐過街角，走進一條陰暗的小巷內，然後走進下一條小巷，又再進到另外一條小巷。他邊跑邊回頭看，發現並沒有人跟來。或許他已經擺脫了他們。

逃跑沒有什麼意義。沒有出路。在這裡發生的事到處都有。一直會發生。逃走的人正好掉入陷阱。

在他穿過幾條陰暗的巷弄之後，發現一間飯館昏暗的入口，好像是一間啤酒館。入口是一扇特大的旋轉門，門前和門內都有喝醉的人四處踉蹌行走。直到走近一看，小丑懷疑他們是喝醉酒的人，因為每一個人都閉著眼睛，伸直手臂，好像在玩盲人的遊戲。或許他們是患有夢遊症的人，因為當小丑輕聲地向其中一個人開口說話時，那人沒有回答，反而伸直手臂繼續遊蕩。或許他們是假裝的，也可能不是。小丑決定進入酒館，待在裡面等，直到他可以返回旅社為止。他穿過旋轉門進去。

酒館是在地下室，他沒注意到台階，所以失足掉下幾個台階。面前是一個管狀、長條形的空間，向後延伸直到消失在昏暗與煙霧之中為止。只有幾個沒有燈罩、光線微弱的燈泡，掛在天花

板上，發出昏暗的燈光。左邊最後面的角落突起一個類似走廊的東西，四周圍繞木刻的欄杆。除了走廊上的一張桌子外，所有的桌子都密密麻麻地坐滿了人。桌面上擺滿喝剩一半的啤酒杯，翻倒的煙灰缸與食物殘渣。客人們一個挨一個地坐在一起，許多人把臉枕在手臂上，有些人的臉頰還浸在濺出桌面的啤酒中，而手則在桌底下晃動，所有的人都張著嘴睡覺。惡臭的空氣中充滿呼吸聲、嘖嘖聲和鼾聲。到目前為止，有一個睡著的人動了一下，把頭從這一邊轉動到另一邊，還發出呻吟聲，好像無法找到真正舒適的位置似的。

為了要到達那張唯一的空桌，小丑在眾多桌子之間尋找出路，跨過伸直的腿，來到後面那個走廊。他到達木欄杆的前面，卻看出木欄杆沒有任何入口可以進去，也沒有通往上面的階梯。因此，為了不吵醒睡覺的人，他小心地爬上旁邊一張桌子，從那裡越過欄杆。他一邊喘息，一邊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用拳頭撐著下巴等著。

他們夢到自己在作夢。他們在另一個夢裡。不應該叫醒他們。我想要像他們一樣能夠睡覺。

「你到底有沒有注意聽我說話？」一個被激怒的聲音小聲地問。

小丑全身顫抖。一直到現在他才知道，原來早已有人輕聲與他交談了好一會兒。那是經理。

「當然有，」小丑喃喃地說，「我在仔細地聽。」他在模糊的記憶中努力搜尋曾聽過的話。

此刻他突然想起，那是談到委員會的會議在最後一刻被移來這裡舉行，因為民兵可能已經透過某

位背叛者知道開會一事，並且將旅社封鎖。

「你似乎並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經理邊說邊從旁懷疑地打量小丑。「你知道，誰可能是那個背叛者？」

小丑搖搖頭。

「你究竟從哪兒得知我們在這裡呢？」經理繼續探問，嘴裡還咬著冷卻的煙屁股，「或者純粹是偶然將你引來這裡？」

小丑點點頭。

「太多偶然了，你不覺得嗎？」經理問。

小丑意味深長地點點頭，然後在椅子上轉個身，大聲地說：「但是這裡的服務簡直是一團糟！到底要等多久才能點東西？」

「安靜！」經理用窒息的聲音喊著說，並且捂住小丑的嘴巴。當他放開手時，小丑問：「為什麼？」

經理向後靠在椅背上。

「聽好，我替你承擔了責任。我為你擔保。不過，我們之中有些人確信，只有你可能是那個背叛者。我告訴他們，我認為你沒有能力做那些卑鄙齷齪的事。對此你有什麼意見？」

小丑從大衣的口袋拿出經理的皮鞭，將它放在經理面前。「這裡！」他說，「你忘記它了。」

經理在嘴唇間來來回回地滾動煙屁股。「謝謝，老朋友。我不再需要它。」

經理再次瞇著眼打量小丑。

「沒有人聽見，你對民兵說了些什麼。我們之中有些人想知道你究竟說了些什麼？」

「我命令他們去告訴其他的民兵，他們應該釋放被逮捕的人。」

「你說了這些？他們怎麼回答？」

「他們服從命令，因為他們看見皮鞭。」

經理點燃香菸，閉著眼睛吸了兩、三口。然後猛然地動了一下，讚許地敲著小丑的膝蓋，咧開嘴笑。「我相信你，我瞭解你也相信自己，我們會再次整理所有的事。讓我來處理吧，老朋友。」

他鞠個躬，懇切地注視小丑的眼睛。「你認為，我應該現在立刻演講嗎？」

小丑看看那些睡著的人，點點頭。

不應該叫醒他們。他們在另一個夢裡。或許他們是夢到這個世界的人。

「一定要，」他說，「現在正是時候。」

經理站起來，走近欄杆。然後他似乎又想起什麼，轉身回去小丑那裡。

「或許我先問問老闆比較好。雖然他是我們的成員之一，不過，如果問問他是否同意，或許會比較好。畢竟這裡是他的酒館。」

「你應該如此，」小丑表示。

經理開始跨越欄杆。他已經跨坐在上面，再一次停下來，向小丑低語說：「聽著，你可以說幾句開場白。你是知道的：先向觀眾暖暖場等等。我馬上回來，然後接著演講。」

小丑無力地點點頭：「你是真的知道，我沒辦法做那些事。我很容易把事情搞得一團糟。」

「那麼就集中精神！」經理咬牙切齒地說。「你難道不瞭解嗎？我給你一個機會。或許是你的最後一個機會。」

「我究竟該說些什麼呢？」

「說你想說的。」

經理往下跳到地面上，兩手緊抓著欄杆的橫木，從橫木之中向上面的小丑說：「重要的是，你要帶動大家的氣氛。這是重點。」

是和醒過來有關。這是唯一有關的事情。

小丑目送經理離去，看著他從桌子當中開出一條路通往這狹長的空間內，牆邊的一扇門。他在那邊又轉了一次身，用手做出一個要求的手勢。當他打開門的時候，有一瞬間可以聽見吵雜的

聲音，其中也有女人的聲音，聽起來很激動，好像正在吵架。那地方可能是通往廚房的入口。

我不想演講。我根本永遠都不願意再演講。我沒什麼好說的。

小丑很快地跨越欄杆下去到其中一張長桌，小心地避免碰到任何人，在睡覺的人的頭當中穿過去，也穿過啤酒杯，朝長桌的盡頭跑去。他想要逃走。

逃跑不會有任何幫助。沒有出路。

他正要往下跳到地面上時，廚房的門再度打開，經理探頭進來。

「你已經開始了嗎？」

「還沒有，」小丑沮喪地回答，「我正要開始。」

「快一點！」經理說，「我相信你。」他的頭又消失不見。

小丑挺直身子。站在桌子上，向四周轉一圈，然後雙手交叉放在背後，好像一個要背一首詩的小學生一樣。

敬愛的聽眾們，我親愛的做夢人！

緊接著下一個節目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它需要格外的注意力。因此，我們請求完全的安靜以及一次擊鼓聲。這是真理的一刻，但是坦白說，我不知道什麼是一刻，我對真理一無所知，我所說的的「我」這個人，是我知道最少的。

當我來到這個夢時，你們稱它為世界，它是糟糕的，而且依舊糟糕，或者變得更糟糕。我沒有記憶。我無法告訴你們任何細節。我總是忘記所有的事。我想，我是陷入一個錯誤的夢，或是一個錯誤的世界。或者，對這個世界，對這個夢而言，我是一個錯誤的人。我被痛毆，被監禁，有時，人們稱讚我和給我許多錢，儘管我一直是同一個人，做同樣的事。因此，我轉而試圖使你們歡笑和哭泣。這就是我能夠做到的。

小丑覺得受到一點干擾，因為有一張用馬糞紙作成的啤酒杯墊飛過來打到他。很明顯的，有人故意挑選他為開玩笑的靶心。他轉身向那個開玩笑的人，看到在剛才他和經理坐在一起的走廊上，有一個禿頭、體格健壯的高大男子天真地朝他笑，並且繼續向他丟擲杯墊。很明顯的，那是酒館的伙計，因為他繫著一件綠色的圍裙。小丑假設那個有肌肉的人並不是故意的，因此，透過手勢讓他瞭解，自己現在無法參與遊戲，因為有重要的事要做。在這同時他發出可愛的微笑，為的是不想刺激昏沉的人們。由於那個人一邊獰笑，一邊持續他的干擾動作，於是小丑爬上另一張離走廊更遠的桌子。

我等著，等著最終能醒過來，但我不能。像一個陷入冰層底下的泳者一樣，我在尋找可以浮出水面的地方。但是沒有那個地方！我的一生都在閉著氣游泳。我不知道，你們是如何辦到的。

為了閃躲幾張新近飛來，而且射得很準的杯墊，小丑必須彎下腰。由於他實在又被幾片杯墊

擊中，於是他從桌上拿起一張完全濕透的紙杯墊，向酒館伙計丟去，臉上當然一直保持著微笑，希望最終能滿足那個幼稚的傢伙，或是促使他停止這個愚蠢的遊戲。酒館伙計也真的出奇不意地停止動作。小丑環顧四周，期待經理終於能回來，可以接手過去。然而，四處都看不到經理。

或是我們做夢的人最後根本就不知道，他只是夢到我們？我，他的夢，能夠讓他明白這個情形，好讓他終於醒過來嗎？有人能向我解釋，各位女士和先生：如果做夢的人醒過來，他的夢會有什麼結果？什麼都沒有？然後他就什麼都不是嗎？但是，我要離開這裡——我是認真的！我不願再夢見身在夢裡。也不要再讓別人，天曉得是誰，夢見我。或者是我們所有的人互相夢見？一張許多夢交織成的網。一個沒有邊界，沒有地面的由夢組成的密林？我們全部的人是唯一一個沒有人夢見的夢？

在這一刻，有一只啤酒杯貼近小丑的頭飛過去，擊中他身後的牆，發出碎裂的聲音。不可能是酒館伙計丟的，因為酒杯是從另外一個方向來的。但是小丑也沒有看到哪一個睡著的人曾經動過。當他將手放在眼睛上方四處察看時，從另外一個方向又飛來一支瓶子，這次他只能很勉強地躲開這支瓶子。現在從各個方向橫豎交叉地繼續飛來瓶子、酒杯、陶製煙灰缸和其他東西，一直到在他四周爆發出一場丟東西的真正大戰。他用手臂保護頭部，弓身低腰，因為視線被擋住，所以無法熟練地躲避所有的飛來物，背部、肩膀和手臂相繼痛苦地被擊中。

由於丟擲的力量越來越強，使得被丟的東西不久後以一種跳彈的尖銳聲音橫劃過空中，小丑覺得跳下桌子比較好。他四肢著地，不斷考慮掩護，爬在睡得動也不動的人的腿間，向廚房的門爬去。最後他終於抵達廚房的門，但是門卻打不開。門好像並不是被鎖起來，而是像有人在門後用厚重的家具頂著。他搖動門把，用拳頭捶打門，不過在一片丟擲的騷動聲中近乎聽不見，他使盡所有的，不再很有力道的力量反頂住門。沒有用。他站起來，回頭看看大廳四周。這時酒館伙計已經不在那裡，或許他也躲開這場彈雨，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小丑單獨和這一群睡著的人以及他們的戰役在一起。

如果我只是你們共同的夢，你們所有的人從一開始就夢見我，我除了是你們這些高貴的觀眾的夢之外，什麼都不是，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求你們，我親愛的做夢人，我誠心地請求你們：現在讓我走吧！夢一點別的東西吧，不要再夢見我！我不行了。我不敢苛求你們醒過來。繼續睡吧，我不反對，你們要多久就多久，好好睡吧，但是停止再夢見我！你們已經對我開夠玩笑，現在請讓我走吧！

在同一個時刻，一個啤酒壺以炸彈的力量擊中他的額頭，啤酒壺當場碎裂。小丑那張蒼白的老娃娃臉突然間滿是鮮血，顯現出一種極度驚訝和完全理解的表情。他發出微笑，好像終於瞭解一切。他的手臂做出平時在感謝觀眾掌聲時的那種行禮如儀的手勢，然後軀幹僵硬得像一尊蠟像

似的，向前倒在滿是碎片的地板上。

一個冬天的傍晚，天空是一片溫柔的粉紅色，既冷又遠，天空在一片一望無際又覆蓋著白雪的地面上方。在這一片地面的中間突起一個廢墟，那是一道厚牆的殘餘之物。廢墟中有一扇門。一扇相當普通、上鎖的房門，門被漆上蘋果綠的顏色，沒有門牌，有三道磨損的石階向上延伸。階前的雪被踏得相當平整光滑，因為這裡有兩個衛兵固定像兩個朝相反方向擺動的鐘擺一樣，走上走下。他們的動作有某種芭蕾舞的效果，遲疑的步伐，停頓，快速跺步，又再停頓，突然轉向，快速小跑步，再一次遲疑的步伐：一種複雜的儀式。兩個男人的制服黑得發亮，鋼盔和有翻領的手套也是一樣。兩人的手臂下夾著可隨時發射的衝鋒槍。每當他們擦身而過時，都會以一種生硬的動作交換武器。同時也低聲地交換幾句話。天空中盤旋著一群黑色的大鳥，寂靜無聲。

「渡鴉！」其中的一個衛兵說，只以眼神向上示意。「牠們究竟在這裡找什麼？這是否有什麼意義？」

「不要停下來！」另外一位低聲道。「如果被人看見的話……再者牠們是小烏鴉。」

在下一次兩人交會的時候：

「牠們從不下來。總是停留在空中。日夜皆是。牠們是如何辦到的？還有，告訴你，牠們是渡鴉。」

兩人各自分開，轉彎，又交會在一起，交換武器。

「小烏鴉！」另一個衛兵咬牙切齒地說。字像一小朵雲一樣從他的口中飛出。「我曾經射下一隻，就是這樣。牠們的眼睛，我告訴你，就像手電筒一樣。」

「怎麼回事？」第一個衛兵問，「你害怕嗎？」

在下一次交會時，第二個衛兵反問：「你呢？」

第一個衛兵只是聳聳肩。

他們上上下下走了幾次，沒有交談。

「如果可以知道，」第一個衛兵又開始說，「我們為什麼在這裡表演這個無聊的猴戲就好了。」

第二個衛兵將他正要滴下來的鼻涕用力抽回去。「我們在看守門。笨問題。」

「為什麼？好讓沒有人可以出來？」

「當然。笨頭笨腦。你自己知道的嘛。是危險的。」

「那裡面？到底是哪裡？門後面嗎？」

停頓。各自走開。跺步。轉身。

「曾經有人從門後出來過嗎？」

「從來沒有。因為它會把每一個人都吞食掉。」第二個衛兵斜著嘴獰笑，繼續說：「一個怪

物。」

當他們交換武器時，第一個衛兵喃喃地說：「誰走進去就意味著永遠不能回來。這門總是通往其他地方，就是不通往人來的地方。」

「你看，」當他們各自走開時，第二個人滿意地說，「我說嘛，沒有人出來。」

他們轉身，又碰在一起。

「為什麼，」第一個人頑固地說，「我們還要看守這個門呢？」

「唉呀……」另一個人不耐煩地說，「或許是為了不要讓人進去，我哪知道。」

「真的有人想進去嗎？」

「自願的一定沒有。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分開。轉身。交換武器。

第一個衛兵纏住不放地繼續說。「所以，沒有人要進去？」

「給我一百萬，我也不幹。」

「也從來還沒有人進去過？」

「不知道。以前或許有吧。在我來之前。我記不得了。」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看守這扇門呢？」

這時另外一個人放大聲音。「我已經告訴過你：為了不讓人出來。反正都一樣。服你的勤，閉嘴。」

第一個衛兵點點頭。「好，好。」

一直到他們好長一陣子沉默地來來回回行進之後，他帶著歉意補充說：「就像塞牙縫一樣，不管願不願意，總是一再地用舌頭去舔。」

天空中那群黑色的鳥無聲地繞著圈，又繞著圈。最後，第一個衛兵忍不住了。

「渡鴉，」他輕聲地說，「是化妝過的天使。」

另外一個人突然咳嗽。「胡扯！」他沙啞地說。「那是小烏鴉，普通的小烏鴉。渡鴉非常罕見。」

「天使也是，」第一個衛兵表示，同時從另一個衛兵旁邊看過去。

「胡說！」第二個衛兵重複說道，但是這一次他的聲音聽起來有氣無力，而且有點傷心。「如果有的話，那麼會像海邊的沙一樣。但不是在這裡，不在我們這裡。」

「那究竟在哪裡？」

「在另一個時代裡。」

在下一次交換武器的時候，第一個衛兵問：「你曾經察看過另外一邊嗎？」

「門的後面?沒有,為什麼?」

他們中斷交談很久,在這同時,兩人表演他們儀式化的舞蹈。最後,第一個衛兵說:「並沒有禁止去看。」

「也沒有允許,」另一個人回答。「無論如何,那是違反我們的服勤規定。」

「裡面並沒有規定守衛必須在門的哪一邊巡邏。」

他們繼續行進,一次,二次,三次地交會,緘默地看入對方的眼睛,然後,突然間像事先約定好了一樣,兩人同時換方向,各自從自己那邊開始圍繞剩餘的牆,跺著步伐,穿過這兒堆得高高的,尚未被碰觸過的雪地。在一次會身時,第二個衛兵如釋重負地說:「我就說嘛!」

「後面根本就什麼都沒有,」第一個衛兵回答。「門從後面看起來和從前面完全一樣。」

「它不通往任何地方,」第二個人證實他的說法。「現在你知道了。」

兩人回到先前的位置,再度進行守衛的儀式。但是在下一次交換武器時,第一個衛兵又頑固地重新開始。

「但是,為什麼門還要被看守呢?」

「他媽的!或許那只是很久以前留下來的一個古老傳統而已,那時的門還通往某個地方。」

第一個衛兵向那扇綠門投射出一個懷疑的眼神,那扇門對他來說似乎是一扇非常普通的門,

他語帶和解而喃喃地說：「你的意思是，現在那扇門就只是這樣立在那裡？」

「就這樣，」另一個衛兵疲憊地說，「從很久以來都是。」

很長的一段時間，第一個衛兵明顯地壓抑住任何追問，兩個人來來回回地走著，跺步，轉身，小跑步，以遲疑的步伐朝對方走去。第一個衛兵從同伴眼中看出害怕和憤怒，因此，在下一次交換武器時，他帶著和解的獰笑說：「你大概是對的。沒錯。所有的一切都來自另一個年代。我們也是。」

但是，另外一個人從眼角察覺到某些東西。

「安靜！」他發出噓聲，「閉嘴！有人來了。我們有麻煩了。」

第一個衛兵不敢轉頭。「他們是否在監視我們？」

「那還用說，不然他們來幹什麼？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人來過。」

「那究竟是誰？」

「有兩個人。」

「你認識他們嗎？」

「那是……老闆的女兒！」

「還有誰？」

「一個年輕小伙子。沒見過。老天，現在閉上鳥嘴。」

兩個衛兵敬禮，像守衛娃娃一樣僵硬和蒼白地站著。

一個穿著皮草大衣的年輕女孩走近過來。她未戴帽，一頭濃密的紅髮在頸部打了一個緊緊的結。蒼白的臉是細長的，像凹凸有致的寶石一樣漂亮且線條分明。跟在她腳步之後的是一個棕色皮膚的年輕男子，踩著沉重的步履穿過雪地，敞開的風衣下，穿著一件貼身，有名貴刺繡的鬥牛士服裝。左手臂夾著一支用紫色披肩裹著的軍刀。少女停在城牆廢墟之前，沒有轉身，這時他趕上了她。

「那邊那個？」他有點喘氣地問，同時不可置信地微笑：「您指的真的是這裡嗎？」

「你們可以走了，」少女看也不看他們一眼地向那兩個衛兵說。

那兩名衛兵不確定是否是對他們說的，於是不敢動。第一個衛兵試試運氣地說：「我們有嚴格的規定。」

少女轉向他，上下打量著。看得出來，他噤聲不語。

「你們認識我嗎？」

第二個衛兵再行一次禮。「是，殿下。」

「很好，」少女說，「你們可以走了。」

「但是您的父親，也就是國王，命令我們不能讓任何人……」

少女打斷他的話。「有事我負責。此外，我父親也知道了。需要你們回來時，我會叫你們。」

那兩個衛兵互看一眼，聳聳肩，服從命令地離開。他們走到聽不見那兩人說話的距離後，停下來，等待，他們背對著那兩人。只是有時候，兩人中的某一個大膽地回頭瞟一眼。

「那麼，」年輕人躍躍欲試地說，「如果穿越過這扇門的話，會到哪裡去？」

「視情況而定，」少女無所謂地回答。

「視何種情況而定？」

「看是誰走過這扇門。還有從哪一邊。何時。為什麼。」

她坐到階梯上去，將皮大衣拉緊裹住身子。他從一旁微笑的觀察她，然後好奇地繞著城牆走一圈。

「那兩個人，」當他回來時，用拇指越過肩膀指著背後那兩個衛兵說，「很明顯的，也想知道得清楚一點。」

「有可能，」少女低語地說，「不過，想要知道得清楚一點的人，必須穿過這扇門。」

年輕人在她身旁坐下。將手臂搭在她的肩膀上，可是她卻以不耐煩的小動作將它抖落。年輕人輕聲地笑著。

「您在取笑我，是嗎？」

少女將臉轉向他，他嚇了一跳，好像看到自己的死亡一樣。她微微地搖搖頭，然後又直視前方，對著雪白的地面問：「您的職業是英雄嗎？」

年輕的鬥牛士集中起精神，再一次發出輕輕的笑聲。「是啊，視個人的理解而定。我只是試著去克服我的恐懼。」

「恐懼？」少女以一種好像這個字對她而言是完全陌生的聲調問。

「害怕死亡，」年輕人回答，「我是天生的懦弱——就像大部份的人一樣。我害怕死亡。因此，我在這一方面練習。」

「您曾經死過嗎？」少女問。「多少次？」

年輕人研究著她的輪廓，想要看出她是否在嘲笑自己，但是並沒有成功。他虔誠地嘆息，然後泰半是說給自己聽：「坦白說，我還沒有嚴肅地想過這個問題。」

少女點點頭，堅定地說：「是的。您可以做到。」

「您的意思是，我會戰勝它？」

「戰勝？」她驚訝的重複一遍。「沒有人能夠戰勝它。如果您在這座迷宮裡找到它的話，就已經不錯了。」

「為什麼公主您相信我會做到？」

「因為您是個小孩，」少女說，她說話的樣子不帶有絲毫的凌辱，「或許是一個嚴峻的、憨傻的小孩，但還是一個小孩。這對它散發出一種無法抵抗的吸引力。我相信，它會讓您找到。」

「那一種力量，」他問，「對您有影響力？」

她像傾聽般注視前方好一會兒後才回答說：「沒有任何力量。」

年輕人沉默下來，同樣地看著前方。最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嚴肅地點點頭。「您認為我很笨，不是嗎？或許您是對的。但是我覺得，如果人想要做某些事的話，必須要笨一點，不管以什麼方式。而我，公主，您瞧，我的心意只是，去做某些事，更勝於去證明它。」

少女留心地觀察他，不是沒有同情心。

「您究竟幾歲？」她問。

「二十一歲。所以我成年了。您呢？」

「三千歲，」她笑也不笑地說。「您覺得我漂亮嗎？」

他有點不知該說些什麼，吞吞口水。「聽著，我想請求你一些事。如果我現在走進去——我的意思是，無論如何，還是很有可能，我……」

「噢，是，」少女淡淡地說，「那是有可能的。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回來過。」

年輕的門牛士突然顯得不知所措，簡直是有點笨拙。「您不要誤解我，公主，或者更確切地說……事情是這樣的，我沒有任何將我和外面這個世界連繫在一起的東西，沒有家庭，沒有愛人。我想，可能會有一些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有一種被期待的感覺，給予一個人力量，讓人勇敢。」

少女搖搖頭。「可憐的小伙子，」她說，「您真的認真相信！外面這個世界不也一起屬於迷宮嗎？這一扇門的存在就表示，沒有之前，也沒有之後。這裡的這個世界也只是您夢過的，而且還會再夢的許多夢之中的一個。」

年輕的門牛士迷惑地朝裡面看，口吃的說：「確是如此！我聽說過的英雄，大部份的人都隨身帶著某種紀念物，愛慕的擔保品，愛的擔保品，一個護身符……」

少女並不準備幫助他從困窘中脫身。她睜大眼睛，好像從很遠的地方注視著他。

「您是否曾經想過，」她緩慢的問，「您要屠宰的是我同父異母的兄弟？」

年輕人的臉脹得通紅。「沒有。我真的不曾想過這一點。您身旁的人，沒有一個人提到那件事，因此，我認為……對不起，我的請求既不得體又粗野。」

「您曾經想過，」少女繼續問，「成為一個英雄很簡單？您曾經認為，為了要做正確的事，而不做錯誤的事，不去仔細思考就已經足夠？如果只是屠殺的話，那這個世界就充滿了英雄。」

「但是，最終，」年輕人無助地說，「最終他是一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怪物，一個大自然

的畸形產物，一個促使人類犧牲的人！」

「您是從哪裡知道這一切的？」少女溫柔的問。

「聽人說的。大家都這麼說。您的父親也這麼說。甚至您的母親，她確實生下他。」

「是啊，都是這些老掉牙的故事，」她疲倦地回答。「藉此，人們試著分別善良和邪惡。但是在這個世界的記憶裡，所有的事情都一樣，而且是必須的。」

短暫的沉默後她補充道：「如果我們人類老早就忘記世界的所有記憶的話，那它們往何處去呢？」

「但是，那些在我之前走進這一扇門的人，」年輕人不知所措地喊著說，「他確實吞沒了他們！」

「我們不記得任何人，我們如何知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年輕的鬥牛士站起來，棕色的皮膚顯得蒼白，眼睛像發燒一樣閃閃發光。「我會挖掘出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少女又再次搖搖頭。「你也不會成為英雄，可憐的小伙子。英雄是人們可以傳述的，因此，他必須留在人們論及他的那個夢中，那同一個故事裡。但是，我們的記憶只到這個門檻。越過門檻的人已經離開我們的夢。」

「我則相反，」年輕人勇敢地說，「當我找到你同父異母的兄弟時，我會跟他提起你。我不會忘記你。」

他走上那三道階梯，手放在門把上。但是，他依然遲疑，轉過身來。

「你真的，」他輕輕地說，「不給我任何東西帶著嗎？」

少女笑了，是第一次笑，同時，也是第一次因此而顯得悲傷。「你的意思是要一團線球，好讓你在完成事情之後，可以摸著回來？這對你不會有任何幫助的，我的朋友，因為只要你身後的這扇門一關上，你就不再知道我，我也不再知道你。你甚至不知道手中那團無用的線球有何意義而將它丟掉。你會歷經許多變遷，由一幅景象進入到另外一幅。每一次，你都相信自己已經清醒，不再記得前一個夢。你從裡面掉落到裡面的裡面，直到裡面的最裡面，不記得任何事，歷經生與死，在沒有任何差異的那個地方，你會一直成為另外一個人，亦是同一個人。但是你想要殺死的那個人，你永遠找不到他，因為如果找到他的話，你會將自己轉化為他。你將會是他，是第一個字母，是沉默，是所有一切的先導。然後你就知道什麼是寂寞。」

她住口不再說話，好像已經說得太多，過了一會兒她又小聲地補充說：「不，我無法給你任何東西帶著，連這個吻都不行。」

她踏上階梯走向他，吻他。他垂著雙手接受這個吻，對他而言，此刻的感覺好像是他早已是

一個被忘記的名字。

「你呢？」他問，「你至少會保留這個沒有人得到過的吻嗎？」

「不，」她說，「走！」

他快速的轉身，推著門把，門輕輕地打開，他穿過門走進去。少女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原地，一直到門又再度關上。

其中一個衛兵推了推另一個衛兵。「她究竟在那裡做什麼？門開了又關。」

「不知道，」另一個衛兵說。

他們看到少女向他們揮手，向她跑了過去，然後敬禮。

「他讓我感到難過，」少女輕聲地說。

衛兵們不知所措地看著她。

「誰讓你難過，殿下？」第一個衛兵問。

「沒有人，」她回答，「我想到我那個在門後面的兄弟，我可憐的兄弟賀爾。」

當她轉過身去，離開時，她再一次喃喃地說：「可憐，可憐的賀爾。」

大師名作坊48

鏡中之鏡 Der Spiegel Im Spiegel

著者—米歇爾・恩德
譯者—陳素幸
董事長
發行人—孫思照
社長—莊展信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免費服務專線—〇八〇—二三一—七〇五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ctpc@msl.hinet.net
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tw/ctpub/main.htm

主編—鄭麗娥
校對—潘蘇、陳素幸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富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
定價—新台幣二五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 1994 by Weitbrecht Verlag in K. Thienemanns Verlag, Stuttgart·Wie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 Thienemanns Verlag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8,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2532-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鏡中之鏡 / 米歇爾・恩德著 ; 艾德佳・恩德圖
; 陳素幸譯. -- 初版. -- 臺北市 : 時報文
化, 1998[民87]
面 ; 公分. -- (大師名作坊 ; 48)
譯自 : Der Spiegel im Spiegel : Ein
Labyrinth
ISBN 957-13-2532-5(平裝)

875.57 87003605

請沿虛線摺下裝訂，謝謝！



世界一流作家名作精粹

寄回本卡，大師名作將優先與您分享

（下列資料請以數字填在每題前之空格處）

______您從哪裏得知本書／

1書店 2報紙廣告 3報紙專欄 4雜誌廣告
5親友介紹 6DM廣告傳單 7其它／______

______您希望我們爲您出版哪一類的大師作品／

1長篇小說 2中、短篇小說 3詩 4戲劇
5其它／______

您對本書的意見／

______內容／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編輯／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封面設計／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校對／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翻譯／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___定價／1偏低 2適中 3偏高

您希望我們爲您出版哪一位大師的作品（請註明國籍）／

1______ 2______ 3______

您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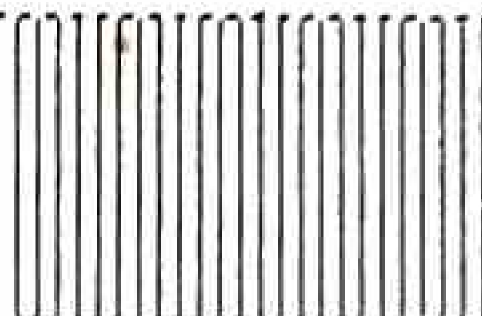
....

....

....

請沿虛線撕下後對折裝訂寄回，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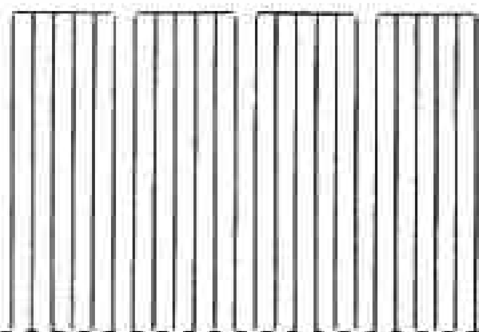








地址：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240號4F
電話：(080)231705(讀者免費服務專線)
(02)23066842·23024075(讀者服務中心)
郵撥：0103854—0時報出版公司



請寄回這張服務卡(免貼郵票)，您可以——
●隨時收到最新的出版訊息。
●參加專為您設計的各項回饋優惠活動。

編號：AA 48	書名：鏡中之鏡
姓名：	性別：①男 ②女
出生日期：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歷：①小學 ②國中 ③高中 ④大專 ⑤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①學生 ②公務(含軍警) ③家管 ④服務 ⑤金融 ⑥製造 ⑦資訊 ⑧大眾傳播 ⑨自由業 ⑩農漁牧 ⑪退休

地址：縣市 鄉鎮區 村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郵遞區號：



環遊世界的旅行者決定走過這個港口都市的巷弄後，便結束漫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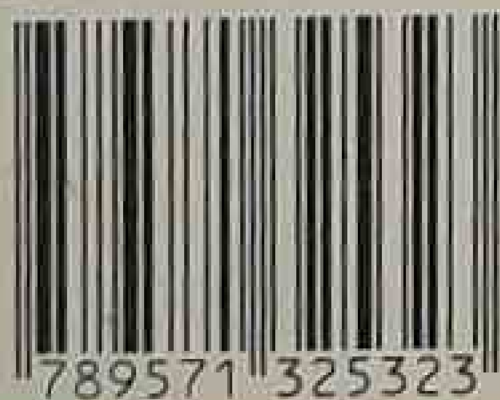
他見過世界上所有的驚奇與秘密。看過第雅馬特廟中懸浮的月石柱，以及曼哈頓的玻璃塔；他喝過侯德島上的噴泉熱血，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立圖書館的盲眼先生談論過命運的本質；手指上戴過拉巴坦島女王的戒指，那只戒指可以將支配回憶的權力出借給人類；曾漫遊過愛爾地絲市的火焰街；也曾被人用鋼製的擔架抬著穿

DER SPIEGEL IM SPIEG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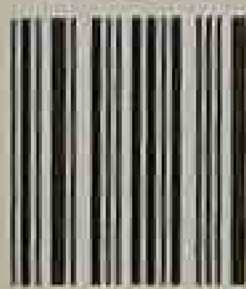
Michael Ende

過底特律市的機器廳，有日成功地在羅馬市底下迷宮般的大排水溝內過夜，而且沒有失去對過去與未來的現象的理解，這些現象每晚都在大排水溝內進行可怕的交戰。他看過難以計數的秘密，但是，所有這些秘密都與他沒有關連。他自己的秘密並沒有在那裡面。由於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秘密，所以其他所有的秘密對他而言是無聲無息的。

ISBN 957-13-2532-5 (875)



00250



時報出版

AA48 NT$250